

蒙塵集



海
戈
著



上海時代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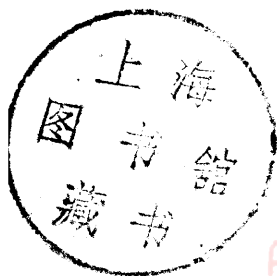
論語叢書
蒙塵集

海戈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0688B



上海時代書局印行



~~550028~~

版 初 月 二 十 年 七 十 三 國 民

所 有
版 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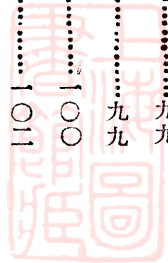
元 九 圓 金 價 售 冊 每



蒙塵集

目次

序.....	一	孔門的神話.....	一〇二
我與胃病.....	一	裁員增薪.....	一〇三
蓉城蒙難記.....	七	機槍入文廟.....	一〇四
論待遇.....	二二	頗像抄單.....	一〇六
吃藥補.....	三六	活不下去.....	一〇七
選舉初談.....	四二	范蠡的長處.....	一〇八
節約三題.....	五三	論茶碗亂飛.....	一一〇
麻將與哲學，藝術及中國政治之關係.....	六二	蒙然與欠伸.....	一一二
懷柔，媚外，恐日，及其他諸般雜症.....	七一	春窗絮語.....	一一三
選舉二談.....	七九	孔子大學.....	一一七
二次爲官.....	八八	貪污.....	一一八
		无定室雜談.....	九九
		以身作則.....	九九
		鴿.....	一〇〇



再談貪污……………一一九

九 聞考……………一三六

非其實也……………一二〇

十 贈作家……………一四一

李陵的心理……………一二一

十一 投降年……………一四二

「負責」……………一二三

十二 和毛詩並廣毛意……………一四四

入不敷出……………一二五

十三 長想思……………一四六

批註必傳堂詩詞選粹……………一二六

十四 讀林本致吳有訓……………一四七

一 原子彈頌……………一二六

十五 撥款有感……………一四九

二 調整國軍待遇有感……………一二七

十六 懷語堂……………一五〇

三 成都舞場……………一二八

十七 問何容……………一五七

四 聞接收清查團出發……………一二九

十八 悼漱芳……………一六〇

五 問院長……………一三〇

十九 哀達夫……………一六二

六 行總頌……………一三二

二十 頌子愷……………一六四

七 無題……………一三三

廿一 戲大華烈士……………一六七

八 沁園春……………一三四

廿二 寄老向……………一六九

目 次



序

「蒙塵」本有此一成語，大致是皇帝落難的意思，如像「徽欽蒙塵，宋高續統」之類，但我這裏，並不是用那意思，因為截至現在，我也不過是爲五斗米折腰的小公務人員，又正值開國民代表大會選舉大總統副總統的時期，則我將來其不能如皇帝之落難也，實是非常明顯的事情。因此，把蒙塵取着集子的名字，是另外有兩種意義的：其一，是爲了唸起順口；其二，一個集子，必得取個名字，你道是也不是。

說到出集子，我想起我自己的掌故來了。第一次還是民國二十五年，在上海時候的事。那時，大約我在論語，人間世，良友，時代畫報，立報，宇宙風，談風諸種上面所發表的小品文字，已够得上一本集子的分量了罷？於是有朋友就勸我集一下試試看，並慨然答應送我一篇文章。這位朋友是一位名人，他的意思自然也是名意，我們都是三代以下的人，惟恐不能禍及棗梨什麼似的，於是我就慨然集起來了，而且給那集子取了個名字叫「躲日」，那倒的確是有取義的，簡單得很，就是：躲避日本。不過這裏還是要加說明，我當時並不會想到我



自己要逃避。是看出時局在閃躲。但不久，至多一年罷？我就在『八一三』以後離開上海，真是不幸而言中。可是我那集子，却並非因為戰爭的關係而出不了版，乃是由於我自己把文章集齊了以後，心裏忽然冷淡下來，有點侯朝宗氣味，提前壯悔，就把它放在另一友人林憾廬先生的家裏，離滬時，忽忽拋置，至今竟查無下文的了。後來，上海成了孤島，有一時期，似乎上海的讀者，有若干緬懷過去的寫文字的人，居然有人寫信給我，要代出一本，這位更熱心，不特慨然送序一篇，而且還替取一個非常風雅的集子名字叫『吳鈞』。遠隔萬里，我無法反對，也只得慨然應允了，只請他到憾廬兄家裏查去。殊不知，又隔了一段時間，他寫信告訴我，舊稿未查到，舊雜誌又搜集不齊，只好緩議了，但認為『吳鈞』二字太可愛，索性原名收回寫在他自己的文集上面出版了。這是我要出集子而終於未出的第二次。那時，大約已是民國二十九年的事了。

上述兩位存心要替我的集子寫序的友人，一位是久適異國，一位是至今生死不明，在這裏，我順便在心裏禱祝他們的平安，算是善意的回敬。

此外，在抗戰期間，我還有一二本民衆讀物之類，被官方大量印行過，名字記不清楚了，總不外乎蘇武，文天祥，史可法之類，是鼓吹士氣的作品。

光陰真是荏苒得很，從論語十三四期寫文字起，算來也有十七八年寫作的歷史了，但是總覺得自己寫不出東西來！

論語這個刊物，本是應運而生，它的成功，一直到現在都還能維持得下去，是由於它的反映時代的手法，採取的是幽默的筆調。大致時局愈亂，論語愈能風行，材料也愈見精采。我們看，它的誕生是在『九一八』，而它的極盛時代是在民國二十二年，輪到抗戰時期則寂寂無聞，抗戰後，又能恢復繼續至於現在，就可知道這個刊物的命運了。我在這上面寫文字，雖然其間脫節了很長一段時期（手中無論語全份，不能確記，大致六十期以後至一百二十期，我都沒有寫稿），但究竟是和我情誼最深的刊物，也可以說我知之甚深。這種幽默筆調，其實並不好寫，寫得太尖刻了，失之矜持；寫得太隨便了，又失之油滑；太切實了，易遭疑忌；太理想了，又嫌空洞，要剛剛得着中庸之道，使人讀後，從字裏行間，發出會心的微笑來，真是談何容易？

我初在論語寫稿，當時年青氣盛，憤世疾俗，以此還暗中得罪了不少的人；後來入世較深，愈覺此種文章不易寫好，又值抗戰初起，心情趨向於另一方面，渴望勝利以後，天下太平，從此少見論語材料，方是心安理得。那知結果是如此其意外！

前年來成都，初見論語復刊號，一時慨然之念又起，有隔世重逢之感。自去年二月，截年底止，居然替論語寫文數十篇。其間且經一二好友，加以勸阻，說我不應老是寫這種幽默文字，寫來寫去，將來恐仍會像過去一樣，毫無成就。這個『成就』的意義，其一便是指此種文字難於寫好，其次便是指出集子之類的事情而言。

記得誰說過：「我本無心說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老實說，我這一年在論語所發表的諸篇文字，大致都是這樣逼出來的，以此，我無法等到我的幽默文字寫好了再寫；致於出集子，這一次我是不能不當真慨然了。我不能等到我什麼時候寫得出東西來才再出集子，我也無法又去渴望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又獲最後勝利，天下果真太平了之後才再出集子，我也無法等候那久適異國和代出吳鈞集的兩位朋友都來替我寫序我才再出集子，因此，我姑且把這一年的集攏來讓它湊在一起試試看。

爲了編排方便，我把發表時的次第調整一下，幾篇較長的放在前頭，无定室雜談放在中間，必傳堂詩詞選粹殿後。

末了，我還更得謝謝洵美兄慨然幫忙的盛意。

我與胃病

今年陰歷正月裏，有這麼一天，天氣冷，辦了一點事情，多少吃了些油（油大之小者），回寓，胃上便不舒服起來，開始不舒服的時間，是正午十二點光景。以後，每天到了十二點胃便隱隱作痛，那恰好是下辦公室的時候，同事好友漸漸知道我這種情形，看見我收拾筆硯，便知道要下班了，因此認爲我是「標準鐘點」。

又以後，情形愈來愈有進境了，就是不特上午十二點要痛，連下午五點下班的時候，也要按時發作了，而且痛的分寸也和開始不同，隱痛，真痛，痛得轉不過氣來吃不下去，更以後，晚上半夜也要來一次，弄得我輾轉反側，晝夜不寧。於是我想，萬一長此下去，進而改爲每時作痛，那將如何得了？

於是我不能不回憶了：

那是抗戰正酣時的事。我在重慶江北一所戰時機關服務。也是有這麼一天，大致有何容兄罷，我們同在一間小店裏聚餐，大家偶然豪了興，努力共吃一隻肥鷄母，在那時，本來也



是難得的事情，也怪不得我們了。吃了之後，他們都沒有問題，惟獨我，當晚便發作，來勢甚兇，痛極不能忍，又吐又滾，甚至兩足抵壁，兩手力撐床沿而叫，那姿態，實在是不大風雅的。幸而，那時機關裏有一位高明的軍醫，給與我幾包西藥，服了幾次，竟然好了。那位醫生，情致甚殷，他還把那藥方開給我，對我說：「這病，以後還要發的，單子檢好，將來還有用得着的時候」。這話，我雖相信，但是年來飄流不定，不說藥方，有許多更重要的關係終身大事的如「畢業文憑」「結婚證書」之類都早已不知去向了。因此這一次重發，事隔七年，那張仙丹，是些什麼味兒，我簡直想不起來。

但，上述這個故事，應該不是胃病的來源，我還得再想想：

那是民國十二三年的事了，我只得十四五歲，正是吃「漲飯」的時候，在縣裏「中學堂」讀書。學校的伙食，每天中飯都有一碗回鍋肉，照例必擺在正中，學生們的吃法，又是照例必最後吃那一碗菜。記得我們那一桌，有一位姓徐的同學，最好吃，也最喜搶菜，深為本桌其餘七人所不滿。大致覺得他有一個弱點，不大吃得幾碗飯，於是有人提議，以後大家要吃上六碗飯，才準吃回鍋肉，不料這一難題，姓徐的從容應付了。大家只得再增加飯的碗數，七碗，八碗，到了九碗以後，這個公約，我是只好退出了。有一兩次，在第九碗開始下

喉，我便覺得肚裏某一個部門，實在不願意接受，吞下之後，想了許多辦法，都不自在，如是幾次，我的胃病的根底便有了基礎了。

後述一事，在我們那時叫「賭飯」，此風截至今日，恐尚頗為流行，根原在青年人好勝，任何一件小事，都喜一賭。依據我的經驗，和我眼見的當年一般同學，常有此而得到一種終身之疾，甚至喪命的；這和社會上的習俗，喜以油大淋人，達官貴人和社會賢達幾乎無日不吃幾頓的風氣，同樣的需要改良一下。尤其現在米糧太貴，——呵！這寫成「訓詞」了，本段就此打住。

且說，經了我仔細思索之後，來源倒讓我找着了，但是仙丹已失，我只好另求名醫。也不知是我的人緣太好了呢，還是國人都喜歡介紹醫藥？我一開口向大家探詢，名言，名醫，名藥便紛然沓來，經我分別採納，彙列如下。關於名言：

一、某大學教授曰：害胃病，第一心頭不要怕，是死不了人的，這叫心理治療；第二要靜養，少做事，多休息，最好不工作，這叫修養治療；第三才是服藥，請醫生診治，這叫醫藥治療。

二、一般「輿論」曰：胃病宜少吃分量，多吃次數。譬如一天吃五餐，每次吃半碗。

三、某種經驗論者曰：在胃病時，你心裏盡量想吃東西，不管東西本身的軟硬生熟如何，強迫吃下，自然會好。

關於名醫，大約不論中西醫生均擅長於醫胃病，我們很難看見「胃病專家」的醫生，但也絕沒有醫生申明不會治胃病的，因此任何一種醫生，都可治療開方，所謂名醫，俯拾即是，倒也無需登報徵求。

關於名藥：也許我見聞寡陋，據我所知道的，計有，胃侶，胃友，胃鋁劑，平胃散，安胃丸，舒肝胃丸，胃特靈，胃必靈，太田胃散，表飛鳴，……這裏頭有中藥，有西藥，有日本藥，以及各種特效藥。如果你有涵養，又有錢，你可購買來一一試驗，大致可以說，樣樣有效，而每一樣都靠不住醫好你的病，尤其是你那有歷史性的比較深沉的胃病。

但據我的經驗，患的胃病如果不是足以致人於死的，自然會可以慢慢地好起來，不過，這裏，有幾件事情倒確要注意：一是節制飲食，二是不要操勞過度，三是更不要有重大的事件來刺激你，你當真要隨時念念不忘，「我有胃病」。想不到「吃」這一個項目有如此麻煩，而這麻煩還是你隨便便不十分留心的時候，就可以弄得來根深蒂固的，

蒙塵集

以此，我想到孔子，他大致也是胃病患者，所以關於他的食，紀有專章，其名言如：

「食色性也」「民以食爲天」「食不言」「不多食，不撤薑食，沽酒市脯不食」，尤其是上引的末三句，「不多食」在今日已成爲一般治胃輿論，薑是暖胃的，患胃寒或胃酸過多的人都喜吃，至於沽酒市脯不食，當然是養胃衛生的金科玉律；還有「食不厭精」這一聖條，我們雖都早已心嚮往之，其奈現在的生活程度太高何！

就在我的胃病得相當利害的時候，湊巧，成都報載，四川省教育廳長劉明揚先生因胃病大發，四請辭職，均未獲准，不得已，只好躲在鄉下，閉門靜養，以療斯疾。同時，又一消息是成都市長陳炳光先生亦因胃病復發，辭職下台，且作下台詩四律刊諸報端，中有「去日苦多來日少，生才容易用才難」名句云。當時看了之後，雖然胃病不已，却引起我的「積習」，乃用原韻爲和一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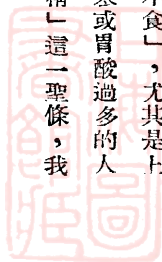
何堪料峭早春寒，

舊痛翻來苦萬端！

醫藥雖多特效少，

破鈔容易找錢難；

能辭已是周師傅，



步韻憐遙李易安。

寄語劉公宜靜養，

全川新局待重彈。

「周師傳」一聯，爲吾川新掌故，頗流傳於一般上流人口中。按周師傳名慕蓮，乃一名且角，戰前曾去上海演奏，演畢歸來，因憤於四川伶界唱且角者，猶習染舊時伶人故技，特告誡其弟子輩，以後不可如此，其弟子某忽然說道：「周師傳，你的生活解決了，倒可以鳴清高，但是我們不行呀！」此語傳出，因謂某人的生活已不成問題者曰「周師傳」。又「李易安」一句，見清照詞：「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疑卽爲詞人胃病復發之明證。

末語「待重彈」指新設教育局而言。教育局一職爲近古事，記得十餘年前，吾川若干大縣均有此局，後改局爲科，勝利之後，據說教育第一，於是各大縣又將改科爲局，且重劃教育經費，一等縣預算達數十億之鉅，這一新職頓時又重要起來，角逐者甚多，一時麀集成都，各鑽門路，自然教育廳長大權在握，而劉公偏偏閉門養病聞，希望他的胃病早早痊愈，倒確是衆望所歸了。

我寫前詩，在當時對於劉陳兩先生之一再辭職，真是不勝羨慕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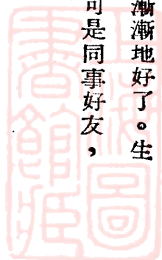
現在——自發病至現在，已經四個多月，我的胃病又算告了一個段落，漸漸地好了。生活程度却更比四月前，高漲幾倍，我更不敢辭「職」了，我還得努力熬住。可是同事好友，因為我的胃病不發，找不着「標準鐘點」，這在他們倒認為是一件憾事。

蓉城蒙難記

一、「本票」的處理

遠在今年四月十五那一天，我有位堂兄打算買汽車票回鄉，他身上還有一張成都中央銀行貳拾萬元之本票，必得拿到銀行裏去兌換成現鈔，才能買車票和充着零用。他在取出本票交與旅館的茶房拿掉換之後，慷慨地說：「錢換回來，我請你看影戲」。殊不知茶房一去，三四個鐘頭才仍然拿着那張本票轉來送還我那堂兄，說：「跑了幾家熟銀行，都換不了錢，中央銀行也沒有法子」。這不特那天我們沒法看影戲，還影響到他的旅程，不得不因此而順延了幾天。

你知道，自從我把我的家老小搬到這天府之國以後，我的口袋裏就時常匱乏，原因是



生活指數變化得太快，自己有些控制不住，不能不將那一點有限的收入，交與『太座』作有效的保管，開始實行這個制度的時候，多少是有些不慣的，日子久了，也就自然而然，省得許多苦惱。自己只有暗中發誓，何年生活安定，必得首先取回經濟權，發展個人的消費感。因之，在我的堂兄掉換不動貳拾萬本票的開始幾天，我還絲毫不會感到現鈔的威脅，還打算奉勸同事諸公，無現鈔用，亦人生樂事之一，何急急爲？那裏知道，天下之大，真是無奇不有！漸漸的大家果然都沒有現鈔用了，一個個身上都變成拾萬的叁拾萬的壹百萬的壹仟萬的本票了。

到了四月底，我的『太座』忽然慷慨地給與我一張拾萬本票，起初我以為這是意外的收穫，跟着她說，自然是客氣地：「請你把它變成現款，無論用什麼方式都行」。這個條件是異常寬鬆的，自然我也樂於接受。於是，我想到應該請一兩個朋友吃小館了，既可飽餐，又可找回現錢，供家裏必需的用費，和完成『太座』的使命，這真是一舉三得。

我辦公處所的附近，有一家小館，它的招牌叫『獨一處』，那意義大致是只此一家並無分店的意思。這種市招取名的希奇古怪，也可算成都的特色之一了。實際上這間飯館並無什麼特點，菜餚也不精緻出奇，不過還乾淨，價廉，因此，附近一帶機關的小公務員，時常在

那兒光顧。當我的經濟權還未喪失的時候，我也是它的老主顧之一。那堂倌和我頗相熟，每次去，他都笑臉相迎。這一回——我約着三二好友昂然進去，他劈頭一句：「你先生怎麼好久不來了？」到讓我默然久之。菜飯吃到中途，我偶爾發現鄰座已經吃完，拿出一張本票在手裏，等堂倌算賬，他只一人，大約吃了三二千元，必需找補，兩人的對話都謙虛而且精

粹——

吃飯的客人：「請你找錢」。

堂倌：（看本票介）「伍萬的！先生，櫃上沒有錢，找不出。（退本票介）」

客人：（縐眉介）「那麼怎麼辦呢？請你到街上替我換換，好不好？」

堂倌：（苦笑介）「先生，街上也換不出來。你那天有現錢帶來好了」。

客人：「你認都認不得我，那有賒賬的道理，豈不笑話？」

堂倌：「先生，不要緊，這是沒辦法的事，我們只有請顧主賒賬」。

客人：（無語，呆坐在桌凳上，約五分鐘，始將本票慢慢地揣進包裹，徐步出店」。

堂倌：（無語，收拾好那一桌吃剩下的殘湯冷菜。目送客人）。

這情形令我想起鏡花緣中的「君子國」，李汝珍所設想的場面，也沒有這般彬彬有禮，

但當那一剎那的靈感逝去以後，我不能不想到跟着下一幕就該我和堂倌表演了，如果再重演剛才那種場景，是多麼的乏味。於是我只得在未吃完之前，先給堂倌打招呼。告訴他，我也只有本票，拾萬的，如果仍然不能找，我也只得改天給他店裏送來。這交涉自然是順利完成的，彼此無需另外客氣；同我一道吃的朋友，都像放下一件心事，大家反而狼吞虎嚥起來了。飯後，坐坐茶館，這是成都普遍的一種習慣，我們自然是一切從俗的。在大家爭着開茶錢的時候，我摸着包裹的本票，想到最近我有一首詩中的聯語叫：「醫藥雖多特效少，破鈔容易找錢難」。當時尚以爲下聯不愧名句，現在事實勝於雄辯，本票本來就是錢，然而區區拾萬，成都之人，竟無法打破了。

這情形大約繼續了一週之久，我那張本票依然完整地無以覆「太座」之命，而另一方面我却債台高築了。

忽然有這麼一天，紛紛傳說，成都中央銀行開始兌換本票，每人限一次換拾萬元。我得到這個消息，即刻請一個「公差」替我持票前往。待到午後，竟落一空。我覺得「凡事只有自己靠得住」，確係名言，第二天一早，我便親自出發了。

你如果在抗戰期中到過重慶，等候上過公共汽車的話，便頗能想像那種「擠」的情形，

不過，這一回的『擠兌』比候車更爲熱烈一點。從銀行門口起，依次排列，站滿一邊行人道，有憲警維持秩序，却也有條不紊地一直站到第二條街倒拐。據說銀行門前的先頭部隊，是破曉時間到達的。我去得太遲，如果我要去參加排班的話，我只有站在第三條街的飯舖門口。又聽說，兌錢還有時間限制的，至正午十二點截止。我估計每人以五分鐘計，還得取消時限，都非要到明天正午不能達到我的輪子，那我得在我面前的飯舖吃四頓飯，還外帶露宿一宵。在這種時候，我是最能思念古人的，陶淵明不爲五斗折腰，假如我這拾萬元換到手，也不過才買三斗多米，我何必爲此就向中央銀行低頭呢？於是，我一憤而離開行列，作巡視狀，看看那些等着換錢用的人。這行列也居然五花八門，老少男女工商學兵俱全，每人手裏都持有本票，令人感到當初這些本票是怎樣發出來的？在銀行本票法中，是不是有這種規定：『隨隨便便地發，慢條斯理地換』，讓若干人曠時廢日，以便引起社會的不安？但這種想法，是不能再想下去的，因爲那會引發我的嚴重的胃病。

還有一點也是特別的，就是這行列中，絕對沒有達官貴人；而換錢的人中，從他們的面色也可看得出來，有小部份的是無所謂，大多數却是非等着換成法幣不可，後者的大多數至低限度是具備挨餓受熱的精神了。

再過一兩天，從鈔荒聲中，發生了兩種事情：

一件是，中央銀行門前的站班，先到的可以情讓出崗位給後來的，其價格是一千，最高額時達到七千，如此，換拾萬本票的便實得九萬三了；另一件是，此間有一座安樂寺（寺中供的主要的神爲安樂公劉禪），是金銀百貨交易場所，生意頗大而雜，內中有若干項目是需費現款法幣交易的。因此。法幣在那裏特別看俏，在那一段時間，就專門在那裏做法幣換本票生意，最高行市，達到拾萬本票要扣一萬六千元的貼水。

這事情，是從四月半一直鬧到六月底，中央運來了幾百億的現鈔才算把鈔荒問題解決。而我那一張本票，是由我向『太座』建議，全部把來購成食米，不讓米店找補才用出去了。

這中間，還有兩次發薪，也是令人頭痛的事，就是薪水發下來時，全是本票，有的要兩人聯合起來領一張，甚而要五個人共享，於是大家到了發薪的時候，都望着本票發愁。

二、『來了』

你是到過四川的，作算你就沒有到過罷，你會知道四川是產米的區域，尤其是成都素以

米倉著名，在你的想象中是不會缺米的。但是奇怪，當京滬一帶發生搶米風潮的時候。成都也竟受了傳染，臨到各處都風平浪靜了，四川還在繼續發生這種新聞，舊時有兩句蜀諺，叫「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平蜀未平」，令人不能不相信確有幾分真實性。

第一次搶米風潮發生，是在五月五日，正是鈔荒問題嚴重的時候。

記得那天午後，我正同三二好友坐在茶館裏，那間茶舖門口有一邊是開糖果店的，忽然乒乒乓乓地一片關閉舖門的響聲，我一打聽，只聽得大家都在嚷「來了」「來了」，糖果店的和茶舖裏的老闆掌櫃們霎時就一臉的驚惶，令人想到頗像德國飛彈炸英國的時候，倫敦居民口裏的「那話兒來了」的那般光景。

我走出店門口去看，大約街上和吃食有關的舖子。統統關起了，若干店員都站在門口東西瞧看。街面上仍和往日一樣，所謂「來了」也者，究竟在那裏，一時到也傳說紛紜，不過傳說愈廣，頗可證明此事鬧得頗寬。而在人們的傳說中，漸漸使我明白，「來了」是「吃大戶的來了」的簡稱，說得文雅一點便是「饑民搶米」，白話的文言就叫「搶米風潮」。

成都是號稱七十萬人口的都市，有大街八十三條之稱，所以在「五五」那天，如果有十條街在「吃大戶」，有兩千饑民在搶米，在寬大為懷的中國人的習慣中，應該是不怎樣嚴重

的，不過，這時機不大湊巧，首先是那一向正是京滬區發生搶米事件的時候；其次是四川省的代理主席正在南京商量代理綏靖主任的事情。據傳說，那一次成都處理得最好，捉了若干搶米的主使犯來關牢，同時，就在當天午後槍斃兩名爲首的在新南門口，並停屍一日，以資儆戒，於是跟着五月六日就僅有三二起『來了』，不過一週光景，天下太平，而四川的主席便集文武全權於一身坐着飛機回來了。這以後，事過境遷，大家仍然是寬大爲懷度日。

且說那天的『來了』，我很抱歉沒有親自看見，就在那間茶舖門口空望了好一會，雖然那條街也算成都的大街之一，但那天竟沒有光顧。據後來的報載，那天的油米業的損失；爲「本市大小米商店舖損失共二〇三戶，國幣三五二三四元，菜油二百餘斤，食鹽一千二百餘斤，豆粉二百八十斤，紙煙十一條。葉菸三十六斤，柴十把，黃谷一千八百石又二十二袋，米三千四百四十三石五斗二升，黃豆八十七石五斗五升，菜子三十七石七斗三升，小麥六十石一斗一升，大麥四十九石，外衣物什物損失不計，……」（見成都新新聞五月八日油米業報告）。照這個報告看去，似乎已經失掉了所謂『吃大戶』的意義。『吃大戶』本年是古已有之的名詞，譬如在幾年前，成都就發生過『吃大戶』的事，據當時目覩者言，確有少數大戶人家被若干饑民一擁而入，要求主人『煮飯』來吃。遇着這種情形，爲大戶者便只有煮

米，讓他們白吃一頓，或一天而去，於是這一羣饑民便又到另外的一家大戶去了。而這種大戶，在習慣上似乎有這樣的解說：便是那種在乾旱年月，囤積居奇而平時又爲富不仁者。關於這類事情，在張獻忠的『七殺記』上面，即有若干資料可以引證。但古人究比今人墨守『成規』一點，大約當時還沒有進步到搶豆粉，紙烟，葉菸以及衣物什物等件，不過話又得說回來，據說三百年前的甲申，陝西，四川，兩湖是普遍的天饑，赤地千里，硬是無米可吃，今年別的不提，四川的小春收成很好，截至現在，成都區域除了最近的『水災』對於秧苗有不少的損失而外，並無乾旱歉收現象，所以這次的米荒情形比較特殊，因而饑民發生的搶奪的對象，也大悖於古。

還有，『五五』那些時日，成都米價，雙市石才不過十六萬五六千元（見當日成都各報）經這一搶，有若干天都沒有市價，但黑市也不過二十幾萬元。這正是那時我身懷拾萬本票無處兌換的時候，結果，幸而我以全部去買了四斗米，算來足供我的一家八口一月之用，可以吃到六月中旬以後了。於是，我雖然常效杜甫先生，有點憂國憂民，且喜暫時可告無虞，以爲事過境遷，天下果已太平，我也仍然可以寬大爲懷度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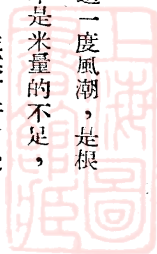
這裏，且摘錄五月十日成都新新聞日報的社論，「四川糧食問題」一文中的幾段，大

致還可以搔着癢處：

『成都一度發生搶米風潮，旋即平息了……但是我們認爲成都這一度風潮，是根本不該有的。因爲四川有的是米，搶米的原因，是米價之過高，而不是米量的不足，……米價過高，本來有平抑的法子，起碼是如果能把沖銷米早日應市，縱然有奸商操縱，米價不致於漲得那樣快，米價既然不會超速度的漲，縱然有奸匪煽動，也不會發生軒然大波，因此我們想到我們的行政效率問題。』

……據一位省參議員公開的談話：「這一次搶米風潮發生的原因，第一由於米價狂漲，刺激一般貧民，迫而出此；第二原定七月一日拿出的沖銷米，結果成了畫餅，第三才是奸匪的煽動，……」

另一個省參議員說：「成都近日已成了一個恐怖的局面，當局對於秩序問題，事先就疎於防範，而事後乃故作緊張，戒嚴令，更弄得人心惶惶……政府今日的措施，真是敷衍門面，我們作議員的人豈能置人民生活於不顧而緘默不言嗎？」真的，一種隱患，本來可以消弭於無形之中，然而官場敷衍拖延的積習，却有些等於養癰，紅了不管它，腫了不管它，臨到潰爛了才找外科醫生，而外科醫生却用着通常的鋸筋法，祇圖把



瘡口封着，便算大功告成。

不過，我們的當局已拿出許多辦法了，沖銷米既已應市，而查封的囤糧亦達兩千石，各縣的米，已奉令啓運來省了，本市的米價，亦開始下跌，漫天雲霧，突然開朗，這正是每一個善良的人民所求不得的。……」

三、水位表

成都的氣候，暑天本來不熱，——譬如今日我寫此文時，已七月中旬，窗外雨瀟瀟，着夾衣，猶有涼意，但聞京中諸大老，已紛紛作上廬山的準備也。——今年入夏以來，常常都是夜雨晝晴，甚為涼爽。我的寓所，二間破爛廂房，雖嫌午後正對烈日，還不會感到如何的熱到難受。但三間破屋中僅一間有地板，一家八口中有一半便住宿此屋，餘二間則分住四人。常苦無地板者時時漏雨，潮濕甚重，擬向房東請願，另換一間未果。殊知在七月三日晚上，半夜以後，忽然風雨大作，且挾雷電，漏雨的屋子終夜長滴不停，睡在床中，幾乎令人有『茅屋為風雨所破』之感。天明起來，推窗一看，滿天烏黑，簷溜如注，而窗外庭中，已積水盈尺。我的『太座』所親植之玉米，竟東倒西歪，不成模型。我正在慨歎，一會兒五歲

的「昭千金」(她就是睡在漏雨屋中之一員)起床來室報告：

「爸爸！外邊成了河了。漲大水了。要淹進我們的屋了。好要！好要！」

「淹進屋了還好要？一會你就不打算要吃早飯！」不知幾時她的媽媽(即前文的「太座」)也起床了，罵了昭千金兩句。這孩子雖是受了委屈，但正當她對於漲水甚感興趣的時候，兀自不作聲，轉身低頭望着她的臥室的地下，我也隨着她的眼光瞧去。果然，那水，已經漸從四圍的牆角浸進屋子裏來了，多看一會，還令人分辨得出來，開頭是浸，後來是流，最後乃是灌，等到我的母親起床把被蓋抱進我的屋子之後，她們那間房屋，在昭千金眼裏，又是一個頗為寬闊的河了。的確，乒乓球板從網籃背後飄浮起來，小竹橙兒又從床前自動地盪到那邊屋角去，來不及收拾的幾隻小孩的薄底皮鞋在屋中打漩，據「小端」的看法，認為最像小鴨鴨。而小腳劉嫂因為舉動遲緩，竟落得整日下不了床，獨自隔絕在「孤島」上面，昭千金還吵着非弄隻小船去接她到我的屋裏來做早飯吃不可呢！

在吃早飯的時候，我屋裏擠滿了七個人，到也男女老幼俱全，除了小孩鬧聲，大人罵聲，劈柴聲，鐵鍋炒菜聲之外，和着窗外的萬馬奔騰的大雨聲，却也令人有各種新的感覺和新的刺激。譬如我的屋裏的地板，早已體無完膚，內中有一破處，長約三公分，闊約四公

分，而樓板的厚度約八公釐又五分之一。平素那個破洞，即為孩子們投擲果屑瓜子壳的目的地，在這一天却成爲我們全屋人的安全水位表了。蓋水從樓板下浸來，會幾度隨雨之大小而漲或退，最高水位便是擠出洞口，假如再漲上來，那我們這公認爲最安全的區域也會變成澤國了。於是『太座』便派昭千金爲水位視察專員，有時確能落得暫時清靜。

在臥室中劈柴煮飯，也是我的新經驗之一，其最不易對付者要算是濕柴的煙了，那東西無孔不入，孩子們爲之嗆咳終朝。我的兩眼抵抗力最弱，甚至至於流淚，想到『四騎士』的作者能在那種嘈雜與烟火爐蒸的轉角樓上窮年寫作，我不能不佩服別人的得天獨厚了。

於是，七月四日這一天，我的全家便與外界隔絕，連送報的和送孩子們的牛奶的都沒有來。

這雨，也好像有意和人們作對似的，任隨你怎樣的埋怨咀咒，乃至祈禱許願，它一直痛痛快快地落到七月五日的早晨，才漸漸地微細下來。我因爲有點事情，非上街不可，由『太座』替我設法，用幾根凳子，輪番作橋，從上面緩步而出。

這一天，所聽到的自然都是關於雨和水的故事。那情形似乎都比我的家裏嚴重；有的全家被水沖去，不知所終；有的連人帶屋一起飄走；有的人逃出來，衣物什件一齊埋沒在水

裏。而所淹的地區，成都東西南北都在內，尤以東南門最爲利害，其次是西門，北門要較安全一點。我聽了這些消息，令我想到我家裏之所以被淹，首先自然是地形較低，但最主要的是因爲沒有通到外面的溝，以此庭院堂屋一起都變成儲水地帶；成都這個城市是有許多河可以作爲溝的，東門外的大河爲長江下游主幹，是一條寬大的下水道，而東門附近偏偏就淹得最慘，這應當是有毛病的事情。其過失似乎不能全掛在天老爺的賬上！

大概是人同此心罷，成都正在開的省參議會的議員們也想到這個理由，於是方面呼籲救災，一方面居然大談追究責任。

在成都久住的人們，自然就會連想到二千年前的李冰父子，這兩位四川治水的大功臣。（四川有一種廟子，名川主廟，遍於全川，廟中主神，即李冰之子二郎）覺得古人留下許多良謀善政，都被後人忽略了，如果這次大雨前，好生注意灌縣的水位，搶修河堤，調整內外江水道，那麼，像四日的雨再照樣落兩天，成都也不致於淹得這樣的慘！並且，這樣的例子，還有的，光緒廿幾年成都曾落過七天七夜的大雨，據說還不及此次的災情十分之六。……

本來『米荒』問題就沒有解決，再加上洪水爲災，於是『來了』的跟着就在六日下午大批出現了。七日尤爲嚴重。

五六兩日下午轉晴，我的全家便合力治水，應用各色盆，棍，鋤，碗，等等工具，把水引到街上去。七日午後，我的母親才把昭千金帶到大街閒逛，就在寓所附近不遠一條街，忽然聚集了數百饑民擠進一家大戶人家，脅迫房主將倉庫打開，輪流搶搬白米達半日之久。母親自觀那種情況，大致也動了點憂國憂民的念頭，回來便火燒大熱，病倒床上，我忙着去替她請醫生，又親去揀藥，在這一下午，我算親見所謂『來了』，而且也看見那種搶抓的情形。

說來其實也簡單：就是一羣婦孺，多少不一定，東一堆，西一堆，走得並不急，也並不十分慌張；祇是臉色難看，是一種心裏極不安而面上強為鎮靜的樣子，但十有七八都並不含菜色，甚而還有許多紅潤的女人和精靈脫跳的孩子。他們的衣服自然都相當襤褸，大都赤足。手裏都拿一樣盛物的工具，或布袋或竹籃，至少也有一個粗瓷碗。他們在街上，似乎有目的地東瞧西看，大致第一目標是米，其次是麵或大餅舖，再其次是糖菓店，最末應是糧食雜貨店了。我在揀藥的時候，就有一羣婦孺，不過二三十人，擁擠在一間關閉得緊緊的雜糧店門口，在那裏打鋪板，一邊打自然一邊也在說話，但甚為嘈雜零亂，聽不出個頭緒和理由來，也並沒有什麼一致的口號。打一陣又擁擠一陣，雜糧店的老板無法，只得打開，於是為

首的幾個進去了，大約裏面可吃的東西早就藏之深深，進去的擠了一會退出來，又相率前進搜尋他們的新對象了。饒是這樣，那家雜貨糧店的門前，在他們走後，地面却舖滿了豆粉，乾蠶豆，紅辣椒末等物，令人一望而知這一家是被『來了』光顧過的了。

當他們在停止或進行的時候，一般人們大都站立兩邊行人道上駐足而觀，也有少數跟在他們後面，想看個究竟的，但那非細心不能分辨出來，誰是「表演者」，誰是「旁觀者」？最易辨認的要算監視他們的軍警憲了。他們都穿着整齊的制服，背着槍械，但都和顏悅色地在「驅」他們。在我替母親搽藥的那一段時間，並不會發生慘劇。

幸而我的母親也一貼即愈，一家老小也暫時太平無事。

但是跟着問題發生了，七日下午，我前次用本票買的米，竟告結束；而自六月二十二日以後，成都便無米市，黑市的米節節上漲，由三十幾萬一石起，至七月七八日已到八九十萬一石，（極高時，會破百萬大關）同時並無買米之處。人們的買法，是採取種種祕密行動，如輾轉託人；黑夜尋米商求情義讓一斗；向屠戶商借十斤；在半掩的灰麵舖門口排班出高價候分一斤土麵；清早到某大公館門房處用黑市價又外付若干小費分五升；與好友平分燻中餘米一市升，煮一頓稀粥來大家共享；……以上各種奇特方式，不瞞你說，有好幾樣，我都實

行過的。

在這時，我才真正知道所謂負擔，所謂生活艱難的意義，每天（連夜裏夢都在內）都忙於設法「吃」的問題，猛然在那位朋友那裏弄到一二市升足夠一日之糧，心裏像得到無上安慰似的。看見別人手提口袋，內面裝得滿滿的也無非是三幾升米在街上洋洋而趨的時候，大家都投以欣羨的眼光，連我也未能免俗。才明白陶淵明先生之不爲五斗折腰，實在是因爲他家裏還儲蓄得有食米，方能有那般風雅之故。

四川當局經了一週的努力和掙扎，果然，成都的人爲米荒才解決下來，市上有米賣了，價錢也在下跌，秩序也漸漸恢復，現在似乎是全力去對付水災，拯救災民了；我也經了一週的努力和掙扎，居然把難關渡去。事後想來，簡直是一場噩夢！

在辦公室寫文至此時，天又在下大雨，不知我家裏看水位表的昭千金，能盡忠職守否？

（卅六、七、十五——十八）

論待遇

中央社 南京八月四日電，政院預算審查會，四日上午九時舉行，王副院長雲五主席，對武職人員暨公教人員待遇調整問題，曾作詳細研討，決定，文武職人員薪津，自八月份起，一律調整，並決定，不論文武職人員，將一致待遇，惟加成數及基本數，尙待具體擬定後，下星期二可提出政院例會核定。

南京八月四日的電，在成都八月五日便可在報上看得到，八月五日剛好是本週星期二，指一算，下星期二當是八月十二日了。結果如何，尙在「可提出」中，這通電可算是一種預言。

但這預言，也是好的。八月五日成都各報對這消息，都特加花邊，用大字標題曰：「喜訊」，曰「好消息」，曰「加薪加薪」，曰「文武官員一律看齊」。以成都例全國各大報紙，恐無例外。看報的人，十有九個都關心這條消息。很少數人留心魏德邁最近是飛天津，還是飛瀋陽，更很少數人討論泰安東北戰況激烈到何等程度。惟對這加薪預報，我們確可以聽到紛紛議論；

甲：早就應該加薪了！

乙：政府三月調整一次之說，還算頗能按期兌現。

丙：一月調整一次，我們才够生活。

丁：愈調整日子愈不好過，生活愈高。

戊：只要肯調整就好，至少比不調整好。

己：國庫的開支怎樣會够呢？

庚：國庫支絀，應與開支新給無干，好像一個家庭，所差的總是醫藥費，油火費，交際費，跳舞費，麻將費，或討姨太太費，絕不致於欠缺僱工的薪金。

辛：恐怕不可靠罷，省政府照原待遇開支，八月份薪金不是還成問題麼？

壬：政府的事情，總之要兌現才算。

癸：這件事情，大有詩意，聽我道來——

調整的數字是照原來增加百分之幾十，

物價的數字是照原來增加百分之幾十，

在中國字方面只少一撇，

在阿拉伯方面只少二圈，

這一撇和二圈，



大人先生們常常不會看見。

物價是跳是跳，

待遇是議是調，

惟有吃飯的肚兒不大爭氣，

老是要三大碗才吃得個飽，

幾時五臟六腑也應該開個會議，

它們的確需要每三月調整一遭。

每聽得加薪一次，

便好像添了一件心事，

有點近乎娘兒們懷了喜胎，

又有點像女兒們換了八字，

一直要到事情真的實現時，



飄飄然擺出一付阿Q姿勢。

薪金還未進包裹，

大家就早已寅吃卯時糧，

說起來其實相當的漂亮，

一萬元法幣的，五百元關金的，

隨便都要領它幾十張。

結果加一次薪不够開消一回欠賬。

以成都例全國各地公務人員，恐又無例外，因此，我打算寫一篇精確的「時代論文」了。題目就叫「論待遇」。在寫的時候，我是正襟危坐，起了一付悲天憫人的念頭，抱了一種安邦定國的宏志，賭了一個非十萬言書不可的大咒，但是，可惜！力不從心，事與願違，寫出來的論文，仍然是我自己的調子。只好把「飛東」的念頭打斷，等等八月份調整之後，將這增加的收入，多買幾本政治經濟一月通之類的書來熟讀一番了。



現在，我將我的「論待遇」一文，抄錄如「二」，並略加批語，算是替文選家省却許多麻煩。

二

一種薪給制度，必定是在當時讓人能把生活對付得過去，仰事父母，俯蓄妻子，撐起肚皮，打起精神；而事後讓人們看來，在道理方面講得過去，辦得通順，無所扞格者，方為合式。（批：定義精確無比。）古今中外，雖有束脩，米祿，年俸，月薪，週薪，鐘點費，小費，跑路錢，門包，賣路錢，夜度貨，纏頭費，包銀，實物代酬諸種之不同，而其能成爲一種制度而行之不悖之理則一。（批：門包，賣路錢，夜度貨等均列爲薪給，一奇，但細思此中確有至理，蓋那些名堂，一言以蔽之曰爲了生活而已。成都在今年七月鬧米荒與水災時，聞有某巨公，一夜之銷魂費，爲送去白米二石，其時米價值一百萬一石，咸稱豪舉，當亦實物代酬之一法。又起筆酣暢，有文啓七代之衰之勢。此七代爲繼韓愈後算，計爲唐、宋、元、明、清、洪憲、現代。）

今日之待遇，所謂分區，調整，基本與加成，幾乎無一項不與事理相衝突。其現象爲每調整一次，大家紛紛預料一番，訾議一番，咀咒一番；每發薪一次，大家又紛紛慨歎一番，



悔恨一番，爲難一番，其影響工作人員之情緒，效率，乃至社會人心之安定，無可倫比，故各地因爭待遇而發生怠工罷工請願者，報張時有刊載，毋待縷述。我們以爲此事，（批：深得報紙社論筆調神髓。）政府當局如不嚴加注意，作澈底而合理之解決，不久的將來，必得如下結果：釀成普遍的怠工或罷工風潮；或普遍的一人數職，輪流缺席，遲到早退，趕場辦公，公案齟齬，成爲無人辦事，一事不能推動之狀況。（批：此張鐵嘴相命語法也。）

我們試一分析所謂分區：最近分區待遇是根據於五月十三日的政務會議議決案，公教人員仍採分區標準辦法，分爲五區，京滬等地爲最高區，即第一區，四川貴州爲最低區，即第五區。而最高與最低的薪額相比較，至多不過相差一倍。但事實上，吾人熟知當時京滬之生活程度，不特十倍於貴州，且數倍於成渝（成渝列入第四區），此分區不通之一；又第一區京滬等地相距較邇，尙可併爲一談，而第二區與第三四區則均包含十幾省之多，甲省與乙省無論油鹽柴米醬醋茶或煙酒肉糖布棉紙無有同價者，安能易地而同酬？此分區不通之二；又如成渝爲第四區，但要在成都重慶的中央機關及四川省政府服務的公務人員，才有資格享受第四區待遇，如在成都重慶的市屬和縣屬公幹的則列第五區，且甚而因受地方經費之影響，有的縣份實際上只能開支第五區的半數，即一個公務人員，在現在生活程度之下，僅能月入

數萬元，以之囤積清風明月則有餘，淨買大餅油條猶不足。（批：二語雋俏有力。）同地而不能同酬，此爲分區不通之三；同一分區之中，甲地公務員可按月分配若干平價布，平價炭；平價麵粉乃至醫藥品之類，乙地則只有少數，丙地則無，極錯落分歧之致，常令乙丙地區人員屢思跳槽，不安於業，此爲分區不通之四。

再論調整：年來中央眷念公務，屢加調整，率爲三個月至五個月一次。據我們的經驗，大約南京開會調整時，成都所得消息，其調整數目，約可購買白米一石，經議決，經抄錄，經核示，經發電，經正式命令到省時，便僅可買米六斗，再經省府開會發放，經中央銀行撥匯，經各機關送簽具領，等到那筆錢落到公務人員的口袋中時，就只够買三二斗米了，此爲調整噓頭之一；又每次調整待遇，均稱爲公務人員，我們以爲公務人員，顧名思義當是指一切爲公家服務者之通稱，但事實上，每次調整的對象均爲文職的，且大致均爲文職中之「辦公事」者，於是武職人員不在此例，偏要另案辦理，此猶可藉詞謂爲時當亂世，理合重武輕文，然如上海南京之國營的商業機關，其中之職員却遠較其他公務人員爲優厚，或彼等爲能替國家賺錢，便理合應該享受特殊待遇耶？或彼等爲近水樓台與豪門巨室相勾結，應酬太大，應當多拿點錢來消耗消耗耶？或全係沾親帶戚照例調劑調劑耶？此爲調整噓頭之二。我

們細審每次調整方案，與戰前待遇相較，覺出一種特色，即爲不論「官」與「差」，在收入方面而言，相差數逐漸接近，但對於「差」的生活問題，並未因此而解決。「官」爲大貧，「差」仍爲大貧。今日之高級公務員的收入，至多爲公役三四倍，在數字上看來三四十萬元似乎像個東西，而實際則不能做什麼東西，顯然如此調整下去，對於「差」誠未顧全，對於官則有不能養廉之慨，尤其對於握權掌印的官，無異於一種變相的獎勵貪污之法，此爲調整噓頭之三。

復次，所謂基本數與加成數，亦令人大有名不正則言不順之感！基本數之來源，當始於民國三十一年間，其時之基本數上面尚有生活二字，所發給者爲五斗以上之米，亦稱公糧，在當時其法頗善，蓋實物比較不受物價影響，而米又爲日用品中之最主要者，公務人員一家數口假如均僅吃米度日，五斗亦尙可够一月之糧，故曰「生活基本」。然今日之「基本數」，則不知是指什麼項目而言？就第四區成渝兩地論，其基本數爲二十萬元，如以購米，不過二斗，以縫布衣，可得一件，以付房租，相差甚遠，以作車資，僅够成渝半面，衣食住行之任何一項，都非基本數所能解決。故今日之基本數，實無事物之根據，只是隨便定一個數目字，說說鬧熱而已。（批：可謂一語破的。）又其次，所謂加成數，亦一奇怪名詞。明明法

幣已貶值若干萬倍，大家都不諱言，故陰丹布賣一萬元一尺，商店就定價一萬元，而不曰：陰丹，戰前價一角，現價加成數的爲十萬倍；帽兒頭白飯一碗，時價一千元，堂倌就問你要一千，而不曰：先生，白飯一碗，戰前半分，加成數是二十萬倍；甚而至於國營事業之郵務局，其郵票今日已逕印五百一千元，亦未常計算什麼加成數，在郵花上面列成一表。惟獨公務員之薪金，今日仍講法幣，實在齷扭之極。譬如委任職最高級爲二百元，其次爲一百八十元，而其間一二十元之差別，銓敘部管之甚緊，會計部門核算甚繁而精，彷彿天下大事無有較此爲尤重要者。而不知今日談及法幣一二百元，已如隔世，講一二十元則儼然上古，這些小額鈔票，用爲手紙，嫌其有字，用作玩具，尙嫌其輕薄易脆也，（批：綜讀以上各節，儼然治安策神味。）

此種薪給制度，乃係一國大事，今也使其扞格如此，不合情理如此，其何以推行政令，俾其通達無間，上焉者能養廉，能勤政，下焉者能娶妻，能生子，同心一德，以協力完成目前建國之大業也哉？（批：結語，回顧前文，筆力千鈞。）

論文寫完，回到家裏，頗覺有點心安理得。但不料五十歲的小脚劉媽，慢吞吞地走到我的面前，神色與往常大異，她竟向我提出辭呈了，她的理由是生活太高，待遇不夠。我和她反復辯論，真是說得舌敝唇焦。以下是我們的勞資實錄：

劉 先生，我不做了！

我 什麼原故？天氣熱了嗎？生病嗎？

劉 不是的。（遲疑地）人老了，累不過來。

我 是嫌工錢少了嗎？

劉 ……………

我 是的，你的工錢確實不多，但是，你要知道，你已經比當公役的好，他們自己吃伙食，月薪還不夠。你不是在伙食費解決之外，還有工錢作零用麼？

劉 先生，不那樣說，女工一自來都是跟主人吃的。現在每月才萬把元，拿來做不了個
啥！

我 在戰前，我們在外邊做事，不是還跟着機關吃麼？你要知道，現在做工，就是爲了吃飯呀！你是一個孤人，自己吃飯的問題解決就完了，我呢？這一家人，還連你都在內，不



是都需要我供給嗎？

劉 但是先生，你幾十萬元，我才萬把元。……

我 不錯，我每月收入幾十萬元，你覺得太多了麼？我有個辦法，以後，我把每月全部收入一齊交給你，請你替我解決生活，好嗎？

劉 我替你管。（微笑）那麼，先生，你爲什麼不向衙門裏辭活路呢？

我 我辭了職，就像你向我辭了工另外去找差事麼？

劉 （點點頭）

我 沒有你那麼容易呀！你今天離開我這裏，也許明天就可得到活路，我要今天辭了職，要找一個比現在更好的差事，也許還要等到明年。還有，你辭工，辦法簡單，拍拍衣裳就走了。上工呢，也簡單，做了三天，就可向新主人借工錢；我呢，離職比你麻煩，要許多手續，至於上新工，那就更難了。

劉 不是一樣可以做些時日就能借錢麼？

我 哦，差得遠！新到差的，要送審，要銓敘，看你合不合資格？

劉 你不是原來就有資格嗎？



我 我們到差，不像你們做工，你一去，主人一看中了意，三言兩語就成了，我們麼？先要直接的長官中你的意，後要管你的資格的長官中你的意。管資格的長官和你不在一起，要隔好幾條街呢？

劉 你坐車子去不好嗎？

我 他不會見你的。你要用「公事」，一層一層地報上去，夾上許多證明文件，讓他們慢慢地看。大致雖隔幾條街，那公事便可能走一個月，慢慢地看也許又要十幾天，幸而不發生問題，准你做官了，才說領薪水。等到發薪下來，至少你也餓了兩個月。

劉 兩個月，不餓死人嗎？

我 所以，只有拉賬等差呀？

劉 那麼，先生，你爲什麼不另外打主意呢？譬如，想法弄點錢好不好？

我 想法弄錢，那要獨當一面才行呢。

劉 什麼叫獨當一面，做大樣一點的官麼？

我 那也不完全是，譬如收稅的卡員，經手收糧的糧官都行，都可以發大財的。前天版上不是還載得有一個小鄉鎮的糧官，虧挪公糧一千多石麼？



劉 那你快去幹這種官嗎？

我 沒學過呀，沒有這種路子呀！譬如，我聽說某公館請一個專門替姨太太裝鴉片煙的老媽子，月薪在一百萬左右，你能够去幹麼。

劉 那麼，先生，你快改行學別樣呀，你不是比我年青得多麼？

我 改行？更不是容易的事！學做生意，要資本；學貪污，要走路子；學手藝，還要投師，還要學費，怎麼行呢；

劉 那你怎麼辦呢？

我（停了一會）只有慢慢熬下去！

劉 我（停了一會）也決心陪先生熬下去！

我（意外）你不辭活路了！

劉（恢復平素的安靜神態）先生，只要你不改行，我也不辭工，不爭待遇！

吃彙補

讀論語一三二期李之謨先生「吃彙」，吃之義與詞共得八十一條，頗令人吃驚，國人之



喜「吃」如此！但偶一思索，覺我所知道的吃，尚有被李之謨先生「吃」下去者，爰作「吃彙補」，以供同好。國中吃客，如能大家搜集，將來可輯成專書，交與論語社出版「吃的詞典」，其吃香當較中國大辭典中之「一字長編」爲尤佳云。

茲爲看來不吃力起見，分列補義與補詞二類：

補 義

▲吃 四川至少有三種讀法，甲，成都讀若「池」，陽平聲；乙，川南讀若「赤」，入聲；丙，川東有讀若「洽」之陰平聲者。

一、與「受」同，舊小說與口語中常用之。（例）吃驚，吃不消，吃了一拳，大吃一嚇，吃他大罵一頓。

二、泛指從口中進去的動作，文言語體均可用。（例）吃茶，吃水，吃酒，吃飯，吃煙，吃藥，吃風，吃空氣。

三、賭場中常用：A，表示收進，紅寶或牌九等的寶官贏錢曰吃，（例）吃通，吃統，吃頭門，吃穿堂，專吃尾家，紅吃黑不賠。B，牌大的贏牌小的曰吃，（例）比點吃，點吃點，正門吃點子，天牌吃地牌。C，麻將與字牌等的上家的牌與下家的牌相連而成一列者



曰吃，如二三萬能連一四萬者曰兩頭吃，二四萬僅能連三萬者曰吃嵌張。

四、着棋用語，A，象棋中用車取消對方的棋子曰吃，（例）吃馬，吃兵，吃王，吃老帥，B，圍棋中三子圍敵一子曰吃，吃敵子時需有說明曰叫吃，引伸爲凡取消敵子皆曰吃，（例）吃角，扭吃，眼吃，劫吃，撲吃，淨吃，吃不淨，後手吃。

五、含吞沒意，（例）黑吃，吃雷，暗中吃了一筆款子，把話說了一半吃了一半。

補 詞

▲吃光 共產黨三光政策之一，其義大致爲占一地便把那一地可吃的通通吃完，再走第二處，頗與張獻忠的殺光政策互相輝映；又今年京滬學生因鬧副食費問題而罷課，其最早口號爲「吃光運動」；又賭錢時寶官全贏，亦曰吃光。

▲吃客 指好吃的人；又主人反被客人請吃煙或其他可吃的東西，亦曰吃客；又專吃異鄉人，亦曰吃客，四川有句歇後語「陝西的蚊子」，其下文即爲吃客。

▲吃相 指很起勁地吃東西，如「一付吃相」「好難看的吃相」；又吃的樣子亦曰吃相，如「坐有坐相，吃有吃相」。

▲吃空 衙門中有額而無人曰空額，這種額的薪水被旁人拿去了，曰吃空（空讀去聲），

亦稱吃缺；又吃完了亦曰吃空（空讀陰平聲），如「坐吃山空」，指人無職業把家務吃完之意。

▲吃頭 指吃的味道，如「有吃頭」形容味好，「毫無吃頭」形容味壞。

▲吃場 意同吃頭；亦指吃的所在，如「等一會，還有吃場」。

▲吃角 圍棋中用語，指吃掉敵方的角。

▲吃風 風吹進嘴曰吃風；又謂沒得吃的，如「窮得來只好吃風」。

▲吃茶 即飲茶；又人們因事發生爭執，赴茶館憑眾講理，曰「吃講茶」，亦簡稱「吃茶」，如「吃茶講理」「你不服輸，我們多憑幾位街坊吃茶去」；又舊式婚姻，男家請媒到女家提婚事，手提點心一二盒，叫拿茶食，如女家應允，便接受了，否則，隔一二日必退回茶食，因此，女兒訂了婚叫吃茶，常作圍閣中之玩笑語，如「吃了婆婆家的茶」「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了的人」。

▲吃人 本指猛獸或旁的動物把人吞吃了，引伸謂人類自相殘害亦曰吃人，以此凡是害人的都可叫吃人，如「吃人的禮教」「吃人的政策」；又象棋中凡取消對方的棋子，亦曰吃人；



▲吃飯 泛指吃一餐曰吃飯，北方吃麵，南方吃米皆曰吃飯，吃一樣菜一碗飯或吃十樣菜若干酒皆可曰吃飯，中國人很少不吃飯者，故「兄弟素來不吃飯，今天更不吃飯」，一時傳爲美談，以此，國人常以「吃得飯，走得路」爲證明身體健康之慣語；引伸凡關生活皆曰「吃飯」，做官，貪污，賣淫都爲了吃飯；以某一件爲生活的依據即曰「吃×飯」，如男子賣淫叫「吃相飯」，靠賭場爲生叫「吃賭飯」，販賣鴉片煙叫「吃黑飯」，又吸鴉片的亦叫「吃黑飯」，辦黨的叫「吃黨飯」，做官的叫「吃衙門飯」，依靠姊妹或生殖器關係而做官的叫「吃裙帶飯」；今天在甲處供職，明天又到乙處營求，職業無定者曰「吃新鮮飯」；又婆婆經上稱閩女結婚後，必發胖，其理由爲「吃的婆婆飯，長給婆婆看」；又江湖熟語，「你請我吃早飯，我請你吃午飯」，其義爲現在我吃了虧，停一會兒我就要報仇的意思，說此種話時，已動殺機，被請的人定要注意，這是飯中之最難吃者。

▲吃空氣 空氣爲人生必需之一，本可大吃特吃，但通常指沒得吃爲吃空氣。

▲吃呵皮 四川方言，指吃便宜，意同白吃。

▲吃蹣子 吃了就走，不給錢，店主與客人看誰跑得快的意思，這比較估吃霸賒的人要稍微有良心一點。

▲吃靈官 約友同進酒飯館，吃了之後，一溜走，讓那最老實的人在那兒呆等，或終至於脫衣服押當了事曰吃靈官。

▲吃羅漢 一人作客，衆人做東的意思；又相反地，一人請衆人曰「吃觀音」；又逢陰歷二六九月或月之二六九日曰「吃觀音齋」。

▲吃李子 唱戲的在戲台上臨時忘了台詞唱不出來或唱錯了都叫「吃李子」。

▲吃粑活 粑（讀如怕的陰平聲）活，四川方言，指人瘟本領低者，故如打牌下棋贏了手藝不好的人曰「吃粑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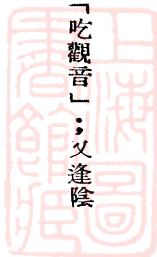
▲吃軟不吃硬 形容人性直，不怕強項，惟遇對方說好話便無辦法之意。

▲吃瓦塊吃磚頭 意謂收入的少吐出的多，常指貪污之後賠償巨款而言，但今之貪官則爲例外，即或有不幸而非賠償不可者，亦應作「吃磚頭癩石子」也。

▲吃你們個門神不睜眼 意謂不管對方願意與否，非把你吃到底不可。

▲吃桃子指倒粑的捏 桃子硬的不好吃，必吃成熟的粑的，引伸謂專門欺侮性情和藹的人。

（吃字用在詞中第二字以下者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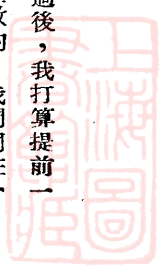


選舉初談

暑假開始的第一個星期日。早上，太陽出得大大的，把家庭早飯吃過後，我打算提前一點，準備舒齊，出東門，到望江樓去訪叔華兄。他是去年暑季來川大任教的。我們同在一市，相距僅十里，却很難有碰頭的機會。在上月川大期終考試的時候，我們曾經函札頻繁，往返商量，並且發誓假期一開始，便相約連袂去青城山一遊，一可賞玩名勝，再可參觀都江堰，暗含遊山玩水，不忘建設四川卽所以建設中國之意。我們兩人在函中曾私下討論，此事民主不得，絕不能讓太太們和孩子們知道與參加，因為彼此的經濟都不充裕，到底是採取安步當車，抗日步行而去呢，還是設法搭朋友或機關的揩油之車而去呢？尙不能有把握，安敢興師動衆，集體遠征？因此，我們只能絕對地祕密行動，事前絕不發表任何談話宣言，以免麻煩。

這一天，我算算叔華的試卷已了，我自己雖尙有各種俗務，總還能推拖三五幾日，應當執行我們的諾言了，於是準備立即動身，或就可在今天，同叔華飄然遠行，豈非一快！

那裏知道，孩子們看見我準備出門，正在和我糾纏，瞎三話四的當兒，門口忽然有人連



叫幾聲我的名字，聲音似乎極熟，我還沒有出去迎接，他已經進來了，原來是一位同鄉，而且是從前的中學同學。

這位先生，——作算姓李罷——多年不會，初入眼簾，令人有「同學少年多不賤」之感。

彼此不免寒暄一番。閒談的當中，我發覺我有一個缺點，就是凡遇生疏一點的人，總是別人的話多，我的話少。他列敘十五年前，在成都別後，我們就無緣相會，幸而彼此的面孔長定了，不然，見面也許還認不得呢。於是這以下，他談他如何做官，如何利用職權，如何發財牟利，如何在成都少城裏面購買一所頗大的公館，如何娶了一位年青的新太太，現在賦閑了，弄了幾十部人力車，按月收租金來解決家裏的生活問題，之外，他還弄了一個字號的經理來玩着。

他對我講演了半天，我還沒有抓着他的要點，因為看說話的神氣，也還相當坦白老實，不像是故意來向我誇耀一番，也不像劉皇叔三顧茅廬請我出山安邦定國，更不像要慷慨解囊借錢給我。一看窗外太陽愈出愈大了，不由得有些着急，於是衝口而出道：

「老兄，你來找我，究竟有什麼事情？」

「沒有什麼，你還是老脾氣，不要急。我們是老同學，多年不見了，理合暢談一番。老早我聽人說，你來成都就在某機關服務，——某機關不是將近二百人麼？」

「只有一百八十二個職員。」我頗爲奇怪他清問人數。

「一百八？差不離。」指指算了一算，他微笑了，甜甜地，我第一次看見那種笑容，他繼續說，「老早就想看你，好容易等到今天是星期，我特意來約你到我家裏去便飯。」

「對不起，我今天有事，要到川大去。」

「望江樓麼？太遠了，而且太陽也太大。我那裏隔你這兒近，好，現在我們就走。」

「不行，老兄，你那裏改天厚擾。」

但是，沒有辦法，我終於被他拉到他那華貴的家裏。

現在，我寂寞地坐在他的客堂中了，主人正在窗外和租人力車的車夫講拉整個下午的價錢。這是成都的特色，一乘車子，可以分成四個人拉，早晨，中午，午後，晚上，名曰「四牙」，拉整下午就算拉「兩牙」了，價錢往往要現講的。

這個客堂，陳設甚爲整齊，在沙發，麻將桌，掛衣架之外，還有一架風琴，有了這架風琴，你就已經覺得够風雅了，偏還配上滿壁的近代名人書畫，于右任的，孫哲生的，戴傳賢



的，張大千的，徐悲鴻的，都一律在題款上稱我們這位同學爲「先生雅屬」，更顯得雅緻之極，令人有好幾分肅然。但我總覺得有點什麼大不調和似的，許是空氣燥熱罷。我打算走。他進客堂來了，似乎看出我眞的在急，於是，他不能不單刀直入，談到本題。

他說：「老同學，爲了我參加競選的事，今天特意找你幫忙。」

「老兄，你知道我還是老脾氣，素來不大活動，怎麼能幫你的忙呢？」我頗詫異這個新鮮題目，但也只好對他說眞話。

「你聽我講，老同學，這個忙，在你是輕而易舉的。你們機關裏的主管長官，不是和你很熟麼？請你給他講一聲就行了。」

這一來，我更糊塗了，因爲我們那個機關並不管選舉的事情，誰對於選舉也不發生興趣和力量。於是我不得不問他：

「老兄，你究竟競選的是什麼？國大代表還是立法委員？」

「老同學，」他又微笑了，但不甜甜地，「你把我估計得太高了，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非花到萬萬不可，我還沒有這個家財。我不過只打算花費三五百萬而已，多了實在乘不起。」

我開始對於這事發生興趣了，因爲我的「時代知識」太少，何以會參加競選要花到萬

萬？我得請他解釋。

他說：「譬如立法委員罷，這人物是要從地區選出來的，假如你那地區有三四個縣，總計有一百五十萬選民，最好你應該是掌握一百萬選民才有希望。這一百萬選民，至少有八十萬以上住在偏僻的鄉場和農村。你自然無法認識他們，但他們又那裏知道你的大名呢？於是，你得運用力量。在現在鄉間占力量的，有三種人，一是地方自治人員，屬於鄉長保長之類，二是舵把子大爺，屬於幫會之類，三是當地的紳士公公，屬於社會賢達之類，他們都是可直接指揮選民，或教那些選民如何寫清你的名字筆畫的。假如一個鄉鎮有十位這樣的人供你運用，三四個縣，應該有一百五十個鄉鎮，那就有一千五百以上的人需要你去連絡了。對於這千五百人，我們不說送禮，不說請油大，就算你分區分時去招待茶點罷，你想，這筆路費，這筆茶點費，花到萬萬元，不是還很節省的麼？」

「要不這樣呢？」

「要不這樣，誰來選你？鄉下人幾個認得字？幾個知道你叫王鴻順或張三興？幾個知道立法委員是幹什麼的？……」

「但是，老兄，你參加競選的又是什麼呢？」

「我麼？只想當當市參議員罷了。老同學，你不要以為參議員的資格小，其實是一條升官捷徑呢！」

「何以見得？」

「現在，當縣參議員和市參議員的，豈少做稅捐處長和田糧處長嗎？當省參議員的，豈少做縣長和市長嗎？此中確有關係微妙之處，我這兩年留心時事，覺得這個玩意，實在幹得，所以情願犧牲幾百萬元，預投資本。就可惜我的資本短絀了，不然，弄個國大代表或立法委員幹幹，還要合算些。」

「你這幾百萬元打算怎樣花費呢？」

「我們現在同住在成都第某區，這一區約有選民二萬人，應選市參議員五個，據上次別人競選的經驗，大約有一千幾百張選票就有希望了。在這一區我調查計有四個公立機關，我們的機關二百，請你老同學幫忙，大約就沒有問題了，這算二百，某某局一百五十，某某處一百七十，還有某某所又是一百幾，這已經將近七百，還有商幫，住戶，人力車夫，算起來足夠一千幾百之數。對於人力車夫比較無所謂，住戶雖麻煩，也無非按戶拜訪，多開茶錢而已。商幫是需要招待的，尤其是這幾個機關，我的人事都不大熟悉，必得請客，幾百萬元當

然是花定了。」

「可是，老兄，我那裏有力量去勉強我們那一百八十二個同事全來選舉你呢？」

「不是這個意思。你們那種機關叫公共住戶，選舉票是不署名的，只要你們長官一個命令，叫書記一起填成我的名字就行了，實在毫不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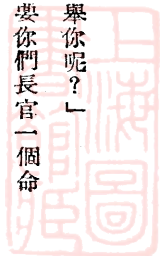
「哦！原來如此，」我這才有點恍然大悟。

等我和這位老同學分手時，已經午后，無法到望江樓去了，我只得回轉家裏，打算晚上給叔華寫封信去，約定下星期日非到青城避暑不可。

孩子們看我回來了，遞一張印好的宣傳品給我，要我唸來聽聽，他們希望上面是一個很好的故事。我開始唸：

成都市各區鎮民代表會各區鎮公所爲市參議員選舉敬告市民。

本市準備選舉市參議員的工作，早經積極進行，競選人登記已於×月×日截止，選民登記亦訂×月×日截止，在這個階段中，可說是選舉準備時期，純粹是籌辦選舉工作，屬於選舉監督民政廳長主辦長官市長以及區鎮保甲長各職業團體主幹人員的責任。今後登記完竣，進入實行選舉的階段，便是選民的責任了。選民的責任爲何，謹就同人



管見所及，略述如後：

- 一、希望全市各選民都不要棄權。
- 二、希望各選民對被選人要有充分的認識與抉擇。
- 三、希望各選民於認識抉擇後不要爲任何外力所左右。

.....

才唸完三點，孩子們紛紛發生問題了，什麼叫「市民，選民，選舉的準備時期，選民的責任，不要棄權，任何外力」等等，都是他們所不能了解的新名詞，事實上我一時也無法解釋清楚，只好把他們打發開去，自然也需安幫補一點餅乾糖果。

我再心平氣和地把那一篇大文默誦下去：

以上三點辦到，才不辜負直接選舉和實行民治的意義，才符合民主自決的精神。因爲直接民選參議員。成立正式市參議會，不但在本市爲創舉，就在全中國亦開風氣之先，此乃中外觀瞻所繫，更爲我全市各區民衆，無分貧富貴賤老幼男女全體利害切身的
一件大事。.....

文字真够囉嗦，我實在唸不下去了，只有開始跳閱，單看那一對被選人認識抉擇的要



點」所「略賈數項」的詞句：

- 一、要他有高尚的人格和真實的道德。
- 二、要他有豐富的學識經驗和苦幹硬幹的精神。
- 三、要他有冷靜的頭腦和熱烈的情緒。
- 四、要他平日勇於地方服務並有成績表現。
- 五、要他有現代的認識積極謀地方的新建設。
- 六、要他深悉地方情形真能代表地方民衆。

這六要點，對於「認識抉擇」，的確重要，只是一，二，三都極爲抽象，無法認識。什麼人格才是高尚的？什麼道德才是真實的？實成疑問。譬如一般都罵貪污，罵發國難財者，這類的人格應該是極不高尚的，但試問各地選出來的議員們，能有幾個不像我那位想參加競選的老同學？有幾個真正潔身自好的人被人民選來做代表？道德的真實與否，在中國早已是蓋棺之後的事。所以前三點，在我的頭腦中實在想不出人足夠抉擇。有呢？只有孔二先生，但可惜他是山東曲阜籍。第四點，「平日勇於地方服務並有成績表現」，我想去想來，只有我的寓所那條街的打更匠（即更夫），可以入選。我在那條街住了將近一年，無論晴雨



冬夏，他都在打更。有一夜，我們寓所的大門未關，已經四更了。他站在大門口直把我囑起來，還警告我一兩句。他真可算是勇於地方服務。同時，站在「外舉不避怨」的立場，我也應當選他。此外，古人中我也想起一個，那是周處，也可惜，他不是成都藉。第五點，「要有現代的認識積極謀地方的新建設」，這個也甚難。我所住的第×區中，連聽也沒聽說過，誰的認識是很現代的。如說新建設，我只有想起每天來到寓所門口傾倒塵渣的清道夫，但有幾次因為下大雨，庭院中淹了水，門口的塵渣，堆積如山，他好幾天沒來，可不能算是積極的人物。想來想去。我忽有所得，原來近在眼前，這第五條，我的「太座」是可以入選的。現代認識是不成問題，致於新建設在我的家中隨時隨處都可以發現，站在「內舉不避親」的立場，我更應該選她。可惜，原文共用了六個他字，都用的是「人也」，而沒用「女也」的她，這在男女已經平等的時代，顯然是種錯誤，應該改。於是我動起筆來，一改為：

「要他或她有現代的認識積極謀地方的新建設。」

覺得有點噁囉，再改爲：

「要她有現代的認識積極謀地方的新建設。」

但這個「她」，要研究過五四時代的新文學的人才知道「它」的來歷，一般選民恐怕不

會認識，所以只得三改爲：

「婁黷（讀如「他」，爲代表男性女性的「他」的總稱）有現代的認識積極謀地方的新建設。」

這樣一來，不特囉囉，而且更囉囉了，只細看看，其毛病完全在「他」。「他」是指什麼呢？我明白了，應該寫爲：

「被選的人要有現代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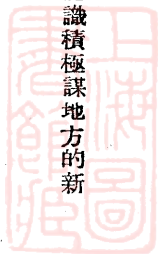
但是這篇「宣言」（原文末，自稱），究竟毛病不少，尤其是新名詞用得太多，和文中的「貧富貴賤老幼男女」的智識太不相侔，要像上面那樣字斟句酌的刪改起來，對於「宣言」的效果，仍是一丘之貉。因此，我索性另外擬一通了：

「×月×天，我們要選市參議員了，照政府的新規定，大家都要投票選舉。

被選的人就是平素本區我們心目中最尊敬和最喜歡的。這人如果被選出來了，將來在會議場中就能夠替我們向政府說話，爲本區一切事情爭好處了。

所以被我們選的人，一定要有學問，會說話，並且還要有胆量才合格。」

誠然，我這另擬一通，雖然容易看得懂，但也還是一篇中國老百姓們不願看的文章，因



爲這類玩意，在他們看來，經常沒有張天師符咒或關聖帝君託夢的傳單那麼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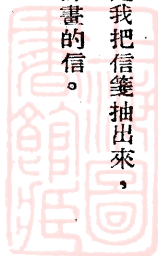
「選舉，選舉的」，鬧得我頭昏腦脹，我不能老替今人擔憂了，於是我把信箋抽出來，準備趁孩子們不在眼前吵罵這一刻可寶貴的時光，給叔華兄寫一封遊山計畫的信。

節約三題

一、關於人

在抗戰時期，不知是什麼人提出的「一人要辦二人的事」的口號，照國人辦事五分鐘熱血的老例，這口號開始奉行甚力，不久也就算了。但在當時有若干上級官吏，單位領袖，機關主管無不身兼數職，而一般低級職員，地方自治人員，學校教師，亦無不身兼數職，伏案辦公，日以繼夜，一場胡塗，忙得要死。

單位領袖中譬如一縣縣長，其兼職爲防空、田糧、兵役、禁煙、水利、地籍、保安、以及其他臨時的各種司令處長；公務人員中如學校教師，除專任若干班若干鐘點課程而外，其兼職爲導師，學校財務監督，學生宣傳團指導，學生劇團導演，並就其所專長者，得兼校外



職務，如教化學的可兼防空，教體育的得兼抗敵什麼團或戰地服務團的教官職務之類，同時這些兼職都不兼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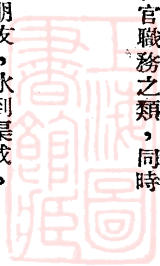
當時身逢其盛的人，大致不外有兩種想法：

一種是時勢造英雄。趁此兵荒馬亂的時候，多抓着幾項職務，多連絡朋友，水到渠成，自有飛黃騰達一日；

還有一種是應付場面。既在抗戰之中，本匹夫有關興亡的意義，明知幹不了，不能不幹，幹到什麼時候再說。

那時，我也躬逢盛事，我也曾身任過數職，因為自己不是天生英雄，遂無前一種想法，應付場面那種思想，又是素所反對，因此，我對於當時「一人要辦二人的事」的口號，認為是戰時的一種關於人的節約的理想。

人本來只有一個，怎能做兩個人的事呢？我想了好久，想不通。古人有「一人能之已十之」的話，但那時指笨拙的人而言；「一目十行」是指眼力特好的；「兼人之量」是指胃口特強的；「夜御十女」是指性慾特盛的，照說這些都是例外，至於能够辦到「日理萬幾」，那已經是皇帝資格，與平常人無關了。作為一個平常人，他便只應該做他一個人應做的事，



做得了的事，做得完的事，做來像樣的事，如果一定要勉強每個人都去做兩個人的事，試舉一例，最容易辦的，教每一個男子都去娶兩個太太，是否可以辦得好呢？

其次，在盛行那個口號的一段期間，不要講位置甚高的人，只是掛許多銜；實際上並未做完本分內應做的事，單以一縣的縣長而論，所謂防空，水利諸差，均是專門人材才做得了，而保安，禁煙，往往還要打仗，做縣長的也和你我一樣，只是一個普通人，就算時間許可，他那來這麼多法寶，足以應付各方，各種難題。因此，最聰明的辦法，在他行外的事，縣長大人只好不問。於是敵機來了，警笛一鳴，身兼防空指揮的縣長仍然同老百姓一樣，隨便亂跑，縣城遭炸，報災了事；洪水氾濫，報災了事；匪寇猖獗，報災了事；……這其間只是苦了若干下級幹部：早晨開會，上午計劃，下午謄錄，晚上躲飛機，或者漏夜趕辦表報。

所以，那時的口號，我以為是針對當時的局勢而言。因為政府已經偏安，地區縮小，人材難得，尤其許多新興的事情，實在沒人能夠辦，不得已只好叫任着職務的人兼，一方面可以節省開支，一方面聊解無處求材之苦，說穿來，其實是並不如何冠冕的事情。

可是此口號雖已過時，而許多大人先生還在憧憬着，他們都是在想用一個祕書，最好能包辦一切公私瑣事；兼掛另一新銜，又可另拿若干津貼。自己的兼職惟恐其不多，他的部下

的事務又深怕其太少，這倒是當初提出「一人要辦二人的事」的人所未料。

二、關於筵席

關於筵席節約，記得已在戰時奉行過了，那時似乎叫新生活餐，規定四菜一湯爲一席，二人入餐堂該吃許多，三人以及四人五人又是許多，似乎都有明文規定。我因爲胃口不大好，大約放量吃去，也不致與法令衝突，於是記不清楚究竟是許多了。至多又是「五分鐘」罷，現在已無人談起。最近政院通過的厲行節約消費案中，有一套附件，是屬於筵席的，其中有兩條，似較過去訂得寬一點，但頗嫌籠統。且引原文：

二、中餐筵席不得超過六菜一湯，西餐每客不得超過二菜一湯，并由當地政府依當地物價限制，每席每客之最高價格。

三、中餐至少以八人爲一席，不足一席之聚餐，以一人一菜爲標準。

第一是「湯」沒有說明，便顯含糊。我所知道的「湯」，在可吃的食品中，至少有三個解釋：如「酸梅湯」爲冷飲，「清湯」「原湯」以及成都之「高湯」爲一種無菜的湯汁，

「鮑魚湯」「腰片湯」「月母鷄湯」「金銀蛋花湯」「番茄牛肉湯」則爲一個菜。在第二條中



我們誠然可以說「一湯」非指冷飲，但究竟是專供喝的湯汁呢，還是一個菜？則含糊不得。蓋與第三條顯有連帶問題。因八人一席才僅限六菜一湯（假如是清湯），如於一人一菜之標準下，則七人尚可較八人多得一菜也。

第二，吃西餐的太佔便宜。依規定西餐每人可以二菜一湯，與吃中餐者比較已多出二菜，如聯合八人入西餐館，用西餐中吃的方式，則八人可共享二十四樣菜之多，想昔年盛傳菜多之漢滿全席亦不過如此。對於此條，我想，恐是擬具辦法的人，乃是喜用刀叉的朋友，要不，便是想到萬一來了國外貴賓，受此拘束，豈不顯得國庫寒酸，不得不讓嗜西餐者有一活動餘地。

第三，依當地物價限制，問題尤多。我們姑不論過去的限價是否有成績，公文旅行是否費時間，我們單以小菜而論，就是平時，在餐館中價目即常有變更，很難規定。例如春末夏初的茄子，青椒等價目，幾乎每天行情不同。記得今年成都在茄子初上市的時候，小如嬰兒拳頭，高懸水菓店中，索價二千元一枚，現在百物高漲那時數倍，而茄子却僅賣幾百元一斤。假如每樣菜都必須當地政府依當地物價限制，則每一當地政府必須分季成立各色委員會，如春天的「豌豆評價委員會」，夏天的「豬肉評價委員會」，「死活魚評價委員會」，秋

天的「螃蟹委員」，冬天的「羊腎委員」亦必因時產生了；甚而我們可以想到「宮保雞丁」加花生米與不加花生米，「蒸肉餅子湯」加味精與不加味精，其價格，均可為委員們的議價爭執之點。當地政府的備查表報，因此又可以浪費若干紙張了。

還有，細讀筵席節約條文，均偏重在「承辦筵席之餐館業」，僅訂有第六條「中西餐館違反本辦法規定，情節重大者，予以停業之處分。」而對於達官貴人之家庭宴客，則無明文。似嫌不甚公允。在中國大凡講究飲食者，通常以自己的廚子為得吃，亦以用自己的廚子做菜請客為最高貴，這還有一個典雅的名字叫「椰廚」。據傳說前行政院長某公便是極考究此道者，其家庭宴客，每視客人之省籍而定。聞其家中，僱有廣東，江浙，平津，四川各省以及外國名廚，酒宴之豐富，菜餚之精美，亦常為南京市中所無。此種大戶人家，照說節約便該從他們節起。而今明文確無規定，當為遺憾。為不避麻煩計，謹代擬辦法若干條如左。

——應接原條文第十一項下面云。

第十二條 凡豪門巨戶不得隨時在家宴客。遇必要時，事先得呈請當地主管機關，取得「家庭宴客證」後，方可舉行。

第十三條 凡家庭宴客，至少以十二人（包括小孩，奶母等）為一席，不足一席之

筵席，以二人一菜爲標準。如遇單數，則以該席年長者得獨享一菜，以寓敬老之至意。

第十四條 凡家庭宴客，得附列菜單報案備查，其價格亦得受當地政府限價。

第十五條 凡家庭宴客，如有特殊好菜，得於菜單中註明「此係本宅拿手好菜」字樣，政府於必要時得隨時免費徵調備嚐。

第十六條 凡豪門巨室不得多置廚役，如係小家庭，則僅能僱一名，未分家之大家庭達十人者，得僱二名，以次，每多主人五名（老少年齡不限）得遞增廚役一名，但須同一省籍。如其家僱有各省名廚，即視爲開餐館，屬於營業性質，當地政府得向其家徵收餐館業應納之各項捐稅。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公佈日施行。

三、關於時間

國人素來看重時間，最早當推大禹，雖然禹是虫是人，尙未被考據家具結證明，但禹惜寸陰的話，總算比西諺「時間即金錢」爲早。對於寸陰，我會用科學方法研究過，可惜所得結果不同，因此一直不敢自詡爲得古聖人之祕。蓋寸陰，當即是一寸日光的陰影的意思，古

人無鐘錶，無法計算秒和分或千分之一秒等，故開口便說「寸」。可是早午黃昏三段時間的日光大不相同。早上的日光，無論以牆或以樹根作例，其陰影往往無法用寸來計算，中午時的日光移一寸，約爲一刻鐘，到了黃昏，尤其是太陽要落土的時候，那種陰影，有時一移就是幾丈，故寸陰究係多少分秒，頗難確切立案。但到晉人陶侃，居然發明「吾人當惜分寸」雖然我們仍然不知分陰究係多少，但國人愛惜時間之精神，在古籍中已得一緊要證明

了。

可是時至今日，不知如何大家都不注意時間，對於古人定價一寸光陰一寸金，都不愛惜起來，而對於黃金鈔票，却又看得甚緊，什麼「及時努力」「逝水韶華」「徒傷老大」等，僅成具文，無人肯信。

我會計算過「定時開會」以前所附帶消耗的時間如下：

午前十時開會：九時半佈置會場，十時工友燒開水，十時一刻到心懶的會員，十一時大約來到出席的半數，十一時半主席到達，彼此點頭招呼，談天氣，物價，打聽消息，交換意見，十二時開會，請坐，吸煙，洗臉，喝開水，行禮如儀，報告理由，約十二時半仍由比較心懶的人發言接觸到要討論的題目：共計逾時兩個鐘頭以上。

我又會計算過一件公文的單程旅行，還得限於本機關發給本機關的，甲機關與乙機關的不在此例，相距在一條街以上的公文往返不在此例——

收到、費時一天，分發、二天，簽呈、四天，擬稿、一週，蓋章、一天，會章、五天，附件、一天，送閱、一天，核示、十天，交下、一天，查案、三天，留存或歸檔或送出，一天：共計三十七天。

我也曾留心過一般人的辦公，茲僅以上午為例，下午多不辦公為例外，請人劃到連辦公時間都不必去者，尤為例外之例外——

八時半（較正式上班遲半小時者，已為側目而視的辦公人員）上班，八時四十分到，五十分入坐養神，九時咳嗽吐痰，約一刻鐘，九時一刻喝開水，二十分吸煙，三十分看報，十時十分開始閒談，費時至少需一個鐘頭，十一時十分如廁，二十分開履取件，三十五分磨墨構思，五十分起筆，約寫字一至三個，下班：共計空耗時間半天。

國人如此不愛惜時間，故最近政院非製定厲行守時運動實施辦法不可了。針對時弊，誠屬善政。但所謂『厲行』，當是嚴厲的執行的意思，我細讀全文，覺得鬆動之處太多，實不屬善政。如關於工作時間，在第二條第二點稱「工作時間應按照規定嚴格遵守，不得遲到早

退，「照文字，至少是如有違怠，便該如何如何，但下文却緊接，「主管人員尤應首先實踐，以資表率。」對主管人員之遵守時間與否僅用「尤應」二字，設或他「不應」呢，在這實施辦法中，却全無辦法。又如關於開會時間，在第三條第五點說：「對於開會無故缺席或遲到半小時以上之人員，由會議主持機關於散會後立即通知其本人或原服務機關。」照文字，這下面至少有如何處罰的辦法了，但是仍然沒有，這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筆調。又如關於宴會時間，在第四條第一點規定：「一、宴會請柬除特殊情形外，應於三日前寄發，並附寄「準到」或「不到」之回單，凡不填寄回單或通知準到而不到或遲到或不待終席先退者，概視為失禮。」這「視為失禮」一語，在此厲行辦法中，要算是最嚴厲的考語了。如果這一條訂在大禹時代或陶侃時代，或至遲如宋儒時代，也許是有不可思議的效力的，惜乎時至今日，彼此都在訕笑「人格值若干錢一斤」，「失禮」這一招，已經不足以維繫人心了。

故如真正要厲行，便應訂得更嚴厲一點。而且也和節約一樣，要從高貴一點的人做起。

麻將與哲學，藝術，及中國政治之關係

抗戰以來，中國最進步的玩意兒，恐怕要算麻將了。

我說最進步，是有進化論作根據的，大凡從簡單的進到繁複的，便是人類文明發達的表現。惟麻將一物，中國確占文明之先，深得宇宙之謎，與牙牌有異曲同工之妙，以視撲克，僅十二萬幾千個變化者，那裏才只倍蓰，故中國的藝術，不能不推麻將為第一。

骰子僅六方，故那數目，只能從一到六，六以上的數目，如用立體表示，在幾何學上頗缺乏根據，於是只得從平面發展。數字在平面上從一至任何數均可，但過多則麻煩討厭，以此，撲克牌亦僅能從一到十，十以上，則代以J，Q，K，以至於A，夫J，Q，K不過英文字之縮寫，遇與十以上發生連絡時，偏讓10、J、Q、K、A之一付牌，美其名曰「順」，看來實在繁扭之極，雖國人打洋牌至拿到如此一付，而報其名為「10 11 12 13 14 ——一道順」亦覺其不倫不類，故撲克在中國除準高鼻子，與青年戀愛男女喜染指而外，中國老太婆與家庭主婦暨社會賢達，實多發誓不打外國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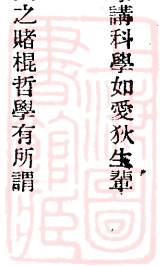
現在且略事論證麻將之深合於哲學的：

麻將之數盡於九，這便是深含數理的哲學，蓋天下之數至九而極，古所謂「陽九」「九宵」「九泉」「禹疏九河」，均是極言數目之頂點。又麻將之玩法，最適宜於四人合作，故數雖從一至九，而每一張則孳乳為四，四與方位適成格局，於是必有東南西北四風。數字與

方向均爲牌中應有之義，而中發白三者之產生，則實出人意外，絕非凡事講科學如愛狄生輩所能發明。

夫牌，必是玩的，必可賭博；夫賭博，必帶幸運，必不能科學，國之賭棍哲學有所謂「多帶運氣少帶鈔」，確爲個中經驗語。以此，牌中名色，不能太落實際，應有幾種神出鬼沒的東西，穿插其間，方有變化無窮之趣。自己作莊家，天然覺得東風可愛，對南西北三風，則不發生興趣，然中發白三種於諸牌中不生不貼，亦無方向連繫，却讓你可愛，其故便在一碰便算一番，別人加倍的給你的錢而已。但。如仍從四家着想，仿東南西北之例，似乎應該再添四塊什麼，方爲合式，可是自發明至今，什麼都有人願想辦法安頓，惟此，獨付缺如，這就是所謂抱殘守缺，或保持這種缺陷美，原是哲學之道歟？

還有，麻將能養成你堅苦卓絕和平奮鬥的哲學精神。如仍以撲克來說，你雖在場中，但並不勉強你任何一牌都必得參加，你常可袖手旁觀，在雲端裏看廝殺。麻將不然，在約定的圈數之內，你必得牌牌都在，能和牌固然要打，就是手氣惡劣，一牌不和你亦必按部就班的打下去，你不能把牌拿起來看看說，「這一牌我派司了，讓你們三位。」而且從打牌的例子來看，你倒的確動不得氣，那怕你性情古怪，或是權高位重。你坐在牌桌子上，却只有向



「牛骨頭」陪小心，一點動氣不得。傳說，袁項城要死的前幾天，在「宮」中打牌，一牌滿貫的清一色被他的某姨太太前擋了，直氣得吐血摔牌，結果還是沒法，草草終場了事。所以，在麻將桌上，只有和平奮鬥，怡神養氣，結果到也許人定勝天，還可以獲得慘痛的勝利。

現在我們再略論麻將之合於藝術的：

國人之考究打麻將者，首推竹背骨面，而樹膠的或外國的不與焉。竹背必採背紋細密如一者，牛骨取色白質堅者，桌面用紅木者，襯以彩色籌碼，象牙骰子，雪白磅紙，然後色彩鮮明，雜以清脆的牌聲，旁佐以好茶點，四人竹戰終日，據云：可避一切刀兵水火，或頭痛牙疼痢疾諸症，非有如此藝術的環境，何能臻此！

國人素喜雕刻，以此，鐵筆藝術，發展於打麻將者，花頭極多。我曾見一付牌中，有四個么餅，中刻八仙，人物如蟻大，極為細膩。至於財神聽用，梅蘭竹菊諸種花牌，猶其次焉。

因玩的東西，如此其藝術，故積數十年之經驗（有謂麻將傳自明代者，當與今日之牌不可並論），又加以抗戰期間，洋貨來路甚稀。高人雅士。集中往麻將發展，於是玩的方法，

因之日新月異，洵爲藝術界中放一異彩。

聞諸常打麻將的云，近年來麻將的打法，約分四大類，一爲照舊時的打法，稍稍變通，不算「和」（四川名）「符」子數，其餘花頭番數照舊，是名「老坎」；二爲全花樣，即有所謂幾條龍，姊妹花等，番數以倍計，錢如倍算；三爲花樣與第二類同，番數却以梯計，錢以遞增算；四爲抗戰花樣，即除全花樣之花樣外，尙有所謂「七七」「一二八」「九一八」等，以示打牌不忘國恥之至意。除上述打法而外，我還看見一種，附加許多其他的賭彩，一牌倒地，算牌的花樣，三言兩語便了，而一算到開錢，則各家各樣，局外人看來，甚爲麻煩，在牌桌上的却頭頭是道，名目之多，如非腦筋甚爲藝術者，絕對弄不清楚。

現在我們再論麻將之合於政治的。

麻將與撲克之作風完全不同，此中却可悟出中國與西洋的政治觀念。撲克的打法，是一拼一，或一拼二以上，但皆各自爲政，互不取得連絡；橋戲的玩法，比較進步。不過亦是暫時與對家作技藝上的合夥，而彼此之牌，仍然各不相干，絕不能因合夥那家缺乏或多了某種牌，而與之截長補短，故其變化趣味，遠遜於麻將。以此撲克牌在政治方面所表現，是孤立的，鬻鬥的，對拼的，甚而是單純的欺詐的；橋戲先得連合一家共同對付敵人，已不合自立

更生之道，還要在事前虛擬，來一套口頭威嚇，實嫌粗俗。以此橋戲在政治方面所表現，仍是對拼的，乃至單純的欺詐的。麻將則不然。形式上是以一敵三，但敵我之間。界線非常微妙，並無表面的絕對的衝突，且時常化敵為友，共同合作，儼然人人為我的政治意味。例如吃牌碰牌，均為別人幫忙，和牌的機會亦常是別人湊成的為最多；且萬一某牌中，某家擁有大牌姿態，其餘三家常採連合陣線，扼扣緊要犯賺之牌，以設合一家不慎，放了大炮，縱然其他二家涵養功深，不事埋怨，自己也覺得技藝太瘟，難乎為情。其次，麻將所表現之和平奮鬥意味，極為濃重，故常為平等之象徵。下棋這個玩意，幾純屬於技術的，以其全用技術爭勝負，稍微火候不到，便有失着，最易惹動肝火，因下棋而口角打架者，數見不鮮，人們亦見慣不驚，視為常情。以此，家人父子婆媳極少下棋，傳說，段祺瑞執政自負國手，而實際下不過他的大少爺，某次，棋癮大發，電促其子來平，商議要公，抵門，則已棋子擺好，不容分說，下將起來，臨到局將終結，執政已大負，推枰而起，怒斥其大少爺曰：「爾來何事？快快滾蛋！」大少爺只得鼠竄而去。

惟打麻將則無人願來如此一手，蓋牌如打得欠佳，除輸了技術而外，還得輸錢，輸技術而發牌氣，尚情有可原，輸錢發氣，一般評論為「輸不起」，這三個字的考語，最為打麻將

者所忌諱。故打麻將的，發氣時無非捧牌，或至多止於口角，而打架之事，我無聞焉。是以家人之中，常發生對立作用如婆媳者，亦可暫時放下各種閒氣，同桌打牌至於三日三夜之久，面不改色。乃至夫婦之親，照理不能同桌賭博，而獨打麻將則可，因麻將變化太大，每無法控制，夫婦感情縱好，亦常苦於在麻將上扣不起手，雙雙輸錢，彼此下場，背人互相埋怨者，其例幾遍於全中國。紅樓夢裏，史太君打牌最靈，熙鳳爲了耍耍她的大手腕，騙騙整數的銀子應用，不能不讓她老人家占點小便宜，因此串同其餘兩家，故意打不和牌，輸錢與她，然後再趁其高興，大把的銀子從史太君的箱底掏出來，借給熙鳳。打牌的政治手腕經熙鳳如此運用，實係創作，的是可兒，但此事並不甚易，非得三人同心，專對付一家，實難於造成這種一面倒的局勢。

故嚴格的正常的麻將，不論桌上四人，是親友，是生人，是上司下屬，老師學生，在風格方面，却一律平等。不能因你是長輩，你就該多和兩牌，不能因爲你脾氣不好，我就該非打給你和牌不可，亦不能因爲你太好，我單獨就可讓你贏下去。所以人格和地位及其他一切，在麻將牌前是絕對的平等的。

但，舊式牌中，中發白與東南西北四種風，有三張者卽爲一番，這和筒索萬幪有高下之

分，經重之別，故在抗戰期間，國人幾經研究，覺得這還够不上民主，以此便設法把筒索萬價值提高，遂有所謂「無字」加一番，「清缺」算三番等新花樣，於是中發白等在麻將中遂無特殊地位；又進一步爲了減輕上下手之隔閡，調和同桌四人之感情起見，增加幾種新花樣：全牌是自己單獨打和者曰「不求人」；僅所和之一張牌係別人打來者曰「門前清」；全牌係吃與碰，單釣之一張亦係別人打來者曰「全求人」；四列爲吃或碰，單釣之一張爲自摸者曰「金鷄獨立」。花樣翻新，名目雅緻，而民主之意味大顯，除人格外，牌格亦以平等，長期抗戰之功，於麻將打法之發明上誠不可沒。

其次，運用政治手腕於竹戰之中，據我的見聞，尙有幾事值得敘述者。

一是屬於作戰的方法：據說，（甲）打牌應具抱最後勝利的決心，一上場就得精神飽滿，始終不懈，無視敵人，輸了三五個滿貫，要認爲不在乎，千萬怯戰不得，這是上策；（乙）打牌，對付三家要採取三種不同的方式，對下手要很，不讓他輕易得自己一張牌，對方要欠，即是他如和了牌，不要把錢給清楚，或是少算番數，目的在激他起氣，無從發洩，必定要亂打牌，對上手要埋怨，亦是讓他生氣亂打之意，夫然後自己心氣和平，腦筋清醒，以捉摸牌的變化。這種打法，以較甲項，自然落了下乘，爲高等牌客所不採，但確能常

獲致勝之道。

二是關於作戰的政治故事：傳說，狗肉將軍張宗昌與幕僚打牌，手殊不好，某牌做索子的清一色，單釣么索（么索，在牌中，通常刻爲一鳥），久久不見人打來，萬分不耐，忽有人打出么餅，狗肉將軍大喜，倒牌呼和，幕僚問之，曰：「此麻雀吃燒餅，較清一色更多一番也。」衆瞠目不能對，只得如數開錢。跟着，另一牌，其幕僚某，亦效將軍，用麻雀吃燒餅，將軍堅不承認，告之曰：「麻雀已吃燒餅在前，不能再吃了。」和牌之幕僚，恍然大悟，只得作罷，於是賓主方盡歡而散。這個故事，作機關首長者，以其有背民主之道，雖不能學，但當部屬的人，一旦遇着這種場合，確要留意，不然，往往後患不堪設想。

另一故事，便屬於釀出後患者，民國八九年間，我的故鄉，戰爭頻起，幾無甯歲，某次，圍城中，商會會長及本地士紳，奉陪駐防某團長打牌，團長手不順，某牌，於提槓時，衆人皆見槓上有一紅中，而團長手中恰爲一對，其餘一塊，被人扣留，無法，團長只得用另一張掉換槓上的紅中，其牌遂和，但立即被商會會長發覺，與之爭論，其餘二人亦不承認，團長無法，變色辭去，約三日，城陷，團長走，又遲一月，團長另率新兵，攻入本城，升爲旅長，長全城一切文武大權，縱兵擄掠三日之後，便向商會會長下手諭，限期三日，激大銀

元十萬個，會長羅掘俱窮，不能應付，終被吊打一頓，納洋五萬個，事始寢。其後，旅長找人曉諭之曰：「你以後還扣我的紅中否！」

另一故事，則因善於臨機應付，便得縣長肥缺。防區時代，某軍長與其部屬打牌，其一牌，軍長乃清一色，和二五八筒三張，對方發出二筒，軍長得意之至，急呼滿貫，立即攤牌，其上手某適和嵌二筒，見狀，只得按牌不動，徐徐移向軍長，曰：「軍長，可惜我這牌，和得這樣好，竟致沒有來的。」詞畢，即將已牌反扑，亂於堂牌中。軍長大喜，翌日，便下條將和嵌二筒者，放去作縣長了也。

上述三事，雖屬於麻將的旁支，但亦可證明這件玩意兒在中國政治史上運用之廣泛。國人男女老幼，據說正好為四萬萬，如全部發動，以打麻府，則剛剛一萬萬桌，人數之巧，無過於此，大約這種表現民主風度最適宜的工具，以後，對於牠的哲學的藝術的以及政治方面的，恐怕只有更為進步的了。

（十月六日夜寫於左鄰右舍一片麻將聲中）

懷柔，媚外，恐日，及其他諸般雜症

得天獨厚，在世界上恐怕無過於中國的了。無論氣候，物產，都有點像「父是天官子狀元」，我們只要優游自得，生活其中，好像就會無災無痛，百病不生，與天地終老。於是很早就有人唱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太平歌，雖然有人認為這是中國的，最古的反帝國主義的傑作。其實如果細細玩味，簡直是一付不愁穿不愁吃週身無病的口吻，以此羸政先生便打算一世二世而至於萬世，西晉時代的兵荒馬亂，胡騎縱橫當中也居然有人高唱：「北窗高臥，自謂羲皇上人。」就在抗戰期中，日本疲勞轟炸之上，有若干高明之士，躲在後方偏僻城鎮，常自認「此間太平無事。儼似桃源。」最顯著的例子，還可以舉得出來，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以前的北碚，達官貴人，文化鉅子，紛紛在那裏買田置宅，一致斷定，此是文化區域，並無空防，日本飛機絕不會來盲目轟炸，大有「此地無銀三百兩」，高枕無憂之味，殊不知就在五月二十七日以後，一連三次大炸，人蓄房宅親受痛苦，連清華大學的善本圖書幾大箱，一併由別處移到北碚河壩，炸得精光，才恍然敵人是這般毒辣，大出我國人們意料之外。上述諸例，並不是說我們愚笨誠實，但頗足以證明國人實在一向過慣養尊處優的土紳糧日子，很煞空心大老官，皮膚細細，骨骼鬆鬆，神氣儼然，却經不起風霜，乘不住外邪，一旦逼來，手忙足亂，無法應付，必定要弄得元氣大虧，呻吟床褥，疑神疑

鬼，笑話百出，然後才來病急亂投醫，或是安慰自己說，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誠然，在歷史上中國也是有所謂外患，古代的，如像陝西人越過黃河去打河南，中古的，如像四川人出秦嶺，甘肅人到陝邊，都叫外敵入寇，致於蒙古南下，滿清入關，在某一時期的，也教漢人「怒髮衝冠，滅此朝食」過的，現在國人已經把這些腐脹通通只算在麻將的新花樣裏頭叫作「五族共和」，沒有人再記那些仇恨了。但在當時，這些外患，也會讓「中國人」傷過腦筋的，尤其是後述的兩種，事前既無法對付，事後一直還弄得若干年，若干地方深受痛苦，不易恢復。前人對於這種天外飛來橫禍，大約也看出這種病實在害不得，但也無法改善這個環境，或者注射一些血清，以備抵抗，只得開出一個藥方來，這個湯頭名字叫「懷柔」。

所謂懷柔，本是彼此不過硬，大家馬虎點講相好的意思。但是中國舊時成語，素來注重一語雙關，或一詞數義，懷柔在骨子裏固是同外夷講相好，可是在表面上却非常雍容華貴，含得有我們是泱泱大國，着重道德仁義，不來侵略小邦的意思，這種作風，極像土紳糧對付他地痞流氓那種「我不惹你」明明心裏有點含糊，偏偏嘴硬的神氣。

懷柔的對象，僥倖遇着先後天都較我們更軟弱的，自然也有效驗，如像史不絕書的「高

麗納表稱臣」，「交趾進來白象一隻」，「蘇門答臘年貢藥材十斤」等，其實暗地裏我們何嘗沒有回敬，人家白象一隻，我們也許去了肥豬十隻，藥材十斤，也許去銀一萬兩呢。不過士紳糧照例只看來賬，一覺順眼，心裏便樂，同時，感覺得自己的國家，也越發泱泱起來，大約天下惟我獨尊，永遠太平無事。如果遇着不受王道的，偏要和你硬來，連你顛轉回去向他「納表稱臣」，「年貢黃金若干斤，白絹若干匹」，他也不肯，或者竟敢南下牧馬，或者劫掠沿海一帶將近二百年，或者舉旗焚香，書七大恨，禱告上帝，然後進關，結果，胡裏胡塗，鐵桶江山，就斷送在你過去懷柔的對象之一的手中，這多是當時泱泱大國的國民做夢都夢不到的怪事。

饒是如此，事過境遷，國家的版圖到的確愈來愈大，別的教訓記不得，惟有這自命為位居天下之中的堂堂華胄，特別記得清楚，於是這懷柔病，就愈陷愈深。

但這病，在古代還害得起，所謂閉關自守，或是關起門來稱大王，打腫臉來號胖子，均無不可，直到近代，工業昌盛，恰好是我們這個以農立國，唱「帝力於我何有哉」者的致命傷，海禁一開，跟着這個毛病，一轉而為媚外症去了。

蒙塵集

記得什麼筆記上載過，乾隆某年，英國使臣入京覲見（那時的英國是被翻譯為「曷暗

喇」的，在國名的每一字旁添一口，是表示視爲夷狄一類的意思），清高宗傳諭，非叫那位使臣在大殿上行跪拜禮不可，否則彷彿還要問一個什麼罪兒，據說來使被禮部衙門的人弄了他圈套，硬向皇帝磕了頭，而回國去奏給英皇認爲是受了侮辱的。這一事實，極可證明國人素來就不知道什麼叫外交，而這一次的表演，恐怕在懷柔這一個節目裏面，要算最精采的了。

乾隆到底是幸運的，所以晚年來自號爲十全老人，這虛面子在他手裏竟糊到六十年之久，嘉慶就不行，咸豐更糟羔，輪到道光，便已經開始給我們留下國恥紀念日了。

但在海禁初開的時候，紙老虎尙未十分戳穿，國人仍然漠視一切，甚且還冒充各種內行，慫恿昏聩無知的士紳糧頭兒，去闖下滔天大禍，鬧到無法收拾的地步。這裏，且引李劫人先生的『前事不忘』，使剛好把從懷柔到媚外的過程，補敘明白：

「清末之世，地球韻言海國圖誌等書，已經在坊間發賣了，而一般在朝廷做官的進士翰林出身的讀書君子們，猶在講天圓地方，猶然在講『北方壬癸水，故極寒，宜有冰洋，南方丙丁火，應極熱，何得亦有冰洋？請治以邪說誣民，欺君罔上之罪！』當第一次中日戰爭時，竟有御史上書曰：『臣聞日本之東有大國焉，曰荷蘭，請賂荷蘭，以夾擊日本。』而堂堂兵部侍郎（今國防部次長，絕非單獨之陸軍副總司令也），於朝堂之

上，以勞回京陸見的駐英公使白：『三年舟居，無乃太苦？』公使薛福成告以仍居陸上，乃大詫曰：『英夷亦有土地乎？』即庚子年，以官兵同義和拳圍攻東交民巷各國使館時，一般親王貝勒尙書侍郎總督巡撫大卿少卿等，尙力向慈禧太后拉那氏保證曰：『洋人聚於使館，其數止次，使館一下，洋人盡矣。』以這樣一大羣渾蛋，處於朝廟，而又加上一個無知的老嫗提挈其上，光靠一個略諳國際情勢的李鴻章周旋其間，獨當其衝，試問當時的中國外交，怎甚能辦？而且李鴻章縮了下關條約回來，被了刺，流了血，虧得善於撒賴，方把日本氣焰壓低了一點。而朝野間反而造起他的謠言，說他的兒子招爲東洋駙馬，所以他認了輸。上下無知至此，自無怪乎庚子之前，猶臆然以天朝自居，一切不管國際通誼，而只曉得一本乎我孔夫子的尊王攘夷的大道理。及至庚子以後，因爲鐵拳已打在那個無知老嫗的臉上，於是胆怯了，就由她領頭，只要是洋人，管他傳教士也好，政府人員也好，教育的老酸也好，科學家也好，甚至流氓痞子也好，專門賺錢的生意人也好，只要惠然下顧，無不奉爲上賓。而且只要是洋人，管你是八強的也罷，是無國籍的也罷，一律奉爲天神，放個屁，也等於上帝的詔告。……』

媚外的病症，就是這樣一天更比一天害得更深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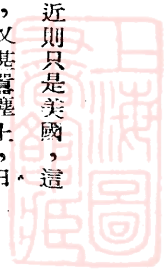
甲午這一戰，對頭是日本，庚子聯軍，這對頭是八強之一，偏偏這對頭又隔離我們最近，我雖不惹他，他却不甚知趣，常常要來找我們的麻煩，一來就又不大客氣。故袁大和尚怕了他，逼着訂了廿一條，張大鬍子也怕了他，反而還死在他們的手裏，以後，還有北伐，還有九一八，還有從九一八到七七那一段，我們都在恐日的過程中生活着。甚於七七以後，患恐日病最深的人，還要千方百計的跪到敵人懷裏去倚靠着，彷彿才能活得下去。這其中有所謂「武裝走私」，「經濟提攜」，「冀東自治」，「不抵抗主義」乃至「豔電」等，如果蒐集起來，材料之豐富，內容之滑稽，其實是不下於害媚外病那一段時期的王公大臣之下的。我還記得一事，在抗戰前一兩年，全國各大報彷彿有一個不成文法的規定，即是凡遇報導有關日本的消息時，不論內容是什麼，一律冠以「某國人」的稱謂，這情形頗像希特勒用飛彈襲倫敦時，倫敦婦女直呼之爲「那話兒來了」，恐怖之情，溢於言表。而那時所謂某國作者，到反而處處在文字上挑眼，其嚴格還有勝於當時的郵電新聞檢查人員，有名的『新生事件』，便是因爲『閒話皇帝』一文而犯了大不敬的。

抗戰這一個刺激，給與中國的確是够大，但此時似乎還在咀嚼領略回味當中，並不會一下就醒悟過來，好像這一劑藥雖然極爲猛烈，對正了症候，却因爲過去病患太深，不要說立

地健康強壯，一時連『復原』都還不能辦到。

首先，在抗戰的前期，曾經是和蘇聯很講朋友的，後來却是英美，最近則只是美國，這病情也就害得相當複雜，而每到一頭都按捺不住時，『自力更生』的調子，又甚囂塵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百病不生的情緒，又在我們的腦筋中復活起來了。

我非醫生，我也非如彭玉慶那般神經過敏，看見內河中乘風破浪衝過一條小火輪，便嚇得吐血而亡，但我覺得時至今日，不特大事胡塗不得，連許多小事也不應該胡塗了。論語一三八期的編輯隨筆中，編者說：『最近有一件事聽到了令人啼笑皆非：對日和約迄未簽訂，外交部以及若干官方所認定的『專家』都在研究擬議方案，關於日本工業水準問題，外交部會非正式主張一九二八年的水準，參政會對日和約研究委員會草擬的對日和約草案，也主張一九二八年，而據十九日大公報短評稱：『世界經濟蕭條是由一九二九年開始的，日本也會受到影響。一九二八年却是日本的景氣之年。那一年，日本工業生產的總值，比一九三〇——三四年的平均還多出了二億四千萬日元。我們反對美國提議的一九三〇——三四，却主張水準更高的一九二八，豈非錯誤。』這真使我莫明其妙。你說外交部無人才，或對日和約研究委員均非專家，他們都不承認。你說他們有意搆通日本，特給好感，這也決無此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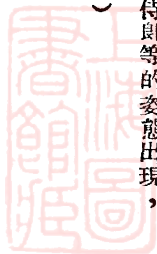
他們竟就令人莫測高深的擅作主張了，官方的幽默，論語同人亦爲之驚奇。」讀此文後，令人確有同感，同時，這一類的專家，又儼然以庚子以前的進士翰林御史侍郎等的姿態出現，豈非歷史上的奇蹟？

(三六、十、十一)

選舉二談

這一次的選舉，內容雖然分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以及其他，這幾種還有男女性別之異，但我們對於這次選舉却沒有新鮮名字，亦一憾事。

我對於這次選舉，本不發生興趣，其理由如下：第一我沒有錢，據說單印選舉名片，就得花時價好幾十萬元，這就無法；第二我沒有時間，近來我的時間，計每日按時分配，約爲寫作，坐小茶館，看任何書報，率領兩個孩子玩耍，實在沒有回鄉一行競選國大或立委的機會；第三我沒有人緣，自然，朋友我是有的，不過我的朋友並無胡適之之流，也無社會賢達，要他們替我義務拉票，或者出力支持，我只有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朋友。但是，選舉却不能因爲我不發生興趣而不舉行，而另一方面對於選舉發生興趣的，却不可數計，近來更是報不絕刊。有些報紙且特爲各項競選人士，特闢專欄，題名介紹。可見這件事情，原在目



前，最爲吃香。

爰將最近所看到的或聽到的有關競選的花頭，分爲介紹、客氣、武力、油火、迷信五項，舉例說明如左（爲了篇幅關係，茲篇僅舉介紹類），一則就權當自己也過了一次選舉的癮，二則讓對於選舉發生興趣的人，一旦競選起來，也有所依據，這真是於人於己一舉兩得的事情。

甲 介紹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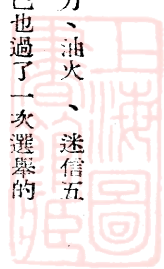
例 一

趙懋華競選立委

主男女分工合作

趙女士，四川南溪人，曾先後畢業於天津女子師範學校，……（以下履歷略）

最值得介紹的是趙女士在制定立委選舉法和制定動員法中的工作表現。動員法制定之初，部份立委認爲女子既要求平等，則于服兵役一權亦應同等待遇案，即于立法委員會席上發表其對「界女平等」四字之解釋：「女子之爭取平等並不以男子爲對手，更不以男子爲敵人，女子之爭得平等，決無損於男子之合理地位；換言之，女子得進一步，決非



男子須退後一步。女子所爭取者，爲與男子同等之「人」的「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然男女有別，體魄不同，男子服兵役，女子服勤務，此決非女子之自弱也，且古有明訓「生聚教訓」，如女子亦與男子同赴前線，則次一代人民之養育訓練，又責諸誰人呢？惟有合理的分工合作，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並且訓練勤務，應盡量於家庭，與婦女以便利。」

對於女性競選之態度，趙女士認爲：「凡事必慎於始，就目前事實言，選舉已有越乎民主作風以外者，女性當茲競選伊始之時，希望絕不染得此種惡風，否則前途不堪設想。」……

在這一段新聞前面，還有一節爲「現任立法委員趙懋華女士，最近返蓉參加立委競選，記者往訪，正值高朋滿座，渠由京中生活談到國家幣制政策，口若懸河，座客頻頻點頭，」云云。以一位現任立法委員去競選未來的立法委員，首先就給與選民以駕輕就熟之感，其次，主張「男女分工合作」的政見，自然也是對的。尤妙在討論服兵役的題目之下暢談「男女平等」的精髓，連我也要「頻頻點頭」。原來男女平等之說，還「古有明訓」。但是據我所知道「生聚教訓」的故事，來自勾踐，當時因爲越國打了敗仗，缺乏壯丁了，越國施行獎勵生產集中訓練辦法，被伍員看出，苦勸夫差，要趁早下手，嚴厲管制勾踐，防他將來翻身執

仇的警戒語，似乎與男女平等無關。不過，服兵役這件事，一定要女子去幹了才算平等，我也決不同意，果然立法委員非如此立法不可，我想，將來萬一全國選出來的立法委員全是女的，那如果訂出一條男女平等法律，條文爲「任何男子至少都得替代女子生產一次，始也獲得平等地位」，那豈不過於麻煩？以此，趙懋華委員的「訓練勤務應盡量子家庭，與婦女以便利」的意見，無疑地是能「博得大多數贊同」（成都新民日報原文）的了。

例二

劉克莊競選國大

主張教育改學制

教育會國大選人劉克莊女士，民十四年畢業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數學系……（以下履歷略）

……以渠之競選主張及現在準備相詢，她說：「我是要爲教育說話，爲教育呼籲，對政治我還沒有興趣。」她認爲：「中國教育的失敗，學制要負大部份責任，尤其是中等教育。」她批評現行的「三三制」，並提出改進的新辦法，實行「四，二制」，她說「四，二制」的好處是：一，可以給不升學的初中生多一年的學習機會，二，最後二年

可以視為大學的預料，升學的高中生可以減少大學一年級的課程複習，也就是增加了大學生的研究時間。」（略）

女子教育及家庭教育，劉先生認為特別重要，她說：「國之本在家，家庭的興衰，也可以表示國家的強弱，而家庭的責任，則以女子為最直接，所以女子及家庭教育是最根本的一環。我為着要教我的學生有擔負家庭使命的責任感，所以我也常常向她們說：在社會裏并不是生活，在家庭中，才是真正的生活。」

對於競選，她說：「我的學生們把我催促得沒有辦法，所以我就當仁不讓了。」

湊巧得很，這例一例二，雖然內容不同，但都是「介紹女子競選」的材料，我也只能說我是站在尊重女權的立場，所以首先舉出她們的例子，不厭其多。其次，這兩篇到都真實，毫無扭捏的毛病，有有些坦率的詞句，反而勝過其他男性的競選介紹，譬如劉克莊女士的「對政治我還沒有興趣」和「我的學生們把我催促得沒有辦法」二語，無論如何要比那些男性的「本人本不願參加競選，因為本地大多數公正士紳，堅持推舉本人為國大候選人，固辭不已，只得勉力參加」云云，要真確得多，也要可靠得多。

還有，劉女士的『三三制』和『四二制』，如係加法，照字面得和同為『六』，但是那

好處中却有那麼些道理在內，這倒是一定要在數學系畢業的人方能算得出來，我也只得認爲其中確有至理。還有，「家庭的責任，則以女子爲最直接」，這理由，也是我到讀此文時，才恍然大悟。原來，我也是一個小公務人員，每月家裏都全憑我所收入的些微的「生活基本數」與「加成數」過活，時常感覺得這個責任實在負擔不起，早想把家裏的人口疏散一下，或咨遣回籍，或另外替我的太太找個工作混混。有這麼一天，一面我拿着才發的新待遇，一面我得到所托朋友替太太謀事的完滿答覆，心頭高興，邁步回家，立刻對太太說，「薪水也增加了，你的差事雖苦而小，但也有指望了。」說時，心裏頗順，自然有點在這家裏惟我獨尊的神氣，彷彿一切都可由我負得起責。殊不知太太深以爲不然，一連問我好幾個問題，如「你來管伙食？你來管煎菜做飯？你來管兒女們的衣服？你來管……」之類，我一聽，不覺如果要她去幹工作是極不合算的事，同時，已經顯明地指出我這個家庭，原來全虧她直接主持，不然早已解體。讀前例二後，仔細想去，我的確處處都處於間接的地位。因此，我對於這篇競選國大代表的詞句，甚爲滿意。不過，前例中有一句「在社會裏并不是生活」，到底費解，我想了好久都想不通，也許是另有根據的了，只得待查。

戲擬一則競選宣傳品

同胞！我爲什麼要競選國大代表呢？因爲欣逢民主高潮當中，所爲民主也者，乃上山打虎，見者有份之謂也！所謂競選也者，乃中原逐鹿，是誰分得一腿之謂也。看一些省參議員服補品（代註一），借呆賬（代註二），以督糧名義，領公款下鄉競選（代註三），以士紳的姿態，借公糧經營商業，不到三年，就告解決，心焉羨之，竊以爲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於是競選興趣，油然而生。

鄙人行年四十又五，幼年曾入小學，熟讀「人、手、足、刀、尺、山、水、田、馬、牛、羊、雞、犬、豕」。嗣鑒國家多故。乃投筆從戎，矢志澄清中原，于民國十三年任討賊軍第二路第一師第九旅排長，民國十六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九軍第五師第六旅連長。因傷退伍，轉任四川懋功縣政府禁烟室主任（代註四），搜查烟毒，卓著成績。後回鄉任聯保主任。抗戰軍興，改任鄉長，在征兵征糧與特種工程（代註五）諸要政中，曾有驚人表現。後以積勞成疾，自動辭職，一面包碾糧谷，一面奔走于十六區及大小涼山各縣，偵察邊地，經營商業。積數年之經驗，洞見中國社會，黑白不分，而工業更瞠乎其後，非提倡化學工業，加強生產建設，不足以樹建國之宏規，乃獨資創辦嗎啡工廠。

七家，獲利頗厚。復慕朱家郭解之爲人，與當今遊俠之士，往來甚密（代註六），當道諸公聞而折服，寵以顧問諮議之頭銜，卽京中顯貴，亦時以函電相問存。不虞之譽，某何敢當？只有一心向善，曾于前年某校游藝募捐，慨然捐助關金二千元，今年川西大水災捐助法幣五千元，因之，一鄉皆稱善人焉。此番選舉，友人再三婉勸，情不可却，謹出而參加，自信選舉之前，油大禮物，決不簡慢，當選之後，公事私事，決不喊黃（代註七）。邦人君子，如荷同情，請惠賜一票。

（代註一）參議員服補品，事出去年暑天閉省參議會的時候，四川省衛生處忽派員至場，向所有參議員普送美國救濟中國難民的藥品，如維他命丸之類，時值每員約得五萬元以上之補藥，一時輿論大譁，認爲衛生處變相行賄，以杜參議員之口。

（代註二）借呆賬，事出省銀行，年來四川省銀行，例有呆賬，所呆賬也者，便是有人借，無人還，而又無法去收回的賬。據傳所借之賬，有用機關名義者，有用私人名義者，數字頗大，與年俱進。

（代註三）領公款下鄉競選，事出前月的督糧團，此事亦係社會聞人所幹，今竟忘之也。

（代註四）四川懋功縣，與西康毗連，爲有名的產煙區，據傳，作該縣禁烟室主任者，爲一肥缺。

（代註五）特種工程，指抗戰末期建築停留起飛的空中保壘的機場而言，四川築此機場之縣，有七八處，當時爲中國出民工，美國出建築費，鄉長縣長從中撈摸油水。

（代註六）當今遊俠之士，爲四川哥老之豔稱，據云，這類哥老在此次選舉中，極具力量。

（代註七）喊黃，四川熟語，該說了不算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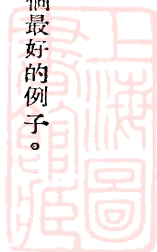
這例三，是有作者的，筆名爲小鐵椎，爲成都新新聞的名短評家。截至今日，我與這位小鐵椎先生尙無一面之雅，故我在這裏舉他的文章，並無阿其所私之嫌。但此君寫有關四川尤其是成都方面的文章，確寫得極其老辣熟練，爲憂世之人所願讀。惜其文中，常多四川新典，非外省朋友所悉知者，故於前例，特代爲加上數個註釋，以供同好。我常想，論語同人遍中國，如小鐵椎先生之輩，在現代的政局之下，恐防無論何省何市，都有幾位，如論語社能將此等人，約請一堂，每期爲論語撰述，豈不快哉？

（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二次為官

有些事情彷彿是永遠夾纏不清的，關於我的送請『任用審查』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任用審查，是說你做了官，要經上級長官任用，看你的資格符合與否，就得拿你的經歷去審查一下。這辦法，在以前很簡單。我有生以來，截至現在，一共做官兩次：前一次是在十四年前，官名叫『指導員』，職務是指導「通俗」的人看圖書，那個機關就叫「市立通俗圖書館」，上面僅有一個比我較大一點的官叫指導主任，這間市立的圖書館直屬市教育局，局自然該屬於市長了。我和那位市長，一直沒有見過面，大致我怎樣的來又為何中途而去，他是不會知道的。可是那位局長偏生有位弟弟，和我同過學，而且在同學的時候極相得，一別數年，我們在那個『市』無意相逢，他知道我正在閒着，硬把我介紹給他的大哥，去到新成立的通俗圖書館中充當這麼一個小小的官兒，月薪記不清了，大致不會超過三十元。我因為通俗二字在那時聽着甚為新鮮，且有圖書可讀，又是才開辦的，自己年輕氣盛，心想，也許生平所學（誠然我並沒有學過通俗）總可借此顯露一下。於是一言為定，買一張履歷片，把上面的『姓名、年齡、籍貫、出身、經歷、五大要項填上去，便交給那位介紹我的友人。



記得在寫經歷的時候，因為想到自己才畢業不久，僅僅教了半學期書，就雲遊字內起來，到漢口、到北平、到廬山、又回進巫峽、這兩年多的時光，僅寫過幾篇短文在上海出版的雜誌投稿，不能算是什麼『經歷』所以只好在那履歷片的末一項下填了一個『無』字。那位友人當時還怪我不會作官，怎麼不假填幾項進去，我問他，有什麼好處？他說，以後對於你的年資，考績，加薪等等都有關係。老實講，那時我對於年資這些名詞，既不大明瞭，又不發生興趣。但看友人替我着急的神氣，我也着實心感。——現在聽說他已逝去將近十年，在此爲了紀念他第一次拉我進官場的好意，我深深悼念他。

履歷片去了沒幾天，他就來引我去謁見他的局長大哥，經過尤其簡單，大約寒暄兩句就分別了。而一直到現在，竟沒有第二次會見這位局長先生。再又過了兩天，我奉到平生第一張有官印的委任狀，便進了那所市立通俗圖書館，充任指導員了。

進館以後，我仍然不明白這個機關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滿以爲會着那位主任，他該清楚。殊不知，才竟有那樣奇怪，他是平生第一次知道圖書館三字可以連成一氣當着機關用的。主任身材頗爲高大，極具主任規模，只是臉色太爲青白，顯得無甚官威，他的來路和我不同，是局長的至親，據他說，寫『無』字履歷片已經是件麻煩事了，他就沒有幹。其次，

談到館務，經費，組織，以及其他有關事項，他只聽我滔滔而談，並不發表高見。但他究竟是老於官場，經驗宏富，他和我談了兩次之後，便把職務分派清楚：他管經費，伙食，鎖鑰，見局長，上茶館，會朋友；我管圖書編目，指導民衆閱讀諸事。這一來，似乎增加了我的雄心，因為開館在即，館中除了他和我而外，只有一個官居「館丁」之職的不識字的老工友。我不得不晝夜加緊工作連帶還訓練「館丁」了。

果然，我到職的第二天，便來了幾排竹篾裝的圖書，和幾個破爛高大的書櫥，這就是我的業務的主要對象。且喜館址甚爲窄狹，一間三四丈見方寬闊的閱覽室，被書櫥一擠，便只能安置五張小條桌兒，我費了很多的心思，還利用書櫥，作爲牆壁，中嵌一張條桌做櫃台，我準備像掌櫃似的以後長期坐在櫃台後面的小獨凳上，凳後靠緊真正牆壁的是一間單人牀，睡在其中，簡直是臥擁書城了。但最令我感到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到不是櫃台以內的小寢室，而是那幾篾圖書。憑理想，這些圖書雖不一定全是繡像通俗小說，至少也應該不太專門才行，但到打開一篾分兩沉重的一看，放在面上那幾十本厚厚的，原來是『皇漢醫學叢書』，下面呢？盡是日文的醫學書籍。不得已，想找出幾張生理解剖之類的掛圖也好，結果，令我失望。於是打開第二篾，陳修園的『醫學六十種』，『醫圖七十種』赫然在目。最後，把所

有的箋子一齊開完，除了中日文的醫書以外，好容易，竟致找到一部我能够看得懂的『三國演義』。

但，這一來，到的確省了我許多事，我只要從竹箋中照原次第拿出來，直豎或橫放在櫃內就行，無須編什麼目了，爲了使不久的將來那些通俗讀者醒目記見，我寫了幾張紙條，大書：中國醫學，日本醫學，貼在櫺板上。不過，我雖不愛看醫書，書却是愛的，送來的這些書中，有若干彷彿曾經遭受過多年霉爛之災，不少破壞的，我找着事做了，招呼那位老工友，和我一齊幹那補殘填缺的工作。

對於那部三國演義，我認爲他日一定是館中的奇珍，更特別把它小心裝訂一遍。

諸事弄妥以後，指導主任便擇吉開張了。他於我在開幕前的一切計劃和行動，毫不參加意見，只是對於開張一事，認爲非翻陽陰合歷來考查不可，爲了這，他還『捐廉』去買了一冊土版的，運用了之後，交給我作爲館內添購圖書之一。我却另外擔了一件心事，就是假如將來的閱讀者要求我指導醫書的時候，我怎能辦呢？幸而在我任職那三個月內，始終沒有人來請我指導，更沒有人來借閱過醫書。只有那部三國演義到時時都在借出，而那第一二冊却一直被指導主任拿去放在他的屋子裏，雅片烟燈旁邊，三個月不返書櫥。

三個月以後，我另被一友人約到上海去襄助私人工作，便離開了這個官場，從此一直至抗戰終了，歷時二十三載，我都幹的是私人幫忙或者『聘任』職務，官運始終不會再行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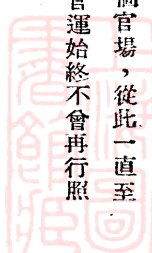
去年，來到成都，忽然被人約當『股長』，於是我得到二次爲官的機會。

這一個有股長的機關，倒不像通俗圖書館那樣簡單，也不是新創，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了。但是這機關的主要業務，和我仍然非常隔膜，湊巧，我被委派的職責，一項是編輯點什麼，另一項又是兼管圖書室。——我不能不慨歎，書這樣東西，大約是命中注定，一生作事，偏偏那一些都和書有關，連做官都把它避免了！——我到職以後，先看看那些書，內中幸而沒有一本談醫理的，只是一些研究另外一種專門學問的東西，我仍然讀不下去。這且不提。

光陰荏苒，一做數月。我接連奉到幾通命令催繳證件：一項是經歷方面的，更重要的——一項是學歷，就是文憑。

提到我的文憑，這又要繞一個大灣子才說得清楚。

我讀中級學校的時候，還是四年制。讀到第二年下期，忽然遇着教育部新興一種規矩，



任何三科不及格都要留級，就從那一學期開始實行。我剛剛碰上。記得暑假中得到學校通知上一期的成績，總平均爲六十九分還有一些小數點，但是代數，幾何，生理及衛生，這三科都不及格，內中尤以代數爲最可憐，似乎只得十分。就在通知單上註明：「該生理合降班」。家裏的人看到了，甚爲憤氣，正巧遇着我高三學年的同學來看我，談到就要上省升學，力勸我一道，並替我借來他的同班畢業的某君的文憑，到成都去考專科學校，這意見竟得到家裏人的同意，但指定要我考『外國語』。某君自然和我只是同姓，却不是是一家，縣籍也不同，他的慷慨借與文憑，真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大約後來我之所以考進「四川公立外國語專門學校」的法文班，恐怕全靠了他這一張文憑的力量。在法文班住了兩年，我又降級讀英文班。這次降班改系，是出於自動，什麼原因，我不大想得起了，大約年齡太小，想多讀兩年書，或對法文無甚興趣，二者必居其一。這間學校專門，我一直住了六年，憑了感情，我不能說它太壞，但實在忍不起心說他辦得好。最後一年，我也染了那時一般專科學生的習慣，就是不繳學費。不上課，也不應付考試，我就是這樣畢的業。畢業之後，我離開成都，截至去年來到這裏之前，這地方，和這間學校，都失掉了連繫。因爲文憑是借的，那個名字，除了在學校有用而外，別的地方竟沒有用過。年代一久，連名字都忘去了。

這一個，偏偏三令五申的問我要文憑。我計算：前後在官立學校讀書逾八年，離開學校到社會，現在整整十六年了，從來沒有見過文憑是什麼樣子，這不見得是怎樣心安理得的事情。其次，自第二次爲官以後，衙門比前一回的大得多，有若干同事的確像官，耳濡目染，我漸漸也覺得「官」原來還是人做的；尤其現在我所「做」的這道衙門，正和國運一樣，高唱「自力更生」的時代，經常門可羅雀，達官貴人輕易不肯光臨。最妙的是，我們也是一道全省性的機關，但在別的，只要有從外縣來省幹辦差事謀營升調，便是一次幸運的機會，譬如你要撥收省款罷，你必得到財政廳行走，那麼，至低限度凡是財政「關火」（掌權者）的官兒們，被你淋上一頓油火，總是人情中事。我們這道衙門正相反，凡來省活動和我們有關的，多半是旁的無路可走的苦朋友，照例他來尋你一次，總多少要讓你白費點力之外，還貼補幾碗茶錢。以此，這個官，大致就現狀說，和貪污二字倒還頗有距離。說得更坦白一點，我的一百多個新同事們，確是百分之百的在這裏等着發薪金度日。於利既無所圖，於事實亦無所幹，那麼大家對於文憑，年資，經歷之類，便不能不發生趣味了。因此，有好幾同事，便勸我首先應把文憑到手拿來，以便送請任審。

這也不能不說是時代的進步，在十三四年前我做官，是朋友介紹。送上一張履歷片，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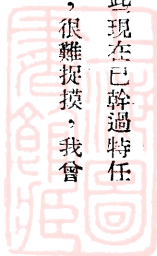
得一張委任狀，愛做多久就多久，愛走就走；現在做官不同了，先得一張本機關的委派令，再要檢齊證件，送到高級的機關，核薪定級，再得一張委派代理的命令，又送考銓處，再核薪定級，最後還要奉到一張什麼令（因為我還沒有奉到過，無法預擬），才算做了中華民國的正式的官兒了。對於最後奉到的一張，通常叫「飯票子」，但可惜據說這張飯票子並不能拿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吃飯做事，將來你如離開了原來的機關，還是要找人介紹才又有官可做；還有，又據說，各種送審，仍然不是硬性的直線的，還是有許多灣灣，在你送審的人自己去尋找發明，譬如，甲乙兩官，以完全同樣的資歷送去，可能因甲乙的道路不同，結果，薪和級都相差很遠；又還有，仍然是據說，銓敘這行學問，其實不是新近的發明：國民政府在未遷川以前，就已經行之歷有年所（也許就在我第一次做官的那些時期罷？）、江浙一帶的朋友，對此殊有經驗，深得其中訣竅，親舊相傳，故他們送起審來，雖不一定會占便宜，却決不吃虧，四川官兒無此習慣，幾乎不論文武官員，一致普遍馬虎，常有為官十年，尙無資歷可敘，能晉升一二級者；再還有，現在另有一種人叫「社會賢達」，這個名詞不知是誰想的，雖不見經傳，可是非常高雅，堪與「博學鴻詞」成爲妙對。仍然據說，這種人，却不受銓敘限制。如國民參政員，又如從國民參政員中一躍而做部長次長之類。這類「賢達」如

果要正經的敍起『年資』來，恐怕至多亦無非是個委任一級，但是，有好些現在已幹過特任了。不瞞你說，我其實已就想當一下社會賢達的，不過，這資格沒有定義，很難捉摸，我會仿效王陽明先生格竹子的辦法，苦思三日，想不出過理路來。

但到底不能不承認時代進步了，因單是做官一項，已經由簡趨繁，要銓敍，要送審，要經過兩三個機關的承認，送審還有門檻，這是一路；不必銓敍，不必送審，也不必經過兩三個機關的承認，這又是一路。

既然社會賢達於我無望，我便不能不走前一條路，設法採取我十六年前畢業的文憑了。這又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事情。

因為我們那所四川公立外國語專門學校，後來併合成爲國立四川大學去了，對於我們以前唸書的一切有關案件，有三說，一說是在教育部，一說在教育廳，一說在川大。我要清理的是十六年前的東西，這三個部門都應在清理之列，這是一；當初借來的那個名字，一直沒有用過，而要使現在的名和以前的名合並而成爲一個我，還得在原縣弄一張『名號合一證明書』，這是二。於是寫信，跑路，找人，做呈文，居然辦了將近一年之久，拿到文憑，也拿到名號證明文件。在請朋友代我調查文憑的時候，有一個消息頗出意外，就是他告訴我當初



的畢業成績，居然是七十八分小數點三！

文憑到手，擔了若干的心思，一朝解決，私衷甚快，且可以安心做官了，不能不為詩一首以誌其盛云：

讀書十餘年，

不識文憑樂；

可以付裝池，

可以壯行述，

可以點煙燒，（註一）

可以光茅屋。

——右讀之一章

嗟余作事恍，

一念輕功名，

未常留證件，

未常置文憑。



未常造履歷，

未常扯經經。(註二)

——右歎之二章

回憶當年事，

心中殊歎欠，

既未繳學錢，

又復欠考冊，

既未通信函，

又復多年隔。

——右歎之一章

居然七十八，

還添小數三，

不枉尋關火，

一連通數關，



文憑今到手，

穩做芝麻官。

——右亂之四章

(註一) 點烟燒，蜀語，謂可以搓成紙捻，點火燒烟也，常以喻文憑公文之無價值者。

(註二) 扯經經，蜀語，約如北平話之鬧別扭。

无定室雜談

以身作則

明太祖朱元璋先生的治下某教官，上了一篇文章歌功頌德，文中，引了一句古話「以身作則」，竟然腦怒龍顏，抓來殺了。據說這句話有二個字犯聖諱：一個是「身」與「僧」的音相近；一個是「則」與「賊」相同之處尤多，而朱先生是曾經作過和尚，又同郭子興幹過搶掠生涯的，「該員竟敢如此隱射，實屬罪大惡極！」自然應該萬死了。



因此，我們知道作歌頌文字，其實也很難，遇道疑神疑鬼操生殺之權的上司，你尤其要注意。就如朱元璋罷，你給他上呈文，就要避免「僧、身、生、伸、聲、深」或「窄、摘、折、揚、噴」等字，引伸出去。像「和尚、削髮、取法、光頭、發亮、強盜、有道、劃到……」等等，都不能用。

因此，有人要把明太祖列爲民族英雄之一的大學教授，也不能不慨然太息，認爲朱先生既讀別字且用深文周內的方法殺及無辜，未免有失英雄本色。其實，照朱先生生前的想法，他是絕不願意作民族英雄的。你看，「民」不是和「明」的音相近麼？而「明」不是「亮」麼？而「亮」不就是和尚麼？

鴿

鴿子的被列爲和平的代表，這典故恐怕是來自洋國罷。

還是抗戰時期的事情了，那時羅斯福總統尙在人間，戰時首都中大教授王書旂先生會作白鴿圖，先開展覽，遍題要人詞句，然後遠涉重洋帶到白宮去送羅總統，報上掲載過，情形相當熱鬧。據說羅總統是世界和平的領袖，白鴿圖就是象徵一片和平，民主國家能够得到最

後勝利的意思。可惜那時，一般報紙製不起銅板，你要不在重慶，就無法飽此眼福，我就是其中之一個。

百鴿圖自然是創作，但在國畫中亦有來源，如百蝶圖、百鶴圖之類。作此類圖，大致不外含得有兩種意義：一是頌揚；一是顯示作者本領大，堆砌得多。

但如以鴿來頌揚和平，我總覺得有點奇怪。

我的寓所的房東的兒子，他就餓得有鴿子，一共十個。每天早晨他起床來，手持一根長竿，把牠們趕上屋頂，又把長竿舉得高高的作閃擊狀，三番四次，鴿子才飛起来了，翱翔天空，倒也悠游日在。然後這個小主人把竹竿放下，又手向天，頭部隨鴿旋轉，臉上一派高興的樣子。他看够了，再去抓一把包穀米洒在地上，一會，上面飛的，似乎也瞧見了，慢慢地盤旋下來，一個個停落在屋頂上，又一個個先後飛下地來啄食。偶然有一次，我發現了，其中有一個深瓦灰的雄鴿，牠的個兒特別大，同時，牠的氣勢也特別兇。其它的鴿子是圍着啄食，互不侵犯，牠一來總要獨據中央，把衆鴿攆開，如有不走遠者，就上前啄之。衆鴿無法，只有離得牠遠遠地偷着找尋濺得很遠的包穀米屑。

最初我以爲是偶然，後來每晨留心，次次都是如此。而且要是牠不在，其中必又有一個



稍鬼的在替代牠模仿牠以欺負衆鷓。

看久了，令我想起不會拜觀的百鷓圖來，我想：那上面也許全畫的是洋鷓子罷？

孔門的神話

古書上載：「顏淵與孔子俱上泰山，孔子東南望，見闔門，有繫白馬，引顏淵指示之，曰：『若見吳闔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所有？』曰：『有如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如孔子，強力至極，精華竭盡，故早天死。」看文意是捧顏淵，尤其是贊揚孔二先生的。但我們讀來，毋寧說作者在挖苦聖賢。以今日科學之進步，如在泰山用世界最大的天文鏡，恐亦無法看清雲山阻隔的闔門，遑論馬與練；並且「撫其目而正之」之後，顏淵似乎就看得清楚了，那大致是孔二先生學過魔術，有如天方夜談中的什麼卡加拉。末了，還把顏淵之死，就掛在和老師比賽目力賬上，這簡直是存心栽誣。

其實過去贊頌孔子的衛道先生們，常犯這種毛病，他們覺得孔子偉大，是聖，是至人，是教主，是神通廣大，是洪鈞老祖，總之，不是人，不是個平平常常吃飯穿衣走路睡覺的



人，於是便產生各種神話。

這種話，有時還影響到現在。

據傳說，孔祥熙氏任財政部及中央銀行總裁時代，便有凡部或行中的高級職員均必得加入孔學會的命令；且中行每週作紀念週，還得舉行紀念孔子的儀式，要如誦遺囑般地誦大學之首章一次，要……總之，是要銀行裏的行員通通迷信孔子。

一種不含宗教性的學術，假如一定要用權力去使人迷信，那大致是非加入神話不可的，而其結果，恐怕也是徒然。

裁員增薪

中國文學實在美妙得緊，有若干成語可以變更一二主要的字或相反的字，而成功為一句絕妙好辭。

裁員增薪就是一例。

我們過去說裁員減薪，令人一望而知是政府的緊縮政策；時事是進化的，愈來愈曲折，到今天員是要裁，而薪不能減，不特不能減，事實上要增加待遇才能養活未被裁者，於是產

生了新的熟語曰「裁員增薪」。

爲不被裁的着想，今天把別人裁了，增加我的待遇，未常不是好事：爲若干機關着想，今天擺下若干冗員在屋裏，只知坐而論道，咳嗽吐痰，不特不能推動事情，乃至如「一僧挑水，二僧抬水，三僧無水可喝」的現象，裁了倒還乾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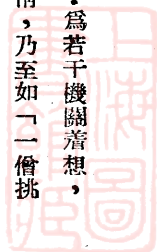
但，我們如果爲了被裁的着想呢？至少也有幾點令人寒心處：第一，失了業再去找事，機會太難；第二，裁與留並無持平之道；第三，一朝失業，馬上餓飯，熬過了八年抗戰，而無保障於今日；第四，裁了之後，又組織什麼失業團請願，政府又不能不管，仍得拿錢來供活他們，還得替他們想出路；第五，被裁的走了，所應得的薪金是否就開支到未裁的頭上？

因此，創辭雖妙，唸來總覺有些撒扭。

機槍入文廟

通常在縣衙門口，總容易看見四個大字叫「管，教，養，衛」這大致就是地方自治的大政綱。實際上若干縣政府都肯在第一個字上面用功夫，其他則是不大注意的。

最近在報上，讀到一則四川劍閣通訊，覺得那位縣長實在管得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此間（劍成）於某月某日晨，在外東文廟內舉行祀孔及教師節紀念，縣長兼主祭官某，遲至中午始到，並統率武裝警察數十人，尾隨其後，逕入大成殿，將機關槍一挺架於先師孔子神位側之來賓席上，全場人士莫不大為駭異，及行禮如儀，某氏講述孔子學說及教師節意義時，詞語中對在場教育人員，不惟不加絲毫慰勉，且謂教師貶值無足輕重等語，因此引起全場憤激，以該縣長身充祭官，不遵儀節，且對教育人員不加尊重，於是交口彈責，該縣長愧怨之餘旋即悄然逸去。」

機關槍的用途，在過去八年是拿來抗日，最近則是拿來剿匪，或以對抗對方有武器者，至於以彈壓「手無縛雞之力」的教師，已經嫌大才小用；入文廟，恐是這位縣長的創舉了，照說理應「傳令嘉獎」的。不過，究竟嫌小題大做。何以呢？因為這才只是祀孔，參加者不過寥寥數十位迂夫子之流，縣長就得使用到他的最後武器；如果是慶祝勝利節，豈不要向軍隊借大砲？是國慶日，豈不要向美國租借原子彈？是廢歷年的軍民聯歡日。豈不要向蘇聯借宇宙線麼？

子曰：「割雞焉用牛刀？」我想，這位縣長大致尚未熟讀下半部論語罷？質之喜歡管人的「同志」，不知以為如何？

頭像抄單

據說和珅被嘉慶抄家的時候，那一張抄單是足夠印成一部木刻書的。記不清是戰前還是戰時，有位學者曾經把和珅的財產用新法計算過，說是單靠和珅一人，就足以支持現代外國式的戰爭一年，中國式的大規模的內戰至三年之久。

讀報，載宋子文院長的私人秘書林維英在重慶被竊。重慶刑事警察處已將此案破獲，失物的價值據官方估計在二十萬萬元以上，現在損失的物品已大部追回，僅美金一項，已領回二萬五千一百九十五元。這以下，在報上刊載了一長單，名目繁多，頗難照列，以類別分，約四十種；以數目分，則不好計算，如「金鑽石撒針五只，美國雙鷹洋六枚，金耳環三對，旗袍料若干件，入時西裝若干套」等。

令人看來，實在不像被盜的失單，倒有點像抄和珅的家的「抄單」之一頁。

因為長長的四十類失物之中，除了美鈔與外國銀元為男女均可通用以外，其餘均屬女人們的玩意，而且不過是院長的私人秘書的女人的玩意之一部份；假如我們推而廣之，把這女人的全部物品以十乘之，至少有四百類可以列舉，算是這位秘書的全部生財，以百乘之應當



有四千類可以列舉，那是院長太太的資產，院長本人呢？該有四萬類了，那豈不可以印成一部比和珅還厚的抄單麼？

這個賬，我是算得來的，而且自己也還覺得很合於什麼邏輯似的。

不過，現在價值二十萬萬的失物，假如拿來打仗，能够打好久；二千萬萬又能打好久？這個計算方法，我想又得找專家研究一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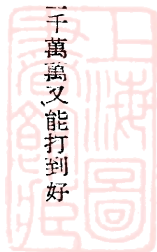
活不下去

留法工程師郝世林在重慶中央公園自殺以後，又有一留俄學者陳保定在重慶自殺，而且死得更慘，是吞服了碘酒兩瓶死不了，又用剪刀將肚皮刺了七八個洞才畢命的。陳先生給他的兒女遺囑上說：

「我活不下去了，這社會太殘酷，記着爸爸，好好做人吧！」

又說：

「我對這社會非常憤慨，我無力，希望你們好好唸書！好好作人！」
「遺囑倒是沉痛的。但，又有什麼用？」



能出國留學，照普通的眼光說，本事再壞，都比在衙門裏鬼混一生的強，然而你沒有人事，你無法鑽進衙門，你再強又有什麼用？

所謂工程師，所謂學者，照普通眼光說，就是中國眼前最需要的幹部，然而你沒有人事，你不會鬼混，不會胡扯，不會瞎拖，不為拍馬，不會搞幹金錢，又不會替兒女打算，你就再能幹些又有什麼用？

於是你就只好自殺了，然而你自殺，是不是就完了呢？沒有！我說，因為你有那麼好的資格，有那麼強的專長能力，結果是只有「非常憤慨」，落得個「活不下去」，而要未長成的兒女「好好讀書」「好好作人」，試問他們如果書和你一樣讀得好，人和你一樣作得好，又有什麼用？

范蠡的長處

今人談做生意發財，必稱陶朱公，而和范蠡同時有名的人，則早已被人們遺忘了，人的出名與否，真有幸與不幸。

蒙塵集

史記載：「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門則修備，



時用則知物。二者行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這簡直是戰時經濟學家的論調。他還說：「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真是句句生意經。且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一語，雖金元國的財政學家發爲萬言讜論，恐亦無此扼要。今日遇某地幣值發生問題時，常用之「流通券」，恐亦是根據計然的話來的。所以他和范蠡幫勾踐的忙的結果是「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疆吳，觀兵中國，號稱五霸，」我看厚賂戰士，恐怕就是大大增加武官待遇，但求「遂報疆吳」，這個錢就沒有白花。

後來范蠡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范蠡的喟然，大至是由於和勾踐的意見不合，而扁舟泛湖，當然是出國放洋的意思。但那佩服計然先生的語氣，從這幾句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跟着范蠡到了陶，更名朱公，就經營起「字號」生意來了。在「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陶在當時，是「天下之中，諸侯四通」的地帶，仿佛如現在的上海，儼然第一金融碼頭，是適宜於做生意的。但如果以生意經來講，幹了十九年才三致千金，在現代的商人眼光中，應算做得最笨拙的，不會有人找他來作經理的了。可是，何以今

日，大家都肯提陶朱，而不尊崇計然呢？我以為：一則是計然在史籍上無甚渲染，大致此公亦无非是個理論專家，又不善於作官，因此在當時就不像范大夫那樣紅得發紫；二則范蠡不特上台能作官，而且下台就會用官僚資本，小小的發幾筆財；賺了錢，對弟兄夥的手面又很大方。同時，在傳說中，他還有一門長處，先弄到一個女人，利用她去作「復國運動」，臨末了，還把這個半老徐娘拐逃出國，這種國際桃色新聞，在當時必定很能够抓住聽衆，成爲最著名的人物。所以，他只學了計老頭子二成本事，而結果他在商人的眼光中，反而成了最值得崇拜的典型。

論茶碗亂飛

某次，成都市市參會，開各種委員會的選舉會時，發生茶碗亂飛的趣劇，據說打得頗爲熱鬧，「一時議場秩序大亂，旁聽者爭相奪門奔避，主席下台維持，卒歸無效。……」云云。此等事，想中國之大，恐不僅成都一地爲然。

會聽說過，英美議會會場中，議員們所用之藍墨水瓶多係木製，直嵌入會席，無從拔出，其意就是防止在說得起火之後的議員，怕他們拿來做打架的武器也。

英美議員在議場似不作興泡盞碗茶，因此以茶碗打人乃至滿場飛舞之事尙無所聞。

過去，則我們又沒有市參會縣參會之類之組織，民間如果發生爭執糾紛，多在茶館評理。但評理結果，往往不大佳，常常茶碗亂飛，打架一場而散。可是茶館老闆從來不想用木料來製茶具，也不拒人評理，更不因評理的人打壞茶碗而吃虧賠本，反而在打了一次架之後，老板與堂倌各有所獲，何也？因為既已評理，必有人出面「打招呼」，待將來是非曲直弄清之後，便必有人來賠償茶館損失，到那時，茶錢可以隨便說，茶館中的陳年破碗可以一起用大簸箕端出來隨便算，輸了「道理」的人，只好自認晦氣，而無考慮爭執的餘地了。以上，是兒時習見的茶碗亂飛的史例。如果此俗仍在，我覺得倒可以貢獻給成都市參會中打架的議員，以及普天之下爲打架的議員們。

我想，假如連茶碗的用法，也去套學英美議會，改用木質把來嵌在議席上，實在未免有失「泱泱大國」的風度；假如因了有的議員火氣較大，從此內政部遂定一條法規，文曰：「凡會議場中，一概不得泡茶，以免滋生事端，」那在這求賢若渴的時代，讓那些賢達們說得唇乾舌燥而無茶水可喝，也未免說不過去；所以，我以爲凡遇議場打架，可以採取舊時茶館評理方式，一架打了，便得有人來「打招呼」，使其茶碗雖打爛，尙有着落，有人負責賠

償，那麼，就多打幾次也無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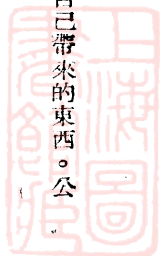
我何以斤斤計較於這些呢？因為它是「公物」，決非打架的議員們自己帶來的東西。公家的東西打壞了應該賠償，這個風氣就要由參議員們提倡一下。

蒙然與欠伸

顏氏家訓勉學篇有一段勸人讀書，頗寫得有意思：

「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技藝則深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六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技，射既不能穿扎，筆則才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事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請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自然，顏氏的勉學，還是站在專制時代的讀書人的立場，顯然他的意思要讀書人能够涉羣書，以免有事情在大家聚會的時候，不是放「黃腔」，便是打「呵欠」，令人異常地難爲



情。

今日已非「一物不知，儒者之恥」的時代了，我們老老實實地承認「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確沒有什麼可恥，也不怕什麼「有識旁觀，代其入地」的；但是，現在的議員們，却大都果如顏氏所說，他們之中確有許多人都喜自命爲無物不知的「儒者」，不論什麼吉凶大事，都要蒙然張口，請常把這一類人，列爲第一類曰「賣嘴巴的」；還有一種，即顏氏所謂「塞默低頭，欠伸而已」的議員們，通常則列爲第二類曰「賣坐像的」。

議員雖非什麼一階半級，但是一旦「榮任」起來，真有「便謂爲足」的姿態。在蒙然張口這一類的人才，更往往借「議員」二字來作爲升官發財的階段，而欠伸而已的先生們，則往往到精神充足時，便抖擻神威用茶碗來打架的。

春窗絮語

走路，脚桿吃虧；坐人力車，屁限難過；坐汽車，灰大而且危險；坐飛機，頭暈而且更危險；只有坐在家裏既適服又安全。

x

x

x

x

x

「意氣」這兩個字，在今日中國人的字典中，仍然相當重要。「大意氣」則大動干戈，「小意氣」則要取招牌。

一件公文：收到，分發，簽呈，擬稿，蓋章，會簽，會章，附件，送閱，核示，交下，留存，發出，遞遞，歸檔，這是「單程旅行」，假如路上不發生障礙，一天辦完一個項目的話，那應該是半個月了。

上班，劃到，入坐，咳嗽，吐痰，喝水，吸煙，看報，閒談，閒屜，取件，磨墨，構思，散步，下班：這是公務員的每日必修課程。

清晨起床，招呼小孩，上街買菜，回家劈柴，門前汲水，茶館吸茶，等候下班，打聽發薪，設法借貸，夫妻口角，……這是窮公務員的日常生活。

蒙塵集

公務員又要調整待遇了：甲說這是謠言；乙說，不大可靠；丙說，每次都要先鬧幾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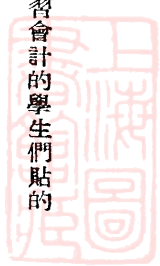
才慢慢地補發；丁說，國家財政不是異常支絀麼？戊說，再加，還是漲不過物價；己說，倒底比不加的好；庚說，公務員也漸漸有點像「東西」了。

一張標語，十個大字：「會計是澄清吏治的制度」，這大約是學習會計的學生們貼的罷？但他們忘了貪污最盛的時候，也就是盛行會計制度以後的這幾年。

生紅苕（北人謂白薯）才賣幾十元一斤，但烤紅苕有賣到四百元一斤者，成都且有專門烤紅苕及烤紅苕專家。有某專家夫婦每日可賣烤紅苕百餘斤，如值天雨春寒，生意更好，常有不遠十里坐私包車來其舖門前立而大嚼之闊人太太。計其月入在百餘萬元，可淨賺五十萬以上，儼然文官特任，武官上將的收入，但據其鄰人云，則尚不够他們夫婦燒鴉片煙之用，因此時常受窘，另一說，則為彼如不吸鴉片，烤的手藝又不致練到如此地步。此中國哲學之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

政治上除「政治病」而外，近尚有一新發明，曰：「飛京請示」。

x x x x x



談邊事者，謂其困難僅三字，曰「煙，夷，匪」，此三者有不可分開性，其最足為害者曰「煙」；談都市社會者，謂其困難亦僅三字，曰「煙，賭，娼」，此三者仍有不可分開性，其最足為害者曰「煙」。

x
x
x
x
x
x

吸鴉片煙的人，在初吸時，必有許多措詞；吸上癮後，又必有許多借詞；不願戒掉，更有許多遁詞；乃至犯法被禁時，仍有許多賴詞；諸詞說來均能頭頭是道，而結果只是為了麻醉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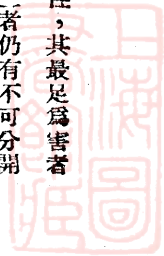
x
x
x
x
x
x

非絕頂聰敏人不能學會吸鴉片煙，蓋其工作之麻煩，逃避去律時之種種佈置，費盡各種心思以謀「一口」之滿足，在在都須打主意；乃致拋妻棄子及自己的生命於不顧，而煙不能不吸，這是諸葛孔明的「鞠躬盡瘁」的真精神。

x
x
x
x
x
x

蒙塵集

吸鴉片煙人的心腸之壞，便由於吸的是「黑」，終年被禁於不通風光的黑屋中，心思愈



來愈不光明，所以過去北京政府及四川軍閥時代，許多見不得人的事，必自煙盤子前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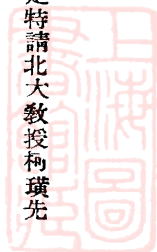
孔子大學

會聞孔庸之等在渝，積極籌備孔子大學，期期以爲甚可；但辦法是特請北大教授柯璜先生，在七星崗舉行書畫展覽來充作基金。則期期以爲甚不可！

記得那還是孔庸之先生當教育部長時候的事罷，林語堂寫了一幕話劇叫「子見南子」，載在魯迅編的奔流，上面就有一段，說孔子到衛國去找密昔斯南子，主要的意思就是要辦個藝術學校，請南子演劇募捐（大意如此，原文待查），後來曲阜某女中因演此劇，打成一個很冗長熱鬧的官司，那往來的公文，似乎還經開明書店出過一本小冊子。

庸之先生大概應該更記得清楚罷

本來一部四書從來就沒有說過演劇募捐的話，但也從來沒有說過舉行書畫展覽來充作基金的話；如果說子見南子是爲了要求南子募捐辦學校算侮辱聖賢，則賣書畫來作基金，我以爲是一樣的輕蔑孔子的。這種辦法，出之於旁人誠然不可，但如果出之於自命爲孔子的真傳的後人則尤其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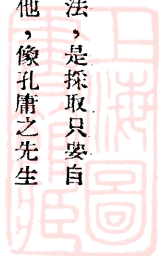
孔子說過「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的話，可見孔子辦學的方法，是採取只要自動地去繳學費的學生就收，並沒有找人代籌過基金。今天如果我們要紀念他，像孔庸之先生自己就可以拿錢出來辦，還用得着賣別人的字畫？

但是奇怪庸之先生作教育部，作財政部，作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爲什麼不積極籌備孔子大學，而偏要在下台之後才如此風雅呢？我想！

貪 污

人生必讀書上面有一段警告做官的人，教入公門以後要存良心，不要貪污，讀後，覺得語語都是說明做官的所以要貪污的原因：

「府吏胥徒，其未在官之先，未必不良善也，及一入公門，而口之所出，多非實言，身之所行，多非正事，蓋不如是，則不足給一家之用，何也？彼既已在官，則以公門爲恆產，上不能讀書以求祿，次不能耕稼以謀生，又不能工賈以求利，八口之需，皆望於公門所出，使口必擇言，身必擇行，將終歲無擔石之入，室人交謫，嗷嗷待哺者，誰爲養育？勢不得不喪其本心，言不義之言，行不義之行，以取不義之財，給一家之用也。及取之既慣，則竟視



爲應得之物，無害於天良，而大肆其貪殘矣！」

舊時的胥吏與正印官，誠然有別，官的貪污雖比這更甚了，但其真正貪污的原因還是由於「以公門爲恆產」而別無正當的生產方式，所以過去的執政，在在注意官吏的俸祿，厚與薪給，而使其能够養廉。

現在，如上述的貪污之原依然存在，而公務員的待遇則較舊時相差甚遠，假如不從根本上想辦法，政治會弄得清楚，那才是天下第一怪事。

再談貪污

貪污是犯刑事的，大貪污大致罪該萬死，現在的死法是用絞刑，稍早一點是槍斃，二十年前以前是大辟！更早，就是反正以前了，我弄不清楚，但一定比現在更重，那是可以斷言的。

兒時，曾聽說過，專制時代犯貪污罪，要從「厘」算起的，就是你如果貪污了一厘錢，不特要犯罪，而且還要賠償若干倍，嚴刑峻法之下，所以貪污要比現在少一點。

最近報載有人貪污到五萬萬之巨，而且據說已經被捕了，這是令人興奮的事。他應該遭

受什麼刑律，無需多談，我想既是公款，當然要吐出來，而且最少也應該加一倍賠償，再置之於法，原因是能够貪污的人，多半是知法犯法，既不怕法而愛錢，那是早已置生命於不顧，假如就是這樣把他的頭砍了，在他仍然會死得瞑目，「求錢得錢，吾又何怨」，所以必須把錢追盡了，他纔會抱恨終天的。

儒林外史上述嚴舉人死的時候，久不閉目，直伸二指，大家都不解其故，直到把他身旁點的落魂燈內的燈芯撥滅二根，剩下一根燃着，他纔斷了氣。假如仍然點着三根呢？我相信嚴舉人是死不下去的。因此，反面地可以證明貪污五萬萬元的人，只是執行砍頭，恐怕還是他最滿意的法律。

非其實也

古書上計載：「紂沈湎於酒，以糟爲邸，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又說：「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

這兩件事情，漢時王充都以爲不可靠，他的解釋：「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宮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

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不能甚樂……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共浴於酒中，而裸相逐於肉間何爲？」結論是：「非其實也。」

此公讀書，頗有科學精神，能從道理上入手研究，不迷古籍，是其長處。但總覺他學究氣頗深，思想亦不甚健全。如說到本朝——尤其是漢高祖的事，他就同一般人一樣的迷信了，譬如前兩條古書上的記載，我們很可以想到這是周代對殷紂宣傳文字，因為周本是殷臣，要想反抗，不想許多冤枉罪過，是不足以推倒殷政權的。以此文字不能不句句誇大，加重形容，在當時，只要老百姓信了就行，到沒有想到隔了一千年，還有人會對於酒池的地位，人坐的方位，肉是否新鮮，裸體相逐到底想做啥……等等發生了問題的。

李陵的心理

漢書李廣蘇建傳，寫李陵被困在鞬汗山，至投降匈奴一段，描寫頗細，且能兼寫自「英雄心理」到「逆叛心理」，不能謂非傑作。原文云：

「……抵山入峽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山

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止左右時的李陵的心理，何等英雄，何等氣概！但是跟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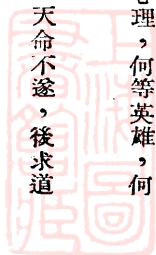
『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經還歸；如促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

這是李陵觀察了敵人的實際情形，知道無可挽回的失敗心理，「良久」和「太息」便把他形容出來。以此，引起參謀人員貢獻逃亡計劃，但是止此就寫李陵投降，似乎還不够，所以：

『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天，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半冰，期至遮虜郭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蒙塵集

還得讓李陵勉強說兩次大話，「非壯士也」是表示自己的身份；「足以脫矣」是誇張自己的本領，而且說明他的失敗爲非戰之罪。不過將珍寶埋地中一事，却寫得刻毒，因爲果眞要



拼命的人，陷在那種絕地（漢書載：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還能想到埋珍寶，那就是沒有打算要死的心理。而這些事，却在隔了很久以後，武帝才知道李陵投降，又隔了更久才有漢書，可見這段事情的記載，十之八九是出於作者的揣測，又隔了這麼久，而我們讀來還覺得生動自然，這便是作者筆力宏健，想像力豐富的緣故。

又：李陵投降後十餘年，遂勸降蘇武於北海，看見勸不動，「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過於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此事不必有，而李陵的話不可無，蓋以反映漢奸心理，隨時隨地都在難過之中，使人知所警戒，這便是中國舊歷史學家的重要意義。

「負責」

這是成都（乃至是全國）近來的流行語之一，甚而還流行在做生意人的口中。

譬如買柴，你問他「柴好不好燒？」他的回答是「負責。」買米，你問他「你的米發了水沒有？」他的回答是「負責。」買肉，你問他「這肉臭不臭？」回答「負責。」買煙，「負責。」買花生米，「負責。」買布，尤其「負責。」而結果：柴也許是濕的，米也許是

羶的，肉也許是昨天的，烟也許是壞的，甚而至於你當面就可嚼出花生并不脆，當面就可看出布少扯了五寸……等。但是他們一概可以在事前答應你，作古正經地；「負責！」

這種流行的負責，我從旁觀看，其實也并無多大效驗。就是買東西的人，聽了做生意的說了負責之後，仍得反復考察，并不放心，但大家說慣了，聽慣了，竟已成了自然，彼此毫不見怪。買東西的不把做生意的「負責」認為可靠，而做生意的也就忘了他說那句話的意義；做生意的儘管明白他的貨品的缺點，他仍得泰然自若地看着買主發現出他的欺誑來。你如果去辦筆小交易，聽着雙方說「不能負責」的話，或者看見商店裏掛着「當面認清，出門不認」的牌子你倒會覺得奇怪，覺得這家商店才一定不可靠，這就是證明你被「負責」二字欺騙得太熟悉了，要大家都在欺騙中生活才可過癮。

自然，有許多剛到都市來的鄉人們，在「負責」之下，不知道吃了許多虧，也不知道演了許多慘劇。

現代人心之壞，有如此者！

任何一個口語，流行到社會上，總要變態；任何一個外國名詞，流行到中國來，總要變質，這其實應無足怪。最可怪的是變了態變了質之後，反而大家認為這是自然，誰要找出它

的本義來，還不相信，還不改革，這應該是最壞的表現！

入不敷出

報載某府祕書，假母祝壽，派收禮款事，已令祕書長及人事室主任分別調查，所收禮款三十餘萬，而酒席支出四十餘萬，并無招搖之事。

這條新聞如無錯誤，自然應該屬於「並無招搖」之類，因為根據常識，中等筵席以五萬元計，支出四十餘萬，不過才辦八桌，而中等人家的老太太做壽，七八桌實在很尋常，無須「招搖」；又根據常識，以一萬元作禮品，在今日市面，實甚平常，收三十餘萬，充其量也無非才三十幾個人情，更用不着「招搖」，以此算來，這一場祝壽，其實是蝕本的，有點入不敷出。

不過，我談此事，意不在此；我以為像這一類「人情」，現在的社會上，實嫌太多，應該大家提倡廢止了。

尤其是公務員，平常已經就「入不敷出」，而「人情」幾乎不在預算之內，一旦要應酬起來，實是頭痛。習俗又偏偏要保持多送禮才有面子，才被別人看得起，於是自然而然的會鬧



出許多故事出來，乃致傳爲笑柄，其實這笑柄不是那故事的本身，而是這應當廢止的「人情」的習俗。

批註
必傳堂詩詞選粹

一 原子彈頌（十四行體）

小小原子彈，

威力無可算，

廣島與長崎，

兩顆稀巴爛，（註一）

草木將不生，

生育遭危難！

試彈比基尼，

海軍如何辦？（註二）

別人研究新，



我們在談判；

三次捲漩渦：

脆弱何堪戰？

寄語闖火者，

勿把罈子瀾！（註三）

（註一）稀巴爛，蜀語，形容破爛之至。

（註二）美在比基尼試驗第四顆原子彈，目的爲攷察對於海軍威脅力量

（註三）闖火及瀾罈子，均蜀語，闖火指有權有勢，瀾罈子猶開玩笑。

二 調整國軍待遇有感（十四行體）

武官再加薪，

上將廿五萬，

可憐二等兵，

六千換血汗！（註一）

但比比文官，



尤其苦得竄：（註二）

簡任遜中尉，

委任更難看，

一月四萬零，

房錢去一半，

妻愁兒號饑，

衣著全破爛！

何如去從軍，

拼得英雄漢？

（註一）上將薪廿五萬，二等兵六千，此尙是卅五年國軍第一次調整待遇的數目，今已明日黃花。然截至現在，武官直比文職待遇較高，識者有謂是抗戰期間武官太苦之故。

（註二）苦得竄，蜀語，形得極苦。

三 成都舞場（調寄卜算子）



一架擴音機，
幾塊爛樓板，
如此居然是舞場，
處處患人滿。

女是大學生，
男是尖頭鰻，

胡里胡塗鬧一宵

國事他娘管！

（註）成都有跳舞，乃國難期間盟軍來蓉以後的事，現在美軍已去，跳舞之風却深入學生與紳士，小官僚，商人之間。但成都並無營業舞廳，亦無適當的場所，而跳舞技術又大多自外國影片觀摩得來，以此，男的和女的主要就在彼此摟抱。與音樂舞術均無關係。

四 聞接收清查團出發（調寄采桑子）



不堪回首投降日，

你也接收，

我也接收，

收去收來包裹頭。

而今要是清查出來，

誰肯認籌？

誰肯認籌？

一篇胡賬付東流！

（註）認籌，蜀語，猶認承。

批：寫此詞時，乃是一種預測，不料後來各路清查大員查賬結束，竟翻到處都是胡賬，而今且銷聲匿跡也。

五 問院長（十四行體）

文的提議要加薪，



底薪請求千倍算，
據說數字大而龐，
刺激物價不肯幹；
如何武的忽然加，
物價依然未漲爛？
武的文的那門多，
敢請院長算來看？
前聞中紡公務員，
七十萬元還管飯；
又聞南京有小吃，
院長吃了百餘萬。
待遇高低太懸殊；
請問院長如何辦？

（註）此去年七月事也。當時立法院提議底薪千倍，行政院反對理由之一爲「刺激



物價」，至今思之，猶覺不解！

六 行總頌（十四行體）

行總與聯總，

如何鬥不攏？（註一）

行總救濟人，

先填自家洞；

聯總百餘船，

十船到滬埠，

物資運不贏，

而且漏出縫，

宣布停運時，

這才忙了宋。（註二）

機構從新來，

彼此生作用，



拭目看不同，

又是怎麼弄？

（註一）門不攏，蜀語，此指彼此不能合作。

（註二）宋卽宋院長。

批：行總與聯總亦將來史蹟之一，不可無詩。而行總有機關，無開支，必靠聯總先行救濟，此大妙事，不可無頌。

七 無題一（十四行體）

四海之內皆兄弟，（註一）

中國兄弟不爭氣。

數上廬山勞馬司，

反復談來又談去，

談來談去爲的誰？

要點却在爭防地。

司馬不解其中情，



站在一旁談正義。

君不見——

黃河決口已滔滔，

蘇北難民四散逃，

調查安平拍桌子，（註二）

解放要義便如此，

信不信，隨便你！

（註一）卅五年八月十一日司徒大使在南京演講說中國話，講詞中引論語皆兄弟也一語，以勸國人要大家和氣。

（註二）調查中共在安平打死美兵事件，美方提議經赴安平，中共提議先查美軍，以此拍桌爭執。

八 沁園春（步毛韻並質毛翁）

閣下飛淪，

曾在四旬，



阿Q飄飄。(註一)

憶政協開會，

恩來列席，

淋漓慷慨，

議論滔滔。

一朝決議，

全國歡騰，

火炮還比勝利高。

從今後，

要大家坦白，

不許妖嬈！

誰知閣下要嬌，

據傳說有人硬撐腰。

自飛回延安，



調兵遣將，
方方搗亂，
處處擾騷，
盟國調人，
難去難來，
要把馬司力盡雕。
這玩笑，
真開得不小，
何以解嘲？

（註一）據說，魯迅的阿Q是可以代表某時期中國農民的，此廣其意，用以代表當時聞毛氏來渝就以爲國事滿可解決的一般人。

（註二）毛詞末句係押「朝」字，今更爲「嘲」，非朝字不好步韻，爲添一口旁，乃以示毛氏的話不過說說而已，並不作數也。

九 聞考（註一）



(1)

大學今秋剩幾家？

華西川大與成華，

近來第一高行市，(註二)

却又無人看中它。

(註一)聞考者，聽到的關於考學校之類的事也。余未預參考試，義甚明。

(註二)高行市，謂物以稀爲貴，卅五年秋季，遷川大學反紛紛遷出，只餘三家，故考大學的行市看漲。

批：作者弦外之音，蓋以爲大家都看中辦中學，而惜無人趕緊投機辦大學也。此詩深得刺而不怨之旨。

(2)

可憐近萬莘莘子，(註三)

忙去忙去喊熱死！

今夜且學布蕊其，(註四)



明晨護航換卷紙。(註五)

(註三) 莘莘子，爲莘莘學子之簡種，不言莘莘學子而言莘莘子者，省文也。

(註四) 布蕊其，英文「橋」之譯者，大抵初來成都之高中生，有二事爲先學：一爲跳舞，一爲橋戲，否則易受「逛子石」(成都謂鄉巴老，如上海謂阿木林)之譏。

(註五) 護航，卽槍手。

批：忙去忙來句意乃指考生報名，照像，找人幫忙之類，非謂其用功。讀至末句，詩意至明。此詩殊有柳暗花明之妙。又：此詩哀而不傷，殆爲盛世元音無疑。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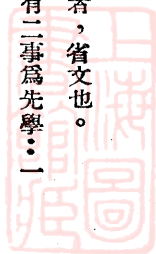
國文回顧實堪傷，(註六)

私屬從示八古章，(註七)

共賞奇文該樂事，

伊誰負責治膏肓？(註八)

(註六) 據聞華大此次國文試題，共分三組：一作文，二解釋詞彙並注音，三用語詞造句。限作文言文的題爲「學習國文之回顧」。



(註七) 在上述題目中，有一篇考生的作文，敘述他自己小的時候讀『私屬』，或位『從示』教育幾十年的老先生教他的『八古文章』。

(註八) 在解釋詞彙中，有『膏盲』一詞，多數解釋爲『失明』或『眼瞎』，有的則解釋爲『膏腸的病』，真可謂病入膏肓也。但此種病況，站在大學立場的，一貫認爲應該辦中學的負責，辦中學的又說還是從小學就得深了的病，辦小學的則說其過在各個學生的家長云。

批：用他人語如出心裁，自桐花芝豆堂詩絕版後，此爲首唱。又：『伊誰負責』一語，乃極沉痛語，讀者切勿輕輕放過。

(4)

牀第自然關女壻，(註九)

何妨病革解陳皮？(註十)

誰云但有耳而已，

猶太今年進步些。(十一)

(註九) 解釋詞彙題中有『牀第』一詞，解法最多，有解爲狀元者，有解爲考中了

第一名者，這當是誤『牀』誤『狀』，以『第』爲『第』之故；又有解釋爲『古代女壻』之稱者，尤妙！本來牀第之間，若無女壻，便不成文法。

（註十）病革一詞，解法亦多，但多與詞意不合，依『古代女壻』例，愚以爲『病』者，人不新鮮也，不新鮮當可釋作『陳』，『革』者，『皮』也，以此，當可解病革爲陳皮。

（註十一）國文科第三種試題爲造句，用『……但……耳』造句的，有人答爲『不但有耳而且有口』，用『……猶……况』造句的，有人答爲『現在猶太人之情況較以前有異』。如單以這兩個答案作比較，則後者實較佳，能從『猶』字想到『猶太』，絕非『從示』『私屬』者可比；且最近（卅五年七月）報載，猶太人正開始同英國發生糾紛，不熟讀報章，何能有此答案？

批：句句作反語，却句句替考生想出路，想大學教授亦當首肯。

（5）

國文成績已難言，

數理無奇得個圈。（註十二）

收拾書箱歸去也，
秋闈重入待來年。

（註十二）聞此次華大考試，除國文卷若干妙文供教授欣賞外，尚有物理卷一半得零分，數學卷有五分之一是零分的，甚至連史地都有白卷。

批：末兩句套「春來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蟲冬又冷，收拾書箱待來年」詩，極神似。「秋闈」一詞，遙應解釋「牀第」者的心理，可謂入木三分。

十 贈作家

自古文章不值錢，

一元一字殊便便。（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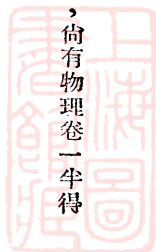
先輸票信紙藍筆，

又損油糖血汗煙；（註二）

好友相逢惟點笑，

新交偶介限寒暄；（註三）

果然一稿揚名後，



落拓青衫到九泉！

（註一）便便，讀若「駢」，作極便宜解，不作形容大肚皮解。

（註二）票信紙藍筆與油糖血汗烟，共爲十事，卽郵票、信箋、稿紙、藍墨水、寫字筆、燈油、糖食、心血、汗水與香烟，均爲作家賣稿之前先事輸出的資本。

（註三）作家遇會，除了點頭與含熱忱的微笑而外，不易有其他更善意的表示，蓋彼此的包兒裏常是空空的也。如遇新交而非同道，則彼此尤爲落落難合，大有互相看不上眼之勢。

批：此詩僅限中國，若在美國，則一稿揚名，立成富翁，以此，詩文窮而後工之諺，英文尙無確譯。

又：頸聯工穩絕倫，又極自然，吾願天下錦繡才子洗足讀之！

十一 投降年（註一）

一年看兩面，

勝利與投降；

埋頭新秩序，（註二）



苦口老談商；

戰犯徐徐白，

貪官處處黃；（註三）

直朝翻反犯，

何以擋搪湯；（註四）

（註一）卅五年八月十二日東京專電，朝日新聞載一讀者投書建議，變更日本日歷，以日本投降日期爲準，此日以前或以後時間，則仿西歷紀元前紀元後之辦法，建議書謂，目前日歷乃根據傳奇而神祕之神武皇帝推算至今，故應予廢棄，因並無事實根據可靠證明也。按：日人所謂投降年，亦卽同盟國與中國的勝利年，如此好詩料，真是千載難得！

（註二）新秩序乃日人語，當初打算送與中國者，特用以轉贈，謂其能於投降之後，埋頭聽命於盟國統帥之下，而過其從來未有的戰敗國的新生活也。

（註三）據秦德純談，有二十七個特號戰犯，在東京遠東法庭慢慢地受審，被告的辯護律師雖然替被告試作辯護，但無法提出有利於被告的資料。東京在審戰犯，我們則



在遍處發現貪污，上海，南京，漢口，重慶都有。「黃」者，謂這些貪官替勝利的中國現出不好的形象也。

（註四）翻卽翻身，反卽反轉，犯卽進犯，擋謂擋住，搪謂搪塞，湯謂湯不起；末二句意爲萬一敵人有朝忽然翻了身，再來進犯我們，象目前這樣亂七八糟，將何以抵擋也。

批：此詩作法，可名一直雙扇格，或到底鴛鴦格，一句說敵人，一句說自己，毫無東拉西扯之嫌，對仗亦工，堪稱創體。

又：末二句意義深長，深得詩人之旨，工部而後，吾未多觀。

十二 和毛詩並廣毛意（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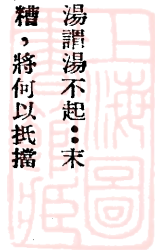
你的田地我爲主，

我做君來你做民。

解放有區皆白骨，

秋潮起處盡黃金；（註二）

慢言一等成么等，（註三）



且說橫爭是鬥爭。

鬧到列強商共管，

英雄方不誤吾生！

（註一）漢口報載西安某刊發表毛澤東先生詩一首，我前既和其沁園春詞也，安能不和？廣毛意者，指我和詩的首尾，均是替毛先生着想之謂。原唱云：

有田有地吾爲主，

無法無天是爲民，

重慶有官皆墨吏，

延安無屎不黃金，

炸橋挖路爲團結，

毀屋屠城是鬥爭。

遍地哀鴻滿城血，

無非一念爲蒼生。

此詩較沁園春爲尤露骨，疑非毛作，然「延安無屎不黃金」句，又的像毛詩聲口。



（註二）秋潮句，指黃河決堤，蓋自毛先生部下將河堤挖斷以圖團結後，時屆秋汛，黃水泛流成災，所淹各縣盡成泥土，然而將來土又必能生金也。

（註三）么等，四川熟語，最末等之意。抗戰勝利時，吾國爲四強之一，稱「中英英蘇」，名冠前茅。現在別人不提，自己也不好意思再誇口了，但又不能說我們不算強國，故曰么等。

批：和作深得毛詩之旨。

又：首二句揉語體入律，自入境廬詩草後，此爲首唱。

十三 長相思（報載陳納德將軍來華代馬歇爾）

和也行，

戰也行，

不戰不和急死人，

厭聞開會聲。

馬將軍，

陳將軍，

飛去飛來煞費神，

何時說得清？

批：此詩頗似民謠，雖平平無奇，但可窺出某一時期多數老百姓對於國家大事的概
念也，未可等閒視之。

十四 讀林本致吳有訓

既已台灣教大學，

何須再發牢騷書？

先生語句多難解，

將怪手民植錯乎？

（註一）林本教授爲中大解聘教授了，致書吳有訓校長，文長近兩千字，刊卅五年九月十四日重慶大公報。無疑地將爲「昭代」名賢書札之一。書中語句，側重攻擊羅炳之院長，彷彿說吳有訓校長都娶聘他，被吳的幹部羅炳之有意排擠，因此他才應了台灣師範學院及台大之約，離開中大了。怕吳不曉得，爲羅所包庇，於是寫了封信在報紙上



公開出來。這事情，想來應該有下文的，將來究竟誰是誰非，或者我們可能再從報上看見。但，這時我讀此信，却有兩點想法：是林教授自己說「合則留，不合則去。」並且台大并不亞於中大；並且在中大要解聘時，自己本已有所聞，便去活動進行而碰釘子，那時不發牢騷，直要等到把別的事情弄妥了，才能臨別「贈言」，這確不是怎樣光明磊落的事。書中開始引孟軻，釋迦自喻，都嫌不倫。孟子去齊，三宿出晝，他老先生硬是在等候「王其改諸」，並非拿着別國的委任狀在那裏熬價錢，和林教授截然兩樣。而且孟子的高明處是讓人自己失悔說「士，誠小人也」也和林教授翻腔罵人不同。致於釋迦，在佛典上似從來沒有人發現過他謾罵過任何人，林教授或許尚未讀過佛經。又一點是文中喜搬弄成語，這大致是教授們的作風，蓋不如此不足以顯示淵博，其奈有若干處實在費解何？如「校風急轉」「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幾於出家之和尙」「禍起蕭牆」「若羅炳之院長才數月耳」「綢繆牖戶」「望洋興歎」「長揖校門」「衆皆瞶瞶，彼目如炬」「而謂此汎繫作風」……等句，或上下不連，或比喻不當，或辭不達意，或形容過甚，或不解所謂，此種信，出之於教中大六年的教授，頗難置信，所以只好替林大教授歸罪於手民了。夫學校教授之去留，本亦常情，而每一去略，必揭諸報章，中小學教師，亦且不

層爲，出之於大學教授，其影響學子爲何如耶？故繫以詩。

批；作者對此事站在中立國立場，只據林書中事實寫，確係春秋筆法。

十五 撥款有感（新十四行體）

忽聞鐵路款，
撥來三十億，
這回認了真，
絕非空放氣，
渝蓉工商團，
如服興奮劑，
繁榮當可期，
處處黃金地，
中央對四川，
何常不注意？
以後該我們，



好好做成器。

遙思辛亥秋，（註一）

年華如水去。（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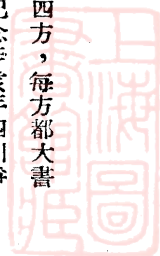
（註一）成都中正（即少城）公園有高聳雲端的紀念碑一個，凡四方，每方都大書「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十字，均爲川省近代名家手筆。此碑係爲紀念辛亥年四川爭鐵路而死難的革命同志而建，殊有歷史意義。但整個一條川漢鐵路到今天便只剩這樣一個紀念物，當初從全川人民田賦上所加徵的款項，據云早就沒有着落了。所幸當時經手川漢鐵路巨款的重要人物之一——張瀾先生，即現在的民盟主席，巍然尙存，也許還有下文告訴川人，亦未可知。

（註二）年華如水本形容快，此處用以關合前文，謂川漢鐵路雖非成功，成渝鐵路或不致水也。蜀語，形容不可靠者曰「水」。

十六 懷語堂

三別幾乎整七年，

渝州空覓觸機先。（註一）



匡廬初遇全家福。

憶定深研兩用篇；（註二）

我亦叨光成一卒，

君誠幸運帥羣仙。（註三）

人生會合真難料，

屈指蘇滬在目前。（註四）

（註一）民國二十三年夏遇林語堂於廬山，二月而別；二十四年我到上海，應林語堂約，編輯「作文求解兩用字典」，二十五年林先生全家乘船去美，是爲再別；二十九年五月林氏全家自美飛香港，後飛重慶，遂同寓北碚，同年八月，林氏全家又於敵機大轟炸中飛美，是爲三別。這一別，直至於今，都未曾着。其中有一次恰好錯過，是民國三十二年秋冬之際。林氏忽然一人自美飛渝，有電給我，謂住在熊式輝將軍家裏，約去一會。那時我在故鄉教書，赴渝雖僅一日的下水航程，然而來往人多，趕船至爲不易。在等船那幾天，我向學校請了假，每日極無聊。有一天，我和學校教數理的宗先生，教國文的事務主任，同在街雜閒逛。宗先生正在患間日瘧未愈，事務主任打算約人打牌不



成，可謂三人都有心事。大家逛厭了，時間還早，於是我提議到「觸機字理」去測字。事前說明，我問「尋人」，宗問「病況」，事務主任問「偏財」，並經大家同意，誰測的字的朕兆最好，便該誰會鈔。

觸機字理是故鄉一個頗為有名的測字攤。他的測法是每人問一事，須測二字，先拿的是主，後拿的是從，根據主從的字來分析答覆問者的事情。「字」仍然是用破紙做成字捲，和一般常見者同，只是「字」旁多一些卦爻或五行的記號而已。

我記得，那天是我先測，在那一堆字捲當中亂取得第一個，打開一看，是個「覓」字，不過他這「覓」字的寫法不同，上半把「夕」變為「不」，連下半的「見」在一起，成為「不見」，我暗暗叫聲「不妙」；不料再取得第二個時，竟然是一個「空」字。測字的問我，所問何事？我說「尋人」。他說：「字面不好；不過尋人雖不見，努力亦成功。先生，你看；這個『空』字，上為一穴，象徵你要找尋的人藏得很深，好像是躲防空洞裏；下為一工，只要你肯努『力』，日子久了自然就成『功』了。」這個解釋，倒令我有點佩服，因為他語意雙關，疑心我在找尋女朋友之類了。

其次是宗先生，他打開第一個主字竟是「棺」，他幾乎不敢再拿第二個了，臉色立

刻變得更爲難看。究竟是學科學的人，頗有勇氣，稍停一下，他打開第二個「桂」字，字面仍然極壞，有木且有雙重的土，於是他不得不臨時改口，告訴測字的說，他是問「謀事」。測字的也答覆得妙，他說：「你先生幸而問謀事，要問病情呢？那就太危險了。」跟着他就發揮了一頓江湖口訣，認爲「棺」和「桂」都有利於謀事。

輪到事務主任問「偏財」了，他測了兩個，第一個是「鷹」，第二個很奇怪，是個「風」字上下拼成一起。據測字告訴我們，此字讀如「靜」，因爲風只吹一面，假如四面都起風，反而靜止了。（截至於今，我都無暇去考查字典，不敢說測字的這個說法對不對。）測字的斷定事務主任的字最好。他說：「主字是鷹，爲吃虫之鳥，剛好鷹字，內含四虫，一鷹吃四虫，宜於打麻將『五抽心』，是必贏之兆。」於是事務主任只得淘腰包開測字的錢了。

離開測字攤以後，事務主任便強邀我們二人去打小牌，我們便借辭推却說是不願意當「虫」，便分散了。到第二天，我碰見他。他告訴我，當天夜裏，果然走到友人處打「五抽心」來，但是結果他却被「虫」吃了，

後來，我等船等了一週，才去重慶。第二天早上我到熊公館一問，林先生剛好於先一

日搭機飛蓉。在重慶又等了一週，學校來電催返，只得又回到故鄉。果然是「空覓」一趙。

（註二）「全家福」指林氏本身的一家而言，計語堂，其夫人廖鳳，其長女如斯，次女無雙，三女相如，一共五人。識此五人時在民國二十三年夏，地點是廬山牯嶺。

「憶定」爲上海憶定盤路之縮語，民國二十四年前林氏全家寓址所在地。「兩用

篇」即指作文求解兩用字典。以上二事，詳見拙著「天淮」（分載上海光雜誌）中。

（註三）我與語堂爲文字交，但頗爲有些寫文章的朋友所不解，於是常被派爲「林大師之弟子」「論語派」「幽默家」「林門一卒」等等尊號。惟「論語八仙」事，在當時確頗盛傳，猶憶曾有人作漫畫，畫一船中載八人，以語堂喻呂洞賓掌舵，以周作人喻鐘離坐船首，以姚穎喻何仙姑立船腰，餘如老舍，老向，何容常在論語半月刊寫稿的人都有所擬，今已記憶不清了。但上述諸人，除周作人前曾在北京與林氏同地作教授而外，其餘均非林氏舊識，而這一批人，只是寫文興趣相投，並無其他瓜葛或派系，則是我所深悉的。記得林氏曾寫信問老舍要稿，老舍覆函戲稱「語帥」，常爲之軒渠不置。

（註四）在上海，我和林氏同在天下月刊社工作，他寫英文稿「生活的藝術」，我編字典，一年之間，彼此都忙，中僅偷閒同去蘇州二次而已。餘如同在街頭站吃油炸葷

腐，同看程硯秋瀟湘夜雨，均歷歷如在目前。而自二十三年相識至今，轉眼十四年，中凡三次分手，都爲初料所不及。

又

偶用英文聽衆灰，（註五）

飛來飛去究何爲？

當年意氣君猶在，

今日文壇勢已非。（註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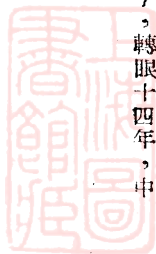
紐約寓公疑太久，

西洋女塔可長隨？（註七）

華西壩上時傳語，

還望希奇馬戲歸。（註八）

（註五）林氏第一次回國，頗爲輿論所崇，其時我適在渝，回國移寓北碚三個月諸情事，均在林如斯與無雙合寫的「重慶風光」一書中。惟第二次回國，則結果極壞。當時因未相遇，不識究爲何故？一般傳說，則大致始於抵渝後之第一次公開講演。其時，



抗戰正苦，林氏於演詞中似作風如舊，罵洋人如何如何不行之類，且用英語。其對於抱著聽「國是意見」心理之中國聽衆，實嫌太隔。旋又乘機飛蓉，由蓉又飛西安，又飛昆明等舉動，在當時，除政治上的頭號要人而外，於林氏身份行動都嫌不宜。

（註六）大約是林氏從成都飛去西安以後，若干報紙和雜誌，知名的（如郭沫若先生）和不知名文人都開始對他爲文攻擊，這些文章和林氏答辯的三二篇後來還被人搜集出了一冊單行本，書名似乎叫：「林語堂往何處去」。其中林氏一篇答辯郭沫若的「五十以學易」，當時我在什麼雜誌上見過，文中語筆，極似民國二十二三年間編論語及人間世時的作風，如用「左派仁兄」等。今日能記得民二十二三與三十二三年國內政治環境者，當可明白十年前林氏成功和十年後失敗的因素。但林氏對某某類「左派仁兄」意氣素深，且又久適異國，若干情況自是隔膜，故其取罵於當時，實非意外。同時，民二十二三時代，中國文壇可能分爲若干派別，各有是非，故當時爭論可能因一點細故而旗鼓相當，極爲熱鬧；三十二三年間，國人在「精誠團結」之下，大家都願「暫且放下不提」；但文人好訟，又似千古通病，故林氏意氣一動，攻擊隨之，其曲直雖難斷定，不過在當時確已成一面倒的姿態也。

(註七)「西洋女婿」一詞的來由，是去年在成都報上看得的一則簡短的消息，說是四月裏林語堂的大女兒如斯在紐約和一個美國人結婚，那個外國人是她在昆明中國血庫服務時的同事。那外國人似乎還是結過婚的，最近才辦了離婚手續。據報上說林語堂氏不大贊成，還公開對新聞記者講，他的大女兒未免太急了，再待些時，他會同意的，現在事隔一年多，想來他們翁婿之間，必定非常親密的了。

(註八)三十二年林氏飛蓉，曾被華西大學及其他大學約請講演，地點在華西壩的大操場中，據傳說，當日聽衆達萬餘人。擠擠一場，雖在秋冬之際，亦揮汗如雨，林氏登台，開始卽笑語聽衆，「大家擠在這裏，大致是想看希奇，直把我當作海京伯馬戲團參觀」云云。

批：二律諸事，均爲文壇逸趣，可作研究「林語堂」者的參考。五十年後，必爲珍品無疑。

又按：前二詩及以下「紀論語諸人律」均可參閱「光」雜誌二十期至二十一期拙作「天涯」。當有草線灰蛇之妙。

工作大綱抗到底，

一書一誌密加圈。(註一)

欣來會裏逢三友，

苦幹龍頭逾半年；(註二)

野店躲機時品茗，

陪都買菜倩搗煙。(註三)

挖金台省宜翻本，

爲啥呼冤未得甜？(註四)

(註一)政治工作大綱，書名，二十二年論語社出版，何容著；抗到底，雜誌名，二十七八年間三戶圖書公司出版，何容編，前書，極爲林語堂氏所贊許，謂其寫北伐時期政治工作人員所幹諸事，甚實在，絕非板面孔說教者可比，應該密爲加圈。後誌，所會爲寫短稿三二篇，本論語戒條，不說自己的文章不好，故亦應加圈。但「加圈」二字，在此尚有另一解釋：卽我與何容兄通信逾五年，二十八年始識於重慶，相看時，始知此公面麻，因憶及前人韻麻面詩云：「不是尊容生得好，老天何故密加圈，」



兩句中，恰有「何容」二字，亦奇；但俗諺謂「十個麻子九個怪」，我覺得「吾友何容」恰是那第十個者。

（註二）二十八年，因老向之介。我去渝後勤部爲傷兵服務，始於青年會一二七號房間朝夕與老舍，何容，老向三位盤還。其時，彼此生活情形均苦。後何容亦來後勤部長住，辦公地點爲距江北縣城五里之龍頭寺。何係單身，我有眷屬，公餘或星期日，相聚吃家常便飯，或以牙牌作「鬥牛」便是無上樂趣。

（註三）躲敵機，當時在渝城中住者，爲一苦事，而我輩在鄉下者，則無所謂。敵機來時，羣離辦公室，聚於孤嶺上之小茶社，參觀空戰。解除後，何容每進城，便託其代買小菜若干，童子牌（重慶手工製）香烟數包。

（註四）自二十九年我返故鄉後，開始信札頗勤，後因彼此住址變更甚大，且有一時期，我懶得寫作，遂與何容消息隔絕。最近於成都得讀論語第一二六期刊其旅台通信之一，知故人無恙，且依然清風兩袖，與我景况相同，爲之大喜！一般去台灣者，其中確有不少好人，我知何容有骨，如欲升官發財，恐不必等到去台，便可辦到，可以終竟未得甜頭，且有「在台絕糧」之概，蓋論語同志，摹效先師孔子的最能異肖者歟？

十八悼漱芳

假名閨閣寫文章，

月旦權威意味長。(註一)

板鴨遙臨留脰美，

成賢偶訪慨滄桑；(註二)

登書始識廬山面，

寄信蒙邀隴省航。(註三)

噩耗忽傳驚墮馬，

空餘京話蠹魚糧！(註四)

(註一)王漱芳先生，貴州人，抗戰前在南京市政府任祕書長，權位當道，對於朝中大小事故，知之甚清，大致許多情由，看不入眼，骨鯁在喉，要吐才快！但因自己亦是顯貴，牽制甚多，不能隨便發表，於是假其太太姚穎的名字，用「京話」作書題，長期為論語寫稿。論語二十期（或二十一期）集諸常寫文稿的朋友的像片製版出特刊，姚穎與焉。衆「同志」中，忽有一女性，貌清麗秀美，而文字老辣，不同其「像」。我與



語堂私議，認爲頗有問題。某次，語堂因事晉京，順道專訪，託代我致意。得識祕密，歸滬爲之撫掌。

（註二）嗣後，我與友人合編談風半月刊，寫緘問漱芳要稿，彼此遂信札頻繁。某月，有人來滬，帶來南京板鴨四隻，我與語堂各二。首都名產，此爲首次嘗得。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八月底我離滬返川，從滬西梵王渡上火車，迂道去京，東行一日一夜始達，途中備受辛苦。抵京，又需待船去漢。翌日，遂去成賢街五十號訪漱芳。其時，南京已被大轟炸二次，國民政府已遷漢轉渝，一片淒慘荒涼氣象，令人欲淚。成賢街爲高級官吏住宅區，住戶均逃避一空。五十號左右數家大門第，闔焉無人。曾入一宅，直登堂屋，均無聲響。

（註三）四川有兩句老話叫「發財不相見，背時大團圓」，頗爲信驗。論語諸人，本天各一方，感情聯繫，全憑信札文字。二十八年我去渝，一日而遇老向，何容，老舍，後又遇漱芳，語堂，惟與大華烈士相左，爲一恨事；在故鄉且遇子愷；惜嘉音來渝，我仍蟄居鄉里。與漱芳在渝相值，乃因其時語堂在美，寄書託向內政部登記翻譯權，書即「瞬息京華」。此事，在當時尙係舉創，內政部的出版法無此條例，遍詢友人，

均云不知。聞漱芳在黨政考核委員會作高級職員，遂持書去會，託其轉詢內部，數年通訊，至此始相識，暢談二小時，猶不忍別。其人頗高大，二目炯炯有神，性爽直，亦隨便，無官架子。二十九年八月初，我返故鄉，不久，即在報上得閱谷正綱主甘，王漱芳任祕書長消息，爲之一喜。旋得其來快信，約同去甘省一遊，快則可去渝同坐飛機，遲則可走川陝路云。我因家事羈縻，作罷。

（註四）漱芳夫甘約一年，轉任甘省民政廳長，不久，聞其因公出巡，於某處墮馬傷骨，旋即逝世。死時，似猶未滿四十。姚穎女士時尙抱病南泉，家計艱難，洵慘事也！

十九哀達夫

毀家詩紀實堪哀，（註一）

治國齊家非我儕！

絕頂聰明英德日，（註二）

出塵瀟灑酒詩脾；

八年抗戰多塗炭，

一代文豪化劫灰。

猶記正興樓上醉，（註三）

秋風春雨每低回；

（註一）友人陳煒謨（叔華）的「憶郁達夫」一文云：「我所讀到的達夫的毀家詩紀是七律十二首，七絕七首，詞一首」。他比我讀書細心，搜集又勤，想來是確實的。我只記到今年才在成都某書攤上，看見一本上海新出的雜誌，名字似乎叫「永安」上面有一篇陸丹林先生的「毀家詩紀箋註（？）」似乎就只有幾首七絕，可惜那些律詩至今未見。陸先生寫這篇文章，是站在中立的立場，對於郁王，均不置可否。文中還有王映霞的短文，就是當郁王在香港鬧得很兇的時候，交陸先生發表的。互相參閱，到很有意思。誠如煒謨兄所說：「本來，人間的關係，惟有男女間的關係最爲神祕——甚至就說是神聖，亦未嘗不可。而也只有男女關係的悲劇，最爲慘痛。托爾斯泰說過：『人類，也曾經歷過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也曾經過各種食糧上的苦悶，可是在過去，現在，未來，無論什麼時候，他最痛苦的悲劇，恐怕要算牀第間的悲劇了。』這是真的。這只有局中人才清楚，局外的人簡直沒有資格說話的。」煒謨兄與達夫情誼在師友之



間，關係較深，立言亦頗允當。故我對郁王此事，亦不能有所批評。惟治國齊家之事究非文人本色，設達夫猶生於抗戰後的今日，恐亦僅能賣文求活，奔走餬口，每日與王映霞小姐相對黯然而已。

（註二）達夫作大學教授，教英文，德文與日文課程時，年尙未滿三十；喜作詩打牌，尤好飲酒，均見其「日記九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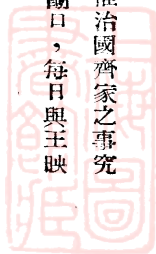
（註三）老正興樓在上海某馬路，乃一江浙名酒館。二十四年冬季，我在上海，寓居宇宙風社，某日，達夫來訪，約同赴正興樓吃「槍青蛤」（一種小蚌殼）。食時，天正雨。事隔十二年，令人猶念念不置。

達夫爲論語初期特約選稿人，但在論語寫文，似僅一篇「釣台的春晝」，爲遊記小品。常與煒謨兄私下評論，達夫的遊記常多佳構，有山水煙霞氣，律絕詩亦佳，似定齋黃仲則。惟其小說，除「過去」一篇而外，其餘實不敢恭維。

二十 頌子愷

人生何處不相逢，

底事相逢患難中？



我在教書生意苦，

君來賣畫商人紅；（註一）

寥寥數筆傳神款，

淡淡三餐賴獨謀。（註二）

書面幾乎包了去，

蓉城記否有豐封？（註三）

（註一）三十一年春子愷來我的故鄉開畫展，始相識於一茶肆中。其時，我正在故鄉教書，過的是「鐘點」生活，幸是私立學校，較官立的待遇稍好，但也只是吃不飽，餓不死而已。晤得子愷，談及他在重慶某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任教務主任，所得薪俸，比我還少。爲之慨然！他來賣畫，似亦受人慫恿，出於不得已；但不料其時，正趕上商人的黃金時代，內地尤好。我的故鄉有一大批棉紗商人正大找其錢，打算風雅一下，以便擠入士紳階級，於是紛紛發狠，鬧起字畫古董來。子愷畫展之第二日，我去拜觀他所攜來諸作品，已被訂購一空，且有重訂至三四幅者。一看所訂的買主，則多是王經理，張襄理，李董事長，趙局長之流。事後，一般留心畫展者，皆謂自抗戰以至勝利，所來開畫展之大小名家，實得最好的，



要推子愷爲第一。

(註二)子愷漫畫，我素佩服，其長處在簡短數筆，便能傳出神韻，能以少許勝多許；尤妙在款識，插唐人五七字句作畫題，幾令人不知畫卽是詩抑詩卽是畫也。但此種風格，以之作漫畫，作封面，作描圖，固恰如其調；如以作中國畫式之橫幅中堂，則殊落落難合。我常常想，子愷如環境優裕，多從揉合中西繪畫研究下手，其成就恐不止此。然藝人於抗戰期間，在各方面均運用其自己的力量技術，以謀溫飽，以渡難關，不去做官，不去經商，居然把一家大小（其時，子愷告我，似已有兒女五人）生活賴下去，亦未始非有中國藝人的風骨者所能辦到。

(註三)今日出版界，似甚喜子愷，無論雜誌，報章，書籍，均喜請他作封面或描畫，大有風行一世之勢，遠非昔年錢君匋，陶元慶可比，大可爲子愷賀。因念蓉城有一家賣桃片糕店，其市招曰「豐而封」，亦作有漫畫，惟色調不和，至爲難看，聞子愷當日亦在蓉城開過畫展，當初何不與此家作一畫幅也？

批：讀子愷畫者，每苦說不出好處，此詩用「傳神款」三字，殆神來之筆！假如你不信，試將子愷畫款遮去，單看畫幅，是何光景？

二十一 戲大華烈士（用仲翁體）

聞君早歲魯巴圖，

烈士如何不地塗？（註一）

滬上沙龍稱伉儷，

渝中文協數豪粗；（註二）

參商同郡隔知舊，

勝利還鄉美服初。（註三）

厚黑一篇猶手在，

從今是否脫紗烏？（註四）

（註一）記不清在什麼筆起上看得的故事，有位官員上奏章，把幕前的「翁仲」寫作「仲翁」，皇上（也許是乾隆）看見了，大發雷霆，把該官的職位貶了，並賜詩一首，今僅記得其首尾二句首為「翁仲如何作仲翁」，末為「貶到通州作判通」，這種體裁無以名之，因稱「仲翁體」。以此，每句句末均顛倒成文，如「魯巴圖」即「巴圖魯」，「地塗」即「塗地」，餘類推。



大華烈士爲簡又文先生之筆名，留學美國，早歲曾在西北軍服務，故稱之曰巴圖魯。烈士曾於論語選「西北風」，多記西北軍之掌故，後又續選「東南風」，則所涉範圍甚廣，二風與當時姚穎之「京話」，同爲論語同志喜讀的作品。烈士寫此等文時，曾述其所以名，「大華烈士」之故，事隔十餘年，今竟忘之也。但既名烈士，則當肝腦塗地，應該爲了什麼而犧牲，今竟尙在入世，執筆爲文，亦一可怪之事。

（註二）十年前寓滬上，與烈士「金屋」所距不遠，烈士時來天下月刊社坐談，每至必呼「YT」（林語堂先生英文名簡稱），嗓門甚大，今猶在耳。其人亦甚好客，常約上海各派文友在其家「沙龍」，其夫人周旋賓客，彬彬有禮。抗戰後烈士來滬，似寓北碚附近之立法院，曾參加文協，有言論發表。人目爲文人中粗豪一派。蓋烈士身體魁梧，眉目粗大，說廣東官話，亦復粗硬，頗不似窮酸文人，亦論語社中另一特色。

（註三）烈士來滬時，大約我尙未離北碚，同在一地，而竟無緣相見，誠爲恨事。近讀論語一二六期，其「讀厚黑學」一篇有云：「勝利後返粵，服務文化界，脫却烏紗，還我初服，樂不可言」。知舊友已躲過劫厄，勝利還鄉，且能丟官不做，重操舊業，殊爲可喜。但不知抗戰前烈士在香港出版之「逸經」半月刊，尙能恢復出版否？

(註四)厚黑學作者李宗吾(烈士文中作李新吾，疑是筆誤)，四川富順人，爲論語早期同志，後來不識何故，厚黑學全篇并未在論語刊完。此書確曾膾炙人口，譽之者謂其爲四川的幽默師，毀之者謂其做官不得意，發爲牢騷，故意誇人，可惜我一直未讀全書，不能批評。但顧名思義，既曰「厚黑」，當是有意揭出處世做官祕訣，如從反面去看，未始不可作爲「參攷」，現在烈士不特未曾「牲犧」，且讀厚黑甚勤，爲之打油十首(見論語一二六期)，是其心尙未忘情官場，當可斷言。

批：此詩首聯問之，頸聯稱之，腹聯質之，末聯疑之，全詩成分，贊是八兩，罵是半斤，蜀語有謂「一口沙糖一口屎」，又謂「一塊冰糖一骨槌」，斯作得其神髓！

二十二 寄老回(滿江紅)

老向吾兄：

六年了，

未通消息！

回憶起，

泯泯江畔，



龍頭寺側！

避難反遭狂炸燬，

同舟又遇空威脅。

聚北碚，

屢次慶餘生，

誠浩劫！（註一）

黃泥土，

抗日謁，

平教會，

終身業，

展長才民衆歌謠彙集。

聞道還京堪一樂，

可於巫峽逢三厄？



祇區區，

困守在蓉城，

亦幽默。(註二)

(註一)自二十九年我從北碚返里後，即未與老向通訊，至今殊為念念。論語寫稿諸人中，老向與我最熟。二十七年來渝，常有長緘，其中之一，猶保存在我的「天涯淪落軒尺牘」中，擬附在後面，以作證明。其時，重慶轟炸正緊，老向夫人阜東有孕，打算易地生產，我乃促其來我的故鄉。約住半年，小孩竟不育，二十八年老向來接其夫人，我亦同去，赴江北龍頭寺公幹。記得到渝那天，船尚未抵碼頭，便過大批敵機分頭空襲，我們的船頂，空懸一照明彈，光彩奪目，頗好看，但甚為怕人，不多一會，附近某噸船即落一彈炸沉，我船為之震蕩不已。同年九月，故鄉遭大空炸，全城精華，付之一炬。阜東未帶走之行李箱件，也一併損失。二十九年林語堂自美歸國，購屋北碚，約我同住，時老向在教育部幹民衆通俗讀物的工作，相聚一地，朝夕過從，為難中快事。惟語堂抵碚數日，北碚即遭轟炸，市區落彈甚多，我遂遷北碚對岸之五里店。此後在碚約四個月，均敵機實行疲勞轟炸的期間，我等所受驚險，不止一次。有一回，老向且伏於其門前之土溝內，才算躲過。同年八月，語



堂全家又飛美，不久我即返鄉蟄居，漸與友朋音訊疏隔也。

（註二）「黃泥土」爲老向專集名；內容多民間故事，爲其從事定縣平教會的作業，會有部份於論語發表過。抗戰前出版，寄我一本，年來飄泊無定，已不記放在那裏去了。「抗日謁」指其二十七年在漢所寫的「抗日三字經」，此書雖小冊子，在當時頗有名，流行於軍隊民衆間，簡單而有宣傳力量。（參考附錄）

記得二十八年，我在龍頭寺工作，時去重慶，當日所常相往還者爲老舍，何容，老向，今此三位，路程均遠；老向在京，何容在台，老舍在美，誠所謂前途遠大者，而獨「區區」困守蓉城，又復一年，國家局勢，近又陷於「九一八」前夕的狀況中，誠一幽默事耳。

「附老向舊緘」

海戈兄：八月一日函由武昌轉重慶，始得悉我兄在川，欣慰之情，匪言可喻，一向我認爲你仍在所謂孤島之上。此次入川，心境不快萬分。四川在我心中是一個謎，早想來。可是此時不願來，因此時來頗有逃難滋味，事實上也是逃難，只是尙未如一般難民之狼狽耳。

到渝後，每天烟氣騰騰，頗令人想起北平的風。

住青年會與內子一間小房，月租六十元，生平未如此闊氣過，蜀道之難，難於天上；在渝租房，又難於蜀道矣。每日筆不停揮，不知寫的是啥。所謂賠本兒賺吆喝，只落個買賣人而已。國破家亡，不欲蹈海而死，強掙扎，有求必應，誰要給誰，反正寫的都差不多。

三字經原係試寫，不想朋友們給了若干鼓勵，軍隊學校亦熱心採用。需要註解，陝甘方面均有人來信如此說。何容已應允如我兄議加註。但非等參考材料寄來後不可。

抗到底在渝復刊，兄無論如何忙，必請每期選稿。我們把它弄成一個通俗文藝刊，為一般百姓們多湊點子讀物，如何？自然我們不掛通俗招牌，政，經，論文等等，一如往日登載，不過擬在暗中有幾個俗人，寫幾篇俗文，多用些俗語句。以半年經驗，只要寫得真過俗，就會有人翻印。我於三字經後，曾費一月時間，寫成「抗日千字文」，名字通俗，內容也不太深。只是這四字句太拘束了，又不許重字，還得協韻，不出抗日，費力頗不小，自覺不通俗。故始終未在抗到底發表。教育部欲印行，稿子交給它了。

我兄來了一篇戲，拜讀半頁，被老舍拿去了，至今未得全部拜唱。今天見他，定討來一觀，想他不會霸住不放。

四川極通俗的小調是什麼？兄必知其詳，來它幾個何妨。教部正動手編民衆讀物，我也算其中一員，我覺得創新，仿舊，改舊三部工作都值得作，可是三種都難作。難在俗而不文：文而不藝：藝而不俗。俗文藝，民衆愛讀愛看愛說，百讀不厭，百談不厭。如草船借箭，如火燒戰船，如征東征西，彭施兩公案，在民衆身上，皆有力量。今日戰場中，不會發現大作家之作品，可是有的是三國演義一類讀物。這些讀物，如果改編一下，似是原封未動，或者也能誘一部份民衆，仿舊，如抗日三字經，也頗惹人注意。創新，著成績者，只有幾隻歌曲，未見多少。話說到這兒，非停不可，再說，連自己也不知道說的是啥了。

在渝，時去聽聽大鼓，是惟一娛樂。瀘縣橘酒味不壞，能與兄共飲一回方好。

弟老向

廿七年九月九日

上海圖書館藏書



9541 212 0001 06888

8-11115

